

天津益世報刊登品

秋蟬著

國語彙編

天津益世印字館印

## 鳳求凰彈詞弁序

有奇人而後有奇事。有奇事而後有奇文。此古今中外之通例也。凡說者。每以個人之理想。幻出一奇人。而描摹之。而刻畫之。甚至併其聲音笑貌。而曲曲傳之。自以爲奇矣。然一按其實際。終覺無奇之可言也。蓋奇人不可以意造。奇事不可以僞托。人不奇。事不奇。而但於文字求奇。則愈覺其支離妄誕。令閱者不終篇而棄之耳。雖然。作者亦拙矣。一部念四史中。奇人奇事。何可勝數。信手拈來。皆成妙諦。何必求之於理想哉。自歐風東漸。婚姻自由之說。深中人心。以爲此歐人獨得之奇也。殊不知我國古人。有早已行之者矣。美人巨眼。名士風流。情節之離奇。結果之美滿。與夫個中之甘苦。意外之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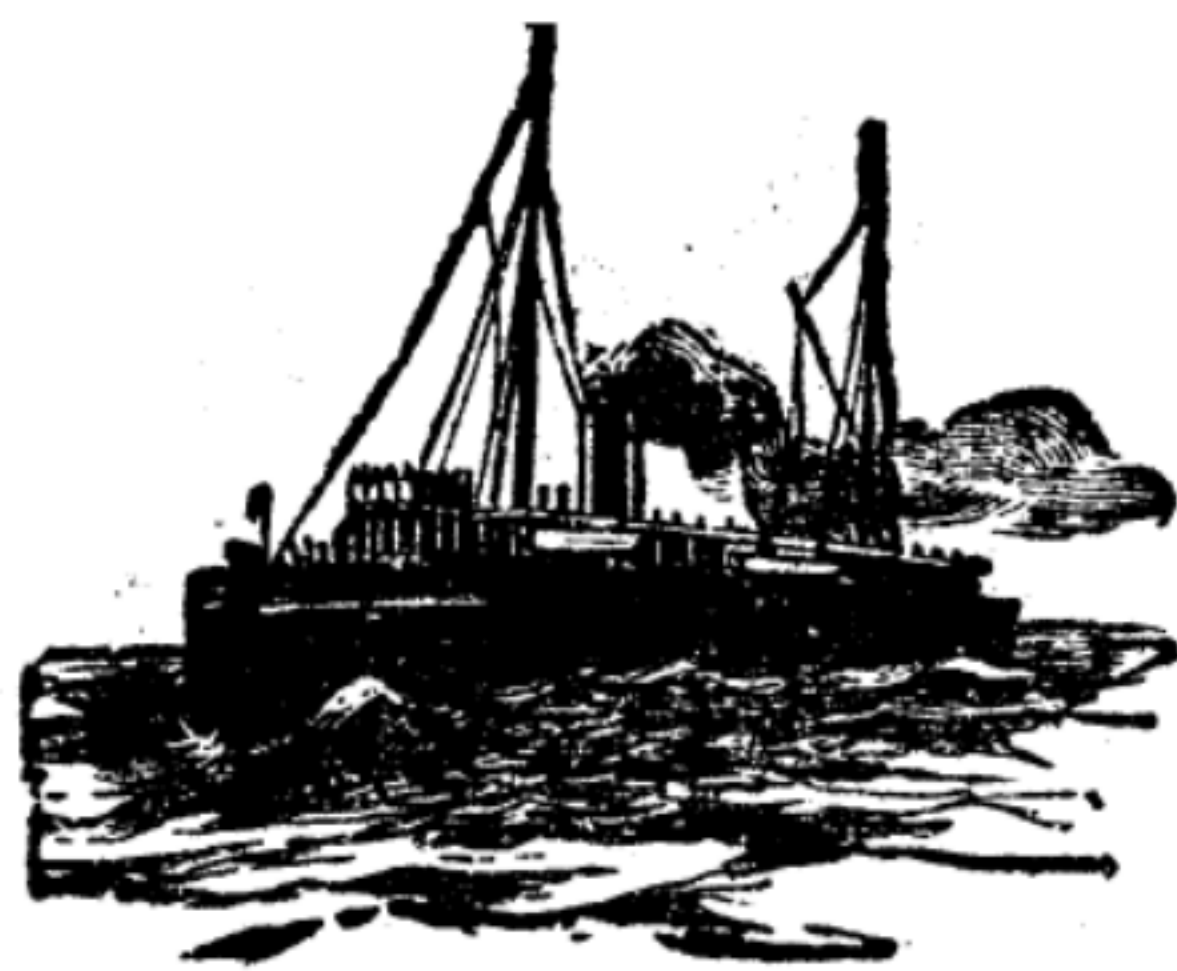
逢。均出乎自然。而無一毫勉強。實開千古自由之濫觴。而不越乎禮法人情之外。此鳳求凰彈詞之所由作也。史記相如一傳。除所忠求書一節外。盡出自述。其人其事。皆奇而不軌於正。乃一種天造地設之小說資料。惟小說平鋪直叙。殊不足表彰此千古之豔聞。乃撮其事爲彈詞。所謂詠歎淫佚以出之者也。但雖名爲彈詞。並不受彈詞老調之拘束。以爲必如是乃與題相稱。長腔短句。高唱入雲。彷彿聆琴聲。以想見當時之韻事。而西漢人才文物之盛。亦隱隱如目覩焉。著者昔在益世報館。成此彈詞。一時痛恨婚姻專制。醉心自由之青年。來書獎借者。日必數十。甚至謂此種著作。感人甚深。宜家庭遍置一編。爲牖啟銅蔽之教科書。其收效當什倍於千百名人之演說。惜彼時未能刊印專書。深滋遺憾。今益世印字館成。經理陶君。乃重新校刊。以廣

流傳。著者因以一言弁諸首云。

民國十五年歲在丙寅仲夏董秋蟬序於歷下求益書齋



1  
2  
11  
11  
11



22

23

鳳求凰彈詞目錄

第一回  
第二回  
第三回  
第四回  
第五回  
第六回  
第七回  
第八回  
第九回  
第十回

落 宦 遇 遷 遇 宴 琴 役 拒 幽  
魄 遊 舊 居 美 賓 挑 媒 婚 期

第二十一回	榮歸
第二十二回	榮歸
第二十三回	榮歸
第二十四回	榮歸
第二十五回	榮歸
第二十六回	榮歸
第二十七回	榮歸
第二十八回	榮歸
第二十九回	榮歸
第三十回	榮歸

# 鳳求凰彈詞

〔天津益世報刊登品〕

〔秋蟬著〕

## 第一回 落 魄

自古家庭專制。犧牲兒女終身。全憑親長定婚姻。遂致畢生飲恨。既歎紅顏薄命。還教白髮傷心。雙方情愛永離分。納妾之風愈甚。何若少爲寬假。容其彼此臨存。既然無負好青春。宜室宜家可信。請看漢朝司馬。得配卓氏文君。求凰一曲譜瑤琴。猶見風流餘韻。

這一首西江月。是我這一部鳳求凰的開場詞。中國婚姻不自由。不知作踐了多少佳人。委曲了多少才子。那璇閨繡閣之中。以翠袖掩面而啼的。多半



因爲丈夫是沒字碑。自己以詠絮才華。誤嫁了一個蠢牛。縱然是世家大族。珠玉滿頭。錦繡章身。也折不過這一團俗氣來。所以要傷心墜淚。至於那筆花結彩。玉樹臨風的才人。因爲娶了一個嫫母無鹽。直彷彿金碗玉盤中。放了一塊臭肉。腮邊頰上。生了一個大瘤。看着既堵心。割棄又不可。豈不是終身的缺憾麼。似這兩項人犧牲了一生幸福。究其原因。全是守着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老教訓。不能以自己的眼光心理彼此遴選。所以纔生出這種種的恨事來。自歐風東漸。一班講維新的痴男怨女。知道婚姻自主。外人有先我而爲之者。於是奉爲天經地義。彼此目成心許。將從前的老樊籠打破。就是有父母。也不許代我們操這分全權。按情理說。這總算進化的好現象了。無奈識力不定。僅慕虛榮。但求外表。於倉猝間生的情感。萬難貫徹始終。

因此多有成婚之後。又懊惱求離的。似乎這樣也實在不可爲訓。

在下將一段鳳求凰的故事。譜爲彈詞。所爲使人知道這婚姻自由主義。古人已經實行。不過古人的眼光。真所以日後夫榮妻貴。得着好結果。我們男女同胞。要講婚姻自由。得跟司馬長卿卓文君學一學。學甚麼呢。就學他那巨眼識人。自然日後爲佳耦。不爲怨耦。閒言少叙。咱們調一調絲絃。正一正鼓板。便聽我書歸正傳。

堪歎人生最苦辛。終日擾攘在軟紅塵。奪利爭名是一場春夢。只  
要留個好人的名兒萬古存。縱然在陽世三間受些苦窄。到頭來要  
坦坦白白見天君。何況一時的苦楚不算苦。順風兒一到送我上青  
雲。人生早發晚發皆有一定。只要你前途努力莫因循。甘羅十二

爲丞相。十三歲便髮白齒落老境來侵。梁灝八十二歲魁多士。精神猶似壯年人。可見造物安排非常的巧妙。到其時自有因緣頭上尋。閒言少叙書歸正傳。鳳求凰的故事聽我歌吟。

話說漢朝孝景皇帝時代。四民安樂。天下太平。那時正承文帝深仁厚澤。休養生息之餘。人民數十年不見兵革。真乃家給人足。耕九餘三。那太倉之粟。陳陳相因。全糜爛變成紅色。九府的錢。永不動用。錢串俱皆糟朽。國寶撒在滿地上。也無人去收拾。我中國講昇平富庶之世。必推周之成康。漢之文景。可見當時盛世氣象。迥乎與他代不同。當時國泰民安之際。天平地成之時。山輝川媚。毓秀鍾靈。竟生了一位曠世難逢的才子。若問此人家鄉何處。姓甚名誰。且聽我細細道來。

錦官城外錦江濱。自古是才人窟宅名士的村。李太白日試萬言倚馬可待。蘇東坡一枝筆橫掃萬千軍。這二位才人生長西蜀。却不  
知他二人之前還有人。大漢朝出過一位真名士。論才調又高出蘇  
李萬萬分。這位爺名叫相如複姓司馬。長卿的號兒那個不聞。自  
幼時志氣軒昂容顏俊美。英風颯颯鶴立雞羣。論門庭是成都的紳  
衿富戶。論根柢起家商賈兼業農林。堂上的雙親椿萱並茂。上無  
兄長下無弟昆。因此上父母愛憐嬌生慣養。一顆明珠掌上珍。只  
有一樣兒美中不足。招惹得堂上怒含嗔。說起來俗情真可笑。且  
聽我詳細一評論。

你道這司馬長卿。既生於富厚之家。又如此華實並茂。還有甚麼美中不足。

致招父母不歡喜呢。原來長卿的長親。是位大商人。專講理財。自見兒子長成。以爲必能繼志述事。沒想到長卿的性格。却不與老人一般。那些持籌握算。壟斷居奇的事。全都不入眼。專好讀書舞劍。要學一個文武雙全。又兼賦性慷慨。凡是同道中。有了緩急困難。便將家中錢。成千論百的。拿去相幫。所以父母說他不成材。將來定是敗家之子。有親友誇獎他的。老頭子還搖頭擺手道。犬子無成。犬子無成。

這老兒。見世俗情深。專好利。看自己親生。不可心。他說道。犬子無成。終歸敗落。我枉費心血。積蓄多金。那馳馬試劍。中何用。伏案咿唔。枉費神。不能擔寒。不解餓。那及個多財善賈人。你縱然不去經商。不圖利。也應當善守田園。莫費一文。却爲何東扯西拉。胡交混認。拐

子手白吃猴也彼此相親。講甚麼文來論甚麼武。不過是誑我家的雪花銀。我想着叫他收心別胡鬧。三番五次議婚姻。那知他執拗性成全不應允。一定要有才有貌自己搜尋。這親事蹭蹬至今還未定。老夫妻空自把心分。看起來只可另作商量再設法。好保住前途莫患貧。

這位司馬員外。因見兒子專好讀書舞劍。不肯注意農商。恐怕將來自已撒手歸山。這一份偌大家私。保守不住。又因相如所交的朋友。俱是些吟風弄月。鬥雞走狗之流。哄着兒子玩耍。就中取利。老員外心裏益發的不舒暢。有意嚴加管束。却因膝下只此一個。怕是管出病來。於是同夫人商量。要給他早早娶親。借胭脂虎的力量。制紈袴子的行蹤。夫人也很贊成。提了好幾家。

老夫妻俱都樂意，相如却執意不從。他說男女居室，乃人生之大倫，若不慎之於先，必致遺悔於後。無論何事，皆可由爹娘作主，惟有孩兒婚姻，必須我會晤其人，確知其性格溫柔，容貌端麗，又須長於學問，嫻於詞章，然後纔能納采放定。要不然，寧可一世單身，也不能自尋魔障。老夫妻見他這樣，也無可如何，只得另想他法。此時漢朝已開捐納之風，因想給兒子捐個前程，將來雖將家業花光，尙可以作官爲生活，因此拿出錢來，給相如捐了一個武騎常侍。這武騎常侍，便是前清的侍衛，民國的衛侍武官，纔將官銜替他捐好。尙未到京就職，不料老夫妻因染患時疫，竟自雙雙亡故了。

也是相如的時運不齊，命途多舛。父母雙雙與鬼鄰，這時候他整整纔十八歲。兩世單傳只此身，本族之中既無尊長，家庭內又缺少

紅絲繫足人。只有老家丁姓王名祿。幫辦白事代操心。此時朋友皆來唁弔。終日車馬亂紛紛。這個說我替你把酒席訂。那個說我替你前去看山墳。這個說抬埋講槓是我的事。那個說司帳開銷我代分神。一個個抖擻精神把錢賺。可憐不達時務的相如還敬若上賓。白事辦完結算帳目。空耗家財一萬金。

這一羣吃哥兒的朋友。借著襄辦喪儀。胡花浪費。任意侵吞。將司馬家的錢財。愕給報銷了一萬多兩。相如執迷不悟。還拿他們當好人。老家人王祿。雖然百般諫言。他如何肯聽。這羣人益發設成圈套。欺蒙誑騙。不到三年工夫。將數萬家私。花了個精光。所有從前的朋友。也都慢慢退去。連家內的僕從。見主人無錢。也都風流雲散。奔旺處去飛。只有老家人王祿。犬馬戀主。與相



如形影不離。並勸相如同赴長安。就武騎常侍的官職。再圖恢復。相如歎道。如今手無分文。那有入京盤費。王祿道。奴才看主人的朋友。只有王吉先生。誠實可靠。從未騙取主人一文。今日去求他。或者可以有些商量。

小主人年輕未通世故。但知交人不認人。春飛滿面皆朋友。那有一個是知音。只有那王吉先生還可靠。從未求財借貸到咱們。到如今急難之時去相訪。必能效季布一諾助千金。主僕有了川資忙趕路。長安就職莫逡巡。五鳳樓前充執戟。白馬紅纓采采新。博一個蔭子封妻光宗耀祖。也免遭窮途白眼暗傷神。就是老奴也揚眉吐氣。不枉兩世相從受主恩。

相如果遵王祿之言。向王吉告貸。王吉道。賢弟素日濫交。將偌大家私。俱都

爲人騙去。如今落得兩手空空。連進京川資。全不能措辦。實在可憐。愚兄贈你白金二百兩。速至長安。求取功名。以賢弟之才華蓋世。不愁不出人頭地。但要忍性耐時。愚兄不日也要銓選爲官。你我將來並轡聯鏢。爲國家建一點勳業。也不枉相好了一場。相如道。仁兄金石之言。小弟敢不銘諸肺腑。王吉隨取了二百銀子。交付相如。二人執手叮嚀。相如回至家中。與僕王祿收拾行囊。也不擇甚麼黃道良辰。次日便起身夠奔長安。那時也沒有輪船火車。只可騎馬代步。成都至長安。又是山路居多。曉行夜宿。饑餐渴飲。走了有一個多月。方才來至長安。暫住在店中歇了幾日。然後到該管衙門報到。那時補官還容易。未出半月。居然傳到。從此司馬相如佩刀隨駕。好不興頭。那知未官思官。既作了官。才知道爲官的苦楚。

那日日本是備了席心文學上。口今用風刀丸或作規軍。向千位在  
陽光炙。五更待漏朔風侵。有時候大雨滂沱在殿前立。橙盾沾寒  
口打噤。回念家庭充闊少。本是逍遙自在身。暑熱在涼亭調冰雪  
藕。嚴冬在煖閣獻炭紅噴。更有時一盞醇醪二三知己。抵掌高談  
說古今。到現時熱切切急忙忙來充武士。只落得冷清清單側側受  
盡酸辛。實指望要把萬言書來上。那知當今不重文。但聽得得杜  
宇聲聲歸去好。倒不如辭官謝職作野鶴閒雲。

第一一回 宦遊

司馬相如既補授武騎常侍。天天起早睡晚。隨朝伴駕。所受的辛苦。爲生平  
未曾經過。他本是一位文學之士。進京來時。本想借一官爲進身之階。作幾

篇詩。文詞賦。獻呈皇上御覽。果然聖心喜悅。改授文職。也不枉千山萬水。辛苦了一場。及在京紉一探聽。才知這位皇帝。專好申韓黃老之學。至於詩賦詞章。視之如土羹塵飯。因此上將這一來的雄心。早灰了一大半。有心安部就班的在這裏耐守。無奈郎官的俸祿所入無幾。連主僕二人的嚼用。兀自不足。常言說長安居不易。一切起居飲食。車馬衣服。較比外處總要多好幾倍。又兼相如本是關少出身。不會過窮日子。極力儉省。仍然是入不抵出。想要借貸。又苦於舉目無親。正在阮囊羞澁。旅况淒涼之際。忽然天從人願。恰遇着一個絕好機會。你道這機會何來。且聽我漫漫言講。

這一日司馬長卿心煩悶。到長安市上去閒遊。無精打彩街頭站。但見那行人似水流。坐車的錦爛雲輝行且住。騎馬的風馳電掣去。

難留。白髮之人手持竹杖。紅顏妙女輕舉蓮勾。小兒郎路上投磚打瓦。叫賣人門前喊破咽喉。更有那公子王孫閒作耍。胭脂坡上著貂裘。賣酒的帘兒隨風蕩漾。賣茶的博士將生意兜。正在勞攘攘亂紛紛人聲嘈雜。忽迎頭來了一王侯。護衛前驅威風凜凜。清道夫手持鞭子將人抽。口口聲聲說千歲到。閒人躲閃去休休。坐車的快往房上趕。買東西的往陽溝裏丟。抱孩子的擋了道。摔在地上沒人收。相如一見心詫異。連忙抬首細凝眸。

相如在街上閒遊。忽聽鳴鑼開道。迎頭來了許多護衛親軍。刀戟森嚴。好不威武。緊跟着提爐香爐旗鑼傘扇一切儀仗。與皇帝巡幸一般。相如心中詫異。說這是那家王爺。好大勢派。正在思索。只見八人杏黃轎已竟抬至眼前。

轎內端端正正。坐定一位少年。年紀就在三十上下。生得龍眉鳳目。玉面硃唇。與皇帝御顏相差無幾。只含着一點風流輕佻神氣。不如皇帝莊重。但見他左顧右盼。一眼望着相如。與相如的眼光恰成了一條直射線。相如怎敢與他對眼光。連忙低下頭去。也是天緣湊巧。這位王爺一看相如。彷彿在那裏見過似的。忙吩咐轎子打駐。把扶轎桿的親軍叫至眼前。命他傳諭備馬。隨用手指定相如。可叫那個文人。隨駕到我府中。伺候召見。吩咐已畢。轎子又照舊前行。這位親軍隨備了兩匹馬。請相如騎上一匹。自己也騎馬相隨。相如在馬上問道。請教侍衛老爺。這位千歲是那一國的王爺。侍衛笑道。你既在西京。怎的連他也不知道。聽我道來。

這千歲是鳳子龍孫天潢一派。梁國親王那個不知。文皇帝乃是他

的親生父。與當今萬歲同氣連枝。皇太后只生他弟兄兩個。鳳凰窩中他是老兒。先帝在時多驕慣。太廟門前把馬馳。封到大梁七十郡。出警入蹕天子儀。昨日來朝蒙召見。與太后當今叙別離。當今說萬歲千秋不立皇子。兄終弟及許他登基。滿朝文武皆拜跪。那一個得他正眼窺。也是足下時來運轉。高官得作駿馬騎。召見之時多謹慎。要把你華國文章細品題。相如聽隨侍所言。不覺心中暗喜。自念無意之中。得遇着這家王爺。他既歡喜文章。我從今後可以大展所長。不愁不發跡了。原來這位梁王。名叫劉長。乃是漢文帝第二個皇子。同景帝全是竇后所生。竇后愛憐少子。景帝仰承母后的意思。曾當梁王之面。說千秋萬歲後。傳於王。因此滿朝中皆認定他。

是皇太弟，誰不奉承。梁王素好文學，凡是有學問善屬文的人，全都羅致幕中。當時有枚乘、嚴助、朱買臣、莊忌、夫子之徒，全都長於詞章，嫻於吟詠。梁王待這些人也還致敬盡禮，款如上賓。他到長安入朝，這些人也都隨駕前來。同在王府居住。相如乘馬來至府前，侍衛將他引至二門內，安置他在隨侍官的辦公處，叫他等候召見。過了不多時，只聽裏面一聲傳喚，叫引方纔那人至後殿召見。相如整冠束帶，兢兢業業的隨着侍衛武官，轉灣抹角，過了幾重門，方至殿前。有隨駕的太監招呼他進來。相如躡足潛踪的進了殿門，暗暗抬頭，但見梁王坐在殿上，好不威武。

相如進殿抬頭看，但只見畫棟雕樑，照眼明。虎皮椅在當中放，氈鋪地色鮮紅。爐內香烟結成篆字，各色鮮花插玉瓶。衆太監左



右分班立。塵尾雙雙手內擎。正中坐定了梁王千歲。一見相如笑臉迎。司馬長卿忙拜倒。王駕千歲喚連聲。草莽之臣初覲見。天威咫尺我心驚。倘得加恩蒙擢取。執鞭隨蹕也光榮。梁王道卿且平身一旁坐定。何須如此戰兢兢。孤見你相貌堂堂超庸衆。定是鴻儒非白丁。姓甚名誰家鄉何處。從頭仔細訴生平。梁王笑道。寡人雖生長皇家。却不喜講俗禮。卿可平身一旁坐下講話。相如謝過。坐在旁邊椅子上。斜身危坐。梁王又問他姓名鄉里。在長安作何營生。相如詳詳細細的稟訴了一回。梁王點點頭歎道。這就是皇兄的不是了。你既然是個儒生。爲何屈你作了武職。快回寓將行李家人一同遷到我的府內。我早晚帶你回國。至於你的差事。我向皇兄說。不必開缺。仍可照舊領俸。

仍可樂從。廖朴如起身謝道。小臣參千歲。抄謄泐。豈口至之。青雲之上。感后再造。沒齒不忘。豈有不樂從之理。隨回寓將王祿及行李等。搬至府中。過了幾天。梁王回國。他便隨同前往。在梁國一住三年。終日與一班名士研求學問。練習詞章。果然大有進步。

常言說與善人居多獲益。芝蘭室內不聞香。又如素絲經色染。染青則青黃則黃。這司馬爺本是腹笥便便才高八斗。又入圖書翰墨鄉。朱買臣負薪還把書來讀。那枚臯七發才氣汪洋。伍被一紙諫書千古傳誦。危言悚論字生銛。嚴助在詞賦班中稱領袖。東方朔嬉笑怒罵盡文章。長卿自信才華好。到此方知不自量。此後虛心能受益。庶不負白駒過隙好時光。果然爐火純青工夫到。錦繡珠

穢勝往常。

司馬相如在梁國一住三年。終日與這些文人學士研究討論。真是奇文共欣賞。疑義相與析。有時候梁王高了興。招他們在一處宴飲。詩酒流連。好不快活。又兼大梁就是現在的河南開封府。地居中州。乃五帝時代建都之所。古蹟名勝甚多。相如不時同這一班人登高舒傲。臨流賦詩。凡春花秋月。綵獸仙禽。俱是文人實地練習的好資料。何況中州人物秀美。市面繁華。宮殿巍峨。城郭高峻。一種典麗喬皇的氣象。真如班孟堅兩都賦所云。相如在此。可謂託身得所。飲食車馬衣服。也備極奢華。比在長安執戟時。真有雲泥之別。自念鄉里之間。無可掛念。只有盟兄王吉。慨贈川資。纔得有今日。但不知他的近况如何。我不免寫一封信。差王祿回轉成都。問候問候他。也是朋友

的義氣。想到這裏。隨寫了一封信。備了一對金杯。四匹文綢。將王祿叫至眼前。吩咐他道。

我主僕此次得了安身地。飲水當思掘井人。昔日困守家園無人過問。多虧了王吉先生二百金。常言知恩不報非君子。到如今一別三年無信音。我本當回鄉將他看。怕惹王爺千歲嗔。我若不回鄉將他看。怕是良朋說負心。這裏有金盞一雙。綢四匹。尺素書成手自親。外有紋銀二十兩。足供路上米和薪。你明日起程赴西蜀。要面見王吉先生仔細陳。就說我在梁王駕前多蒙寵任。作了文學侍從〔去聲〕臣。

王祿喏喏連聲。說謹遵主人之命。老奴明日早晨便啟身前往。隨將禮物盤

費拿下收拾行裝。第二天一早辭別了主人。一直奔西蜀進行。此時也沒有輪船火車。行路之人。不是騎馬。便是步行。王祿在府內借了一匹馬。將行囊禮物。放在一個褥套內。加緊的往前赶路。暫且按下不提。再說司馬相如。自將王祿遣走之後。過了兩三個月。還不見他來。心裏未免着急。說大梁至蜀西。雖然路途遙遠。到底有兩個月。足可往還。爲何逾期不歸。莫非道路之上。出了甚麼危險。要不然他雖年老。是最樸誠可靠的。萬不能將禮物拐逃。一定是有些甚麼特別事故。正在游豫不決之際。梁國中忽發生了很大是非。相如這一驚可不小。你道甚麼是非。聽我慢慢講來。

這梁王南面稱孤。心不足。猶想身登九五尊。當日曾許他爲皇太弟。竇后聆言甚喜欣。偏有那不達時務的袁盎把言來諫。他說道父

子相傳古至今。皇帝焉能違漢法。兄終弟及法何存。幾句話說的。景帝無言可對。皇太后一旁默默暗含嗔。這梁王切齒把袁盎恨。因此上偷遣刺客刺忠臣。可憐安陵郭門外。血濺屍橫好慘人。景帝聞知心惱怒。捕獲刺客問原因。供出梁王爲主使。立派欽差要案詢。鶴唳風聲人人喪膽。驚散了梁國幕客亂紛紛。

### 第三一回 遇 舊

梁王因皇帝要讓位與他。大臣袁盎從中阻攔。心內懷恨。暗遣刺客公孫詭羊勝。在安陵城門外。將袁盎用刀刺死。景帝聞知。大爲震怒。特派大金吾。即今之步軍統領。率領兵丁。追捕刺客。竟將詭勝等拿獲。交廷尉訊問。廷尉即今之大理院長。詭勝供出是梁王主使。廷尉不敢隱瞞。只得照實

入奏。景帝派了幾名大臣。馳驛至梁國問案。風聲傳至梁國。梁王心內雖恃有太后的奧援。到底也難免驚惶失措。這一班隨駕的文臣。本來膽小。自待着這個風聲。誰不害怕。大家暗地商量。全要逃走。司馬相如也生恐受了牽連。恰赶上梁王此時也願意把這些人遣散。怕的是被欽差提去。供出他謀反的情形來。隨每人送了五百銀子川費。叫他們即刻出境。相如此時不敢再回長安。想到成都老家望一望。隨收拾行李。一直奔西蜀去也。

司馬爺離了梁國境。心內張皇大不安。要返西京仍就職。怕的是梁國三年担了嫌。想奔他方又無處去。舉目無親形影單。只可孤身回故里。那怕崎嶇蜀道萬重山。倦鳥思林飛的快。披星戴月馬加鞭。這一日來至臨邛縣。身體不爽要早眠。城內有一座升官店。

專寓仕宦行商伺候周全。相如下馬來投店。要尋一潔淨好房間。小二聞言那敢怠慢。說道是後院西廂正空閒。明窗淨几無塵染。布帳眠雲雪不寒。衣被行囊安放好。今兒個客至如歸展笑顏。相如來至臨印縣。覺着身體不爽。在城內尋了一處升官店。店小二趙乙伺候客人十分周到。把相如引至後院西廂房內。將行李安放停妥。把馬牽到槽上。相如見屋內甚是潔淨。桌椅床帳也還位置得宜。隨吩咐趙乙沏了一壺熱茶。喝了兩碗。便叫預備酒飯。店小二是錦上添花。揀可吃的菜擺了一桌。又燙了一壺上好的白酒。相如飽餐一頓。便將被褥鋪好。蒙頭大睡。也是路上風餐露宿。已經受了外感。又因菜飯可口。不免多吃了一點。停食着涼。又夾雜着時疫。第二天覺着頭昏腦暈。扎掙不起。店小二進來。見客人病了。



連忙燒水與他吃。相如却一滴也咽不下。吩咐趙乙忙去尋一個醫生診治。少時醫生來到。此人姓張。名仲友。脈理極精。乃是臨印第一位名醫。只是脈禮太貴。出一次馬。要十兩白銀。雖然漢時的斤兩輕。也合現在三兩多銀子。張先生來至店中。與相如平脈。不覺繙眉說道。

你先生病勢太深沉。驚悸亡魂是遠因。馬上既受顛頓苦。途中又遭風雪侵。有時轆轤饑腸趕不上。有時杯盤狼藉任情吞。有時以酒澆愁飲過了量。在屋中又遭爐火熏。有時鬱鬱無聊睡的太早。有時心忙趕路起凌晨。腹內存食不能消化。皮裏風寒醞釀深。更有一宗難着手。是冬傷於寒暗隱着瘟。我雖然盡心立方案。到底要醫治有緣人。

相如臥病在升官店。請來名醫張仲友。與他診治。張醫評過脈。說這位先生的病。初受驚恐。將存食嚇在中心。繼而奔馳上路。又感受風寒。在途上饑飽勞碌。不得安寧。又赶上此地正鬧時疫。受了一點傳染。將舊病一齊勾起來。勢很重。要先降他的食。怕將風寒瘟疫引入臟腹。若先發散外感。又怕將存食關在肚中。內外不能兼顧。真乃萬分棘手。相如聽了。心裏也自覺害怕。一個在外爲客的人。倘或死在旅館中。豈不將一生事業。付之流水。越想越難過。那眼淚便如珍珠斷線一般。在枕上呻吟哀告道。先生以濟世爲心。萬望大發仁慈。援救小子。俾不至爲他鄉無主之鬼。一息尙存。必當結草銜環。力圖酬報。張仲友道。這個無須你先生懇求。在下必然竭盡心力。只是藥費太貴。我可無力籌墊。相如不待他說完。便應道。銀錢儘有。便將隨身帶的二十

兩銀子。交與張醫說。不足明天再付。張醫見他有錢。便放心大膽的與他合藥醫治。果然錢能通神。一天比一好起來。不到半月。居然能扶杖下地。

大丈夫一日離錢不得行。有錢雖死也回生。古時本沒有生藥店。

全賴行醫之人修和成。這張醫一見司馬腰纏富。竭盡其長好奏功。

果然是妙手回春真有效。藥物居然大顯靈。三日後腹內陳食全

逐下。心中立刻覺輕鬆。又吃了一劑桂枝飲。所爲調和衛與營。

頭也不昏身也不痛。精神恢復兩目雙清。此時行醫的張君也歡喜。

小二熬藥煎湯更志誠。也是蓋代才人生來的福命。急難之中遇

救星。

半個月工夫。司馬相如的病體。居然大好了。張仲友還天天來給他配一點

善後調養的藥吃。又囑咐他暫時不可啟程。要在店中多住些日。俟等身體強壯了。纔可以上路。要不然恐怕在路上再受了風霜顛頓之苦。觸犯舊疾。那時如遇不着高明醫生。豈不危險。相如被他這一嚇。將歸家的心也淡了。只得暫在升官店中靜養休息。所好的店小二趙乙殷勤扶侍。茶水湯藥。無不樣樣留心。又過了幾天。相如身體已健。在店中鬱悶不舒。想要到街上閒遊。小二告訴他。臨印鼓樓大街。最爲熱鬧。小人情願陪老爺去逛一盪。相如歡喜。二人走到鼓樓大街。散步遊行。忽聽一梆鑼聲。迎頭來了縣大老爺。但見旗鑼傘扇。頂馬跟騾。牢子衙役。一對對過來。四人亮轎中。坐着一位官兒。烏紗帽大紅袍。氣概軒昂。年紀也不過三十多歲。相如仔細一望。不是別人。恰是他盟兄王吉。有心要喊叫出來。不覺又咽回去。偏巧王吉沒有看見他。

等轎子過去。便問小二道。你們這位縣大老爺。可是姓王名吉的麼。小二道。正是。相如又問他官聲何如。小二笑道。老爺別忙。聽我慢慢的對你講。

這太爺在此爲官多清正。三尺兒童也說他賢。只飲民間一碗水。從未使百姓半文錢。更有一樣兒人難比。晝夜勤勞肯耐煩。星斗橫天他就披衣起。風霜滿地也不知寒。有時打官司的紛紛至。他高坐公堂問本原。白日三餐只吃半頓。紅燈一盞夜無眠。問了一篇結一案。看了一篇完一篇。真可稱得是案無留牘。訊罷無人再說冤。在此三年官聲大振。真不枉家家戶戶頌青天。

#### 第四回 遷居

相如聽罷。不覺滿心歡喜。隨同小二回至店中。寫了一封書信。吩咐他送至

鼎中守候。示小二去了很大工夫。不見回來。相如等的心煩。自己思忖說。難道我這盟兄。惱我數年不曾通信。因此推爲不認識。不肯寫回信。那小二恐怕我面子上難堪。故此不肯來見我。或者是盟兄見了我的信。格外歡喜。留他在署中間長問短。說話工夫大了。故此不見回來。左思右想。到底猜不定是怎麼一回事。正在滿腹胡疑之際。忽聽得店外人聲嘈雜。開道鑼敲的震天響。店東趙二官氣喘吁吁的跑進來。滿面透着驚惶。一見相如。便雙膝跪下說。我的大老爺。您快去迎接。本縣的大老爺到了。口口聲聲說是拜會司馬老爺。您原來同縣大老爺相好。小人有眼不識泰山。平日多有冒犯之處。求您高抬貴手。饒恕則個。相如見他這樣。不覺好笑說。你起去讓他進來。趙二急忙又出去。相如歛步出迎。正是。

從來店東多勢利。不怕他人只怕官。何況本縣太爺來問候。直彷彿耶和華天使到人間。只恨空生兩隻眼。錯認司馬旅客是窮酸。早知這位爺的來頭大。就應當暮暮朝朝去問安。又是磕頭又拜跪。活現婢膝和奴顏。司馬長卿心好笑。笑的是勢利熏心到處然。整一整冠來束一束帶。今日舊雨重逢真有緣。款步來至店門外。訪友的王君在面前。三載睽違悲喜交集。止不住雙雙兩淚漣。相如至店門外出迎。王吉已然下轎。二人久別重逢。自然是悲喜交集。攜手攬腕。步至房中。又重新見禮。小二趙乙獻上茶來。王吉問相如道。與賢弟一別三年。不期在此處相遇。但不知你這三年中。可有甚麼際遇。爲何也不與爲兄通一信。叫我好不放心。相如隨將如何困守長安。如何得遇梁王。如何

特派三叔回家。如何他一言不道。後到五月。請計細細的對王吉說了一遍。王吉不覺縐眉道。賢弟你太荒唐了。前二年西蜀地方土匪鬧的很凶。你遣貴价前來。一定是路上被劫。只怕連性命也要不保。相如聽說。心中很是難過。不覺兩眼流下淚來。歎道。可惜我這得力的義僕。被我送了殘生。實在對他不起。歎息了一會。又問王吉何日升任到此。近况何如。王吉歎道。一言難盡。

自送賢弟赴長安。終日無事守家園。又赶上凶年遭水旱。咱邑內饑民甚可憐。壯者公然爲盜賊。老弱之人溝壑填。愚兄呀雖有幾畝薄田難度日。只得改就他途博一官。幸有良朋暗中援手。吏部居然選到俺。這小小臨邛還清簡。風俗純良民不頑。雖然是鶴俸。



稀微真有限。倒賺個妻不饑來兒不寒。子賤鳴琴不敢比。只想戴  
月披星作一番。這臨邛之中多富戶。鐵礦馳名天下傳。程卓二家  
牟大利。白手興家百萬緡。百計千方交官府。爲兄我潔已從公不  
愛錢。

王吉將自己到任的歷史也對相如學說了一遍。相如道。這纔不愧書生本色。小弟實在佩服極了。王吉又勸他搬到衙門去住也省得在這裏空耗旅費。相如不肯。說小弟在這店裏養病。倒還清淨。不必費此周折。又給仁兄多添一番應酬。王吉見他執意不肯。只得作罷。又問他將來作何打算。相如說是回家。王吉搖頭道。不好不好。咱家鄉連年荒旱。你手中又無錢。難道回去坐以待斃不成。相如道。雖然這樣。除去回家之外。也想不出別的方法。王吉

沈吟了一會。忽然眉頭一縐，計上心來，隨在相如耳邊如此這般的說了許久工夫。相如歡喜道：「這真是天賜良緣，人生樂事。」小弟求之不得，不過一切手續，還得仰仗鼎力玉成。王吉道：「那是自然的一切，全依照我所說的進行就是了。」相如不覺殷殷致謝道。

小弟老大無成三十歲，還作天涯淪落人。旅館淒涼無知己，欲返家鄉又患貧。真乃是窮途落魄無人問，沒想到舊日金蘭忽降臨。噓寒問暖勞關切，又將那難得的機緣仔細陳。也是我否極泰來交妙運，纔有這意外遭逢頭上尋。果然兩好和諧能入選，也算得佳話風流說古今。諸事還須兄作美，巧計安排費苦心。可憐我泛宅浮家無定所，猶是孤鸞寡鶴身。從此桃葉宜人花並蒂，也可慰地

下長眠白髮親。

司馬相如同王吉二人。彼此秘密的談了半天。王吉起身告辭。相如又送至店外。方纔回來。這一番店中的東夥。把相如看成天神一般。一切茶飯應酬。更加十倍周到。過了沒有兩天。縣署中特派差役二名。駕着雙套車來至店前。對相如說。奉敝上的命令。特請司馬老爺遷至東門外都亭居住。因爲那裏寬闊潔淨。恰合老爺養病之所。特派小人們駕車來迎。可將行李交付小人。就請爺乘車前往。相如心中明白。點頭應允。當有小二趙乙幫同將行李細好。送到車上。相如把店飯帳開付清楚。又另外賞了店東十兩銀子。並要小二趙乙隨至都亭伺候。店東叩謝已畢。滿口應承。相如來至都亭。兩名差役同小二。將行李替他安排停妥。差人一口同音。說是奉敝上之命。在此伺

候。所有老爺的坐馬。同這一輛車馬。也全安置在都亭內。好預備老爺出門乘坐。相如點頭說。我知道了。隨舉目細看這都亭。好不軒敞。

這都亭飛閣流丹。重樓疊翠。華麗堂皇。不等閒。過往的欵差。在此歇馬。閱邊太守作行轅。兩扇朱門。分左右。上馬石墩。大又寬。司閣的常在門房坐。專預備貴客來臨。把話傳。臨街客廳。多明爽。罽兒餅花樣樣全。後院樓房。新建築。彩飾鮮明。照眼簾。樓內鋪陳。尤美麗。蜀錦吳綾。作帳懸。楠木方桌。檀木案。習習生香。刺鼻端。書厨成對。牆邊立。滿滿琳瑯。各有籤。相如一見。心歡喜。真個耍珠玉。咳成散九天。

相如遷至都亭。見樓房軒敞。陳設華麗。比在店中的局面。大不相同。心裏非

常快活。趙乙同兩個差人俱在身旁伺候。王吉又派了一個司廚的。專備相如的早晚兩餐。又派了一個馬車夫。專爲相如出門時好充執鞭之士。又揀上好的錦綢衣裳。送來兩包。請相如隨便穿着。每日飯後。相如換上新衣。乘上馬車。兩個差人也騎上馬。一同到大街上閒遊散悶。一般商民看見相如如此闊綽。全向差人打聽。說這位老爺是從那裏來的。叫甚麼名字。官居何職。爲何這般闊綽。難道比咱們縣太爺的官還大麼。差人笑道。你要打聽這位老爺。他的來頭非常之大。不比尋常。聽我仔細對你言講。

這老爺皇帝駕前充侍衛。梁王幕裏作西賓。寶刀斷玉原能武。彩筆生花善屬文。你看他面似蓮花多風采。目含秋水倍精神。真乃是年少之人多英俊。萬里鵬程指日臨。論根柢世代簪纓稱望族。

成都郭外有家門。輕裘肥馬長安道。珥筆雍容近紫宸。仕宦三年心不快。翔空倦鳥忽思林。朝中請假回鄉里。要反西川省墓門。也是天緣真湊巧。臨印得遇舊鄉親。他與縣爺稱契友。八拜相交義薄雲。久別重逢難割捨。都亭以內駐嘉賓。若問這爺的名合姓。司馬相如誰不聞。

兩個差人彼此一唱一和。替相如大吹其牛。吹得臨印一方的人無不知這位司馬老爺是大才子。大名士。並且是一個大老官。家裏怎樣豪富。出門怎樣威風。在朝中爲官時。怎樣得寵。隨梁王伴駕時。怎樣光榮。與這位王縣太爺怎樣是總角之交。怎樣是金蘭至好。說得天花亂墜。那個不羨慕。那個不欽仰。何況更有一樣尤足令人信以爲實。那臨印縣官王吉。天天至下午時

分。必要坐着轎子到都亭來拜會司馬相如。始而來到必然請至內廳相見。有時候晚了便在這裏用飯。一直談到三更半夜。方纔打道回衙。以後因爲天天前來。相如有些不耐煩了。便傳知看門的差人。命他對縣官說。司馬老爺身體不爽。擋駕請回。改日再會。王吉利顏悅色的答應了。便上轎而去。第二天却仍來問候。真乃是。

縣太爺禮賢下士真可敬。日日都亭來問安。紅傘放在牆簷下。綠轎高停影壁前。頂馬跟騾門外繫。衙役班頭手執鞭。執帖的高舉紅箋喊回事。趙乙應聲望裏傳。這時候縣長肅然如鵠立。真好似信陵執轡路旁邊。又好比問業生徒謁師長。立雪程門不畏寒。那知司馬稱多病。會客高談不耐煩。暫請回衙明日見。不恭之罪幸

包涵。縣尊帶笑說豈敢。貴上今朝又欠安。吩咐一聲回衙轉。待明朝白駒空谷謁高賢。

### 第五回 遇美

臨卽縣中有兩家極大的富戶。一家姓卓。主人叫卓王孫。一家姓程。主人叫程鄭。那卓王孫。本不是臨卽的土著。因爲西漢時代。很講移民政策。凡富厚之家。俱移至長安左近。所爲使京兆地方。格外殷實。又省得一班豪族。在遠地包藏禍心。興風作浪。至於貧賤之家。多移在邊僻之鄉。或使之田墾。或令其畜牧。或任其開礦。採取五金。卓王孫本是窮漢出身。却工於心計。夫妻兩口。情願遷至臨卽。這是甚麼原故呢。因爲臨卽有極富的鐵礦。真乃無窮之利源。自遷至此處。便招股開礦。所有生鐵。取之不盡。又開了一座極大的鐵



工廠製造各種鐵器。不到十年工夫。竟得數十萬金餘利。爲臨卬第一富家。家中工徒僕役。有一千多名。那程鄭也是由鐵冶起家。兩家爭強鬪富。好不奢華。

這兩家俱在臨卬稱首戶。奢華靡麗勝侯王。樓台蔽日三層廻。阡陌連雲十里長。孔雀開屏珠作字。黃金爲馬玉爲堂。堂上傳呼堂下諾。奴婢紛紛趨走忙。自古實業能致富。開山鑄鐵利無方。美國的鋼鐵大王稱巨富。那知道創始之人在我邦。程鄭王孫心計巧。能興寶藏在他鄉。山林華路真堅忍。也不枉暮景桑榆樂未央。卓王孫二人遷至臨卬。開山鑄鐵。富稱巨萬。其妻趙氏。生了兩個兒子。一個女兒。也是天地間靈秀之氣。不鍾於男。偏鍾於女。兩個兒子。庸庸碌碌。並沒

有甚麼出色地方。只有其女文君。真乃秋水爲神玉爲骨。芙蓉如面柳如眉。可稱得是絕代佳人。而且性情溫婉。學問優長。雖然是一女流。却從小讀書。經史子集。無不熟爛胸中。作文操筆立就。又兼識見超卓。無論遇着何人何事。全能向機酬應。無不得宜。因此其父王孫。倚之如左右手。凡銀錢產業各事。全由他幫同經理。遠近之人。無不知卓文君是一位才女。求婚的擠破了門。王孫夫妻一概謝絕。程鄭有兩子。長子已經娶妻。託人說文君與其次子爲室。王孫知程家是巨富。便應許。文君大不謂然。以爲自己才貌雙全。却嫁一個膏粱俗物。豈不誤了終身。那知道過門三個月。那程鄭的次子。竟自一病身亡。文君既然寡居。便仍回娘家居住。正是。

從來有錢之人多勢利。但認黃金不認人。自己親生全不顧。膏粱

子弟結婚姻。就知道程鄭家中稱巨富。彼此應聯晉與秦。夫婦二人同了意。不知商及女文君。自古家庭專制多如此。那管佳人飲恨深。這邊是白璧百雙作聘禮。那邊是粧奩預備錦千純。這邊是寶馬雲車來迎娶。那邊是玉鏡珊瑚璨爛陳。自以爲璧種藍田雙美合。那知道孤鸞寡鵠兩離分。可憐夏綠遭霜隕。又見春紅風雨侵。百日夫妻一場夢。空空誤了好青春。

文君新寡。自己便另存了一個念頭。以爲我本是一個奇女子。豈能拘那爲夫守節的俗文。何況僅僅三個月。本無愛情可言。不過是遵父母之命罷了。到底父母之命也。只能於初婚時遵守。如今既然守寡。再嫁何人。必須由我自己作主。萬不能一誤再誤。但是這個人。必須我親眼見過。倒不論他貧富。

必須其才其貌。可以稱得爲我丈夫。我便嫁他。只是急切之間。那裏去尋我必要審慎遲迴。千斟萬酌。倘無其人。寧可一世單身。也決不自尋苦惱。主意拿定。以後有人來給他提親。他面子上說。夫死未過三年。決不再醮。王孫夫妻也未便相強。只得由他去。光陰荏苒。轉眼過了一年。這一天文君梳洗已畢。同丫鬟春喜站在樓頭。向臨街大道上眺望。看見兩匹馬慢慢走過。那馬上的。人正打入文君眼簾。不覺爲之一驚。你道爲何。原來是

騎馬之人多風采。蕭颯出塵不等閒。頭戴文山鑲美玉。大紅錦穗兩邊懸。團花繡袴多新豔。緞地原來是寶藍。朱履無塵斜認蹬。手中高舉柳條鞭。面膛光滿如秋月。兩道濃眉入鬚邊。眸子分明如點漆。左顧右盼意安閒。春容大雅無俗態。玉樹臨風一例看。

俊僕跟隨恭且敬。揚鞭慢慢走街前。文君一見心疑忤。似此人才真不凡。那客官走馬揚頭朝上望。也看見亭亭倩影立樓欄。兩雙俊目同留戀。這叫作未作夫妻先有緣。

司馬相如與卓文君在無意之中。打了一個照面。雖然倉猝間。不曾飽餐秀色。到底二人的心意中。全抱的是一個理想。一面以爲生平未曾見過這樣絕代佳人。一面以爲從來未曾遇着這樣風流名士。可惜馬上的人。忽忽已經過去。文君心裏躊躇說。這臨邛小小地方。焉能有這樣人材。一定是遠來的過客。可惜不知他姓名住址。我總得設法探一探。此人的來原。如果他尙未娶妻。倒是一門天造地設的姻緣。只是他的性情學問。不知如何。但看其面貌。一定是個有學問的人。如再有人介紹。彼此接一接談。便可窺見全豹。

想這比國。但附石。豈不辜白上受。如此這般的孝道。了一回。丫鬟點頭會意。說小姐自請放心。這一點事。婢子還作得來。您就安居繡閣。靜候佳音吧。

小春喜含笑點頭說曉得。姑娘你且放寬心。適才公子奴曾見。端底風流最可人。他既然騎馬閑遊大街上。必不至飛鴻踏雪渺無根。或者是良朋有約來相訪。或者是千里來投骨肉親。小婢子明日街頭去訪問。管他萍水合苔岑。縱然難得真消息。再派家僮仔細詢。這樣人材皆注目。非同大海要尋針。更有那王升老僕多精練。曾走京華閱歷深。少者十天多半月。一定有枝頭鵲噪報佳音。

小姐寬懷休悶損。保管你才子佳人共枕衾。

春喜絮絮叨叨的說了一套開心話。文君小姐笑道。你這丫頭。那裏來的這

些議論。這乃是機密勾當。萬不可逢人輒道。春喜把嘴一撇。哼了一聲道。小姐也不是未出閣的姑娘。有甚麼可怕的。常言道。初婚由父母。再婚由自己。縱然老爺太太知道了。也不吃緊。難道他們將姑娘幽禁一輩子不成。文君道。話雖如此說。到底也要避諱一點。不可打草驚蛇的。再說那個公子他如果未娶妻室。還可有些商量。倘或人家已有正妻。我們鳴鑼響鼓的。豈不反招一場笑話。或者他雖未娶妻。不肯要我這再醮之婦。再不然嫌我醜陋。配不上他。也難預定。我們如今只要知道他的姓名來歷。慢慢籌畫。至於婚姻一層。此時尙未可遽然提出。必然確知其可靠。方能許以終身。難道還一誤再誤不成。春喜點頭道。小姐真乃千伶百俐。婢子實在比不了你呀。

好一個才識超羣卓小姐。

真能巨眼識英雄。

雖然是樓頭注目匆匆。

道。且說小才女。一黑道。這般人本難遇合。終身大事可擔承。

初婚已被爹娘誤。再嫁之權自己衡。只怕他中饋有人先入主。

我不免徒勞望眼一場空。縱然未有白頭侶。似我這再醮之人未必  
中。男子從來恩義薄。又怕是輕捐紈扇歎秋風。思前想後神難定。

萬斛春愁塞滿胸。叫春喜仔細探聽休息慢。切莫要更無消息石

榴紅。從此臨風對月長吁氣。瘦損腰圍鎮日慵。

自此以後。卓文君神思不定。終日坐盼佳音。那知春喜探了兩天。並未得着  
一點消息。有意託家僮去訪察。文君又執意不肯。生怕傳揚出去。被父母知  
道責備。真乃進退兩難。左右皆無所可。因此鬧得臨風自歎。對日長吁。連茶  
飯全懶得下咽。容光日見消瘦。家中人全說他有了病。要請醫生診治。文君



自言無病。不肯服藥。卓王孫夫婦看着深以爲憂。這一日丫鬟春喜忽然跑進來。滿面笑容可掬。文君以爲他必是得着甚麼消息。忙從繡榻上坐起來問道。你爲何這般歡喜。莫非前次見的那人。你已知道他的來歷了麼。春喜道。那能這樣忙。我如今報知小姐一件事。或者借這因由。也許得其一二。文君道。你這丫頭十幾歲的孩子。倒象八十歲老嫗。有甚麼話。總不肯直捷了當的說。必要拉出許多幫襯來。春喜笑道。姑娘你不要心急。聽我慢慢的說與你也。

小姐你一腔心事無人曉。終日閒愁萬種多。有時候刺罷鴛鴦神欲倦。暗停針線蹙雙蛾。有時候無心茶飯和衣臥。寂寂深閨入睡魔。有時候皓月當空霜霧重。獨看牛女渡銀河。有時候菱花照罷呆。

呆立。珠淚星星在兩渦。你的心瞞了他人難瞞我。只想望風流陸賈或隋何。今天得有佳消息。明日園中會大羅。說道是有一嘉賓姓司馬。身爲顯宦定無訛。無雙才調稱國士。白雪陽春歎寡和。風度翩翩年正少。珊瑚玉樹交枝柯。臨邛縣令稱知己。求友常吟伐木歌。家主聞名求會面。或者是前度劉郎在此過。

## 第六回 宴 賓

唱彈詞的一張嘴也難唱兩家事。原來司馬相如自遷至都亭後。與卓王孫的住宅相離並不甚遠。始而王孫每逢回家。必從都亭門前經過。時常看見車馬迎門。縣官的轎子也不時在門前停候。以爲必是有甚麼大官在此駐馬。後來細一訪問。才知住的是縣官朋友。心中暗暗計算說。這個人的來頭

一定不小。連縣官全這樣巴結他。他一定是一位大官。要不然必是一位世家公子。我素日雖與縣官有些往來。到底沒有甚麼深交。如今既有這一條門徑。何妨先交一交他。借着他的面子。便可與縣官親近了。主意想定。第二天便具名柬。親身來拜相如。相如雖與他會面。見他面含俗氣。身無雅骨。渾身上下。滿是一團銅臭。心中很是齷齪。無奈盟兄王吉。與他暗地有約。只得虛與委蛇。假意敷衍。後來卓王孫又引程鄭來拜謁。相如始終不曾回拜。這一日王孫忽遣人持帖請相如。明日在家內早餐。

這一日王孫忽遣人來請。面見相如仔細陳。說道是家主明朝親設席。要請高賢早降臨。園中花木堪游賞。萬紫千紅總是春。小院笙歌能悅耳。西園翰墨淨無塵。有時悶極思消遣。案上高陳鳳尾

琴。在座之人無俗客。臨印令尹作陪賓。更有那多財善賈程員外，他與家爺兒女親。這次宴賓真鄭重。預備了燕窩熊掌和猩唇。家主說臨時約請休嫌慢。不過爲愛敬高賢盡寸心。明日午前親造府。要學那街前執轡信陵君。

來人對相如學說了一回。相如微微點頭。說我知道了。你回去上覆你家人。就說明日午前我必然赴約。也不敢勞你家主人自己來迎。來人回到卓家。對王孫說知。王孫早吩咐家丁。將花園打掃乾淨。在荷花池當中的水亭上。設擺筵席。原來這個亭子。修在荷池中間。四圍俱用鐵柱支撐。上面鋪以木板。周圍俱是木板彫成的花牆。亭頂鋪以漢瓦。雖然樸素。却十分明爽。每到夏天。池內荷花盛開。在亭上一望。真乃接天蓮葉無窮碧。映日荷花別樣

紅。所以王孫在夏日宴客。必然在此亭上。此時正是四月初夏。天氣清和。池中的荷葉。纔見萌芽。在水面上浮着。半捲半開。大有一種清新之氣。王孫命家人鋪陳好了。次日一早。程鄭先來到。緊跟着還有幾位陪賓。也都來齊。又等了一刻。縣官王吉鳴鑼開道。在卓氏門前下輿。衆賓客將縣官拱至前廳。專候相如來了。一同到水亭宴會。誰知左等也不來。右等也不到。天已過午。仍然如黃鶴無踪。好不悶殺人也。

衆賓客聯袂光臨來宴會。王孫倒屣迓前廳。親家程鄭周旋罷。又聽門前喝道聲。原來是縣令王君來赴約。大家拱立表歡迎。升階入席殷勤讓。百里之侯誰敢輕。齊說道今日父台勞玉步。柴門蓬壁也光榮。家僮跪把茶來獻。雪蕊蘭芽氣味馨。王吉和顏開笑口。

席間何未見長卿。鄙人昨日曾相訪。剪燭西窗話到明。近日長卿疏懶慣。常尋好夢臥都亭。望穿秋月人難至。我只得自駕高車走一程。

大家候至晌午時分。仍不見相如到來。卓王孫好不慚愧。心說莫非長卿嫌我簡慢。我得自己走一遭。隨吩咐家人套車。待我自己到都亭迎接司馬老爺。王吉攔道。這却無須。待小弟去迎他。我二人金蘭至好。他縱然有不樂意之處。看到我的面上。也不好意思不來。眾人無不贊成。說若得老父台枉駕去迎他。不至再有推詞。此時廚房已將酒肴預備得停停妥妥。淨等高賢下降。便可設席。衆家僮有在水亭上的。全向街頭張望。要看這位貴客是如何模樣。在池邊駕船的。專等賓客齊了。好渡過水亭。連衆賓朋也都等的無耐。

心煩。彼此交頭接耳。議論紛紛。以爲這位司馬爺一定名貴非凡。尋常人家。不能招致。王吉辭別了衆人。自駕雙套馬車。前往迎接。大家俱都屏息鶴立。不敢喧嘩。側耳往街上聽。偶聞車馬之聲。皆以爲相如來也。

這一時王孫宅內多清淨。屏息凝眸不敢聲。賓客紛紛門外立。一個個整冠束帶接長卿。廚中備有嘉穀饌。專等待八簋陳羅五鼎烹。更有家僮勞望眼。穿梭來往在荷亭。小船空在池邊放。學一個野渡無人舟自橫。程鄭王孫偷議論。因何貴客渺無踪。莫非是昨朝下柬爲期迫。嫌我居停禮不恭。莫非是才子工愁尤善病。採薪有疾怕臨風。莫非是大官身分皆如此。十度呼來九不應。莫非是昨夜閑談眠睡晚。今朝猶自夢周公。此推彼測猜難定。一片疑雲

悶在胸。日影已斜天過午。猶未見高車駟馬到門庭。卓王孫特備盛饌。邀請司馬相如。在面子上看。固然是禮賢下士。其實骨子裏邊。不過因相如與縣官相好。又見他衣服鮮明。車馬炫赫。認定了是一位大官。請了他來。與自己有三樣利益。一者借此與縣官親近。將來礦山鐵廠出了甚麼事故。可以借重縣官替他維力。二者看相如舉止不凡。是一位富貴場中人物。與這等人相好。將來實際上可以沾他的光。三者借此次宴客。好叫鄉里親朋。知道他結識了許多官長。面子上極其光榮。以後諸事全要怕他的勢力。又可以壓制一鄉。這是卓王孫此次請客的真情。自以為得着便宜。那知日後却上了大當。所以說人生在世。千萬不可尋便宜。不尋便宜也上不了當。一尋便宜。準準的要上當。卓王孫此次便是一個比樣。幸虧他



的女兒巨眼識人。居然得着良好結果。要不然前途也就不可問了。正是。

人生在世皆天定。用盡心機也枉然。卓王孫百萬家財心不足。貪榮慕勢想交官。家僮僕婦添忙亂。車馬紛紛戶限穿。勝友如雲人滿座。一個個仰頭企足盼高賢。究竟那長卿歷史何曾曉。只爲他裘馬鮮明照眼簾。又知道他與邑侯同梓里。二人自幼結金蘭。今朝杯酒同歡暢。他日終南捷徑添。何以從朝候至午。可人猶未到門前。縣官自己相迎請。想不至往返徒勞走一番。滿腹狐疑猜不定。忽聽得馬嘶人喊鬧喧闐。

忽聽得外面一陣聲喧。看門的氣喘吁吁跑進來報道。回稟衆位老爺。現在縣大老爺同司馬大老爺坐一輛車來了。眼看就到門前。快請衆位老爺前

去迎接。他這一嘴的老爺也說不清了。卓王孫同程鄭率領一班賓客。三脚兩步的。跑至門前。此時王吉同相如已經下了車。卓王孫搶上前去。深深鞠躬。說小弟有何福澤。得屈大賢降臨。又不曾親身去迎。實在不恭得很。還求格外包涵恕罪。相如笑道。在下不過是客居之人。蒙老先生這樣垂青。實在承當不起。王孫又向縣官致謝。大家歛步入門。先到前廳坐下。獻了幾遍茶。然後請至荷亭開宴。池邊已備下小船。王孫陪着相如。另外有幾位賓客。共坐一船。程鄭陪着王吉。另外有幾位賓客。共坐一船。渡至荷亭前。將船靠攏了。衆人循次上亭。亭上的家僮。已將席面設好。在漢朝時代。尙沿古禮。全是席地而坐。並無高桌矮凳。自然是相如坐在首席。王吉相陪。衆人按着次序坐定。少時各樣菜蔬。俱都陳列席前。王孫親自把盞。讓了一回。衆人也要挨

次敬酒。一時間全朝着相如致敬盡禮。好不熱鬧。

荷亭以上開筵宴。賓客紛紛敬酒忙。都說道今日高賢來稅駕。柴

門蓬壁也生光。你先生長安城內爲名宦。朝罷長携兩袖香。偶過

臨印閑駐馬。真如朝日出扶桑。同人渴想瞻風采。難得嘉賓共舉

觴。但使主人能醉客。管他何處是他鄉。我們這臨印地僻無兼味。

野籟山禽品未良。望先生格外包涵強下箸。一杯晉祝壽無疆。

這同人你方敬罷他重獻。忙殺相如謝未遑。說道下走生平不善飲。

蹄涔之量怎能當。最好是淺斟低酌相酬答。彼此清談訴肺腸。

相如見衆人輪流把盞。諄諄相勸。忙攔道。小生向不善飲。恐酒後失儀。還求

衆位先生寬恕。我們當此清波湛湛。蓮葉田田之間。彼此淺斟低酌。作半日

清談。豈不比勉強飲酒強麼。王吉從旁贊助說。長卿所言。實在高雅。我們大家一定要遵命的。卓王孫與程鄭也笑道。如此妙極。今天難得長卿先生。惠然枉顧。我們山野之人。得聆雅教。必能聞所未聞。可以增長許多見識。相如道。這樣推獎。小生愧不敢當。聞卓程二先生。全是實業專家。可否將開山鑄鐵的歷史。對小生說一說。這也是富國的要政。小生得增一點學識。倘將來爲國家理財。必能有所裨益。卓程二人見問道自己得意之事。便滔滔不斷的述說了半天。相如大加讚美。說二公白手興家。真不愧人中俊傑。隨也將自己爲官的歷史。約略着說了一說。大家聽說他是梁王的近臣。誰不羨慕。又有王吉在旁邊代爲鼓吹。說的是天花亂墜。大家將相如益發看成九重天使了。

長卿有意驚俗耳。宦海情形叙一番。怎樣的納粟補官充衛侍。展  
廷之上列朝班。怎樣的鑾輿巡幸常隨駕。執戟威風迥不凡。怎樣  
的途遇梁王曾賜馬。銀鞍殿上受傳宣。怎樣的梁園幕客同隨駕。  
莊助枚臯共往還。富貴逼人如曉露。榮華過眼似雲烟。到如今臨  
印臥病更寒暑。故友重逢把袂歡。司馬高談驚四座。一個個仰頭  
好似望神仙。縣官王吉尤知趣。代友吹牛口不閒。今日忽忽一席  
話。引出了風流美滿好姻緣。

第七回 琴挑

彼此在席間高談闊論。說的很是投機。少時酒不飲了。家人端上飯來。相如  
略一舉箸。吃了沒有兩口。便說胸中作懣。不能多吃。衆人見相如不肯用飯。

也全放下碗箸。不便再吃。家僮將殘殺騰酒。撤下去。重新設席。湖上極好的茶來。大家啜茗清談。相如此時却有些懶懶的。王吉代表主人的意思向他攀談。他却十問九不應聲。在座的人俱都惶恐。只好焚香撫琴。消遣胸中的塊壘。卓王孫笑道。原來長卿善於撫琴。我家中現有一架鳳尾瑤琴。今日得遇知音。也是他三生有幸。正好請長卿隨意消遣。隨吩咐家僮將琴取來。家僮去不多時。手捧一架鳳尾琴。放在相如面前。又將上好的檀香焚在爐中。少時香烟嫋嫋。結成梅花篆字。相如向大家略讓一讓。說在下本不長於音樂。但既承王君推獎。只得勉強獻醜。還求諸位指正。衆人俱道豈敢。我們在這裏洗耳靜聽了。

王吉當人開笑口。他說道。司馬長卿善撫琴。飯後茶前時一弄。能

發奇響。過行雲。王孫忙把家僮喚。快取瑤琴案上陳。寶鼎檀香須引着。爲的是驅邪避穢淨塵心。衆賓側耳凝神志。要聽陽春白雪音。司馬謙謙說獻醜。方家見笑愧難禁。撥絃正字輕輕鼓。似有清風指下臨。欲抑先揚揚又抑。纏綿婉轉倍移神。恍如哀雁空中嘯。又似孤鴻塞上吟。大家說此曲只應天上有。人間能得幾回聞。一聲裂帛雖終止。猶有餘音絃外尋。似此真堪稱絕調。好將山水測高深。

大家請相如鼓琴。王吉也從旁攬撥。說長卿對於音律。乃是專門之學。王孫程鄭。又百般要求。一定要開開耳音。相如無法。只得竭平生所長。加意的鼓了一回。果然響過行雲。聲如裂帛。鼓完了向大家笑道。獻醜獻醜。王吉道。只

鼓一次。未能聳人聽聞。可否請長卿再奏一曲。趁今日嘉賓滿座。天氣清和。庶不虛此盛會。相如面有難色。衆人又一再央求。只得勉強着又鼓了一回。這一次又與前次不同了。纏綿悱惻。大有如怨如慕。如泣如訴的意思。衆人在旁邊全爲之悠然意遠。同聲讚道。果然鼓得好。我們雖然不通琴理。但聽這聲音。直彷彿鳳凰和鳴。佩服佩服。少時卓王孫又吩咐家僮陳列各色菓點。請相如隨意用一點。相如見菓點之中。只有那鮮紅的櫻桃。十分可愛。便拈了幾顆。放入口中。又吃了一杯茶。然後起身告辭。大家送他下了荷亭。坐小船渡至岸邊。然後欵步來至前廳。王孫還要留他坐一會。相如不肯。隨出門上車。仍回都亭去了。

二次彈琴聲調變。其中寄託最遙深。同席罔自紛紛讚。那識知音



別有人。鼓罷停琴開笑口。說道是今朝兩次費精神。王孫又喚家  
僮至。美果名糕席上陳。司馬爺有心下箸無佳品。惟見櫻桃顆顆  
新。猶記昔時遊上苑。內官擎出賜朝臣。而今飄泊臨邛縣。野味  
雖嘗感不禁。神思昏昏難久坐。起身辭謝欲回輪。衆賓俱下荷亭  
送。小筏飄搖渡過津。步至前廳猶挽駕。長卿辭謝出朱門。拱手  
登車說再見。風馳雲捲去無垠。王孫佇立獨凝望。直等待轆轤車  
聲寂不聞。

前幾段所叙的俱是司馬相如飲酒鼓琴之事。却一字未曾提到文君小姐。  
那知正在觥籌交錯。琴韻悠揚之際。那絕代佳人在暗中不知費了多少神  
思。耗了幾許目光。纔認定了司馬相如。果然名下無虛。是一位可託終身的

才子如今唱彈詞的。只可翻回頭來。再叙一叙文君竊窺相如竊聽琴聲的一段風流佳話。自卓王孫約請相如的前一日。丫鬟春喜特來給他報信。他更覺心神不定。不知明天所請的。到底是日前看見的那個人不是。因此夜間輾轉反側。一宵不曾合眼。第二天起來。連早飯也沒有吃。同丫鬟春喜隔着樓窗。淨望街門以外張望。少時車馬紛紛。來的人倒是不少。但是這些人。文君俱都見過。不過是他臨卅縣中的幾家紳衿富戶。老遠的。看着俗氣。就冒有八丈多高。後來程鄭也騎着高頭大馬。前來赴宴。他本是文君的公公。文君前夫在時。他就不曾把這公公放在眼中。時常褒貶他。是看財奴市儈。後來文君大歸。與程家斷絕關係。翁媳兩個。有半年未曾見面。如今文君等候相如。忽然見着他。心中好不氣惱。

卓小姐自聆春喜報佳音。滿腹狐疑不自禁。長夜漫漫難閉眼。清  
晨茶飯也無心。果然是街前走馬佳公子。今日翩翩到我門。可算  
得千里姻緣穿一線。天涯海脚也相親。只恐怕丫鬟妄學紅娘報。  
錯把張冠戴李身。我只得倦倚樓窗勞望眼。但只見馬龍車水亂紛  
紛。這些人衣冠打扮雖華麗。雅骨何常有半根。日影忽忽天過午。  
爲何不見意中人。若說司馬同來到。此輩鄉鄰我見頻。或者貴  
人多忘事。雖然有約不光臨。桃花依舊迎風笑。前度劉郎無處尋。  
萬斛閑愁腸百結。無言脈脈警芳心。

卓文君是萬種閑愁。一腔心事。坐在樓窗之下。專等司馬相如到來。看一看  
是否爲前度望見之人。那知從朝至午。車馬紛紛。來的賓客很多。全是臨印

縣中的鄉紳。俱都會過面的。所以一望而知。內中並沒有司馬相如。後來縣官到了。以爲相如或者與他同來。那知只有一頂轎子。抬着一位縣官王吉。其餘俱是衙役長隨等等。仍然不見司馬相如。文君等的不耐煩了。對春喜說。那個姓司馬的。爲何這般時候。仍不見來。莫非是辭謝了不來赴約。你下樓去探聽探聽。如果不來。我們不犯上在這裏傻等。春喜去了一會。回來笑道。姑娘不用着急。縣官王大老爺。要自己去迎接。再過片刻。一定準到。文君抬頭觀看。果見王吉又上了轎。鳴鑼開道而去。只得耐着性兒。仍在樓窗下等候。少時人喊馬嘶。果見一輛雙套車。內中坐定二人。來至門前。車停住。衆賓客全到門外迎接。二人下了車。文君注目細看。不看猶可。一看見好不歡喜。殺人也。

卓文君望穿秋水心急躁。不見相如赴宴來。叫一聲春喜丫鬟樓下訪。訪一訪爲何不見可憎才。少時春喜登樓報。報道是小姐安心莫掛懷。縣大老爺親速駕。驅車馳馬不徘徊。都亭距此非遙遠。轉瞬當然去復回。小姐聞言心少慰。樓窗倦倚望前街。果然見鳴鑼開道紛紛去。傘扇旂章一字排。文君眺望欣然喜。愁雲慘霧一時開。今天必有佳消息。燕侶鶯儔定可偕。正在神魂飛越際。人聲一片耳邊催。連忙舉目抬頭看。恍見天神下九垓。前度劉郎果今至。姻緣天定莫疑猜。

卓文君的粧樓距荷亭本不甚遠。相如到門之後。衆人如流星捧月一般。陪着他共上荷亭。文君隔着樓窗。却看了。一個畢真。此時心中。自然是特別的

高興。雖然等的工夫很大，到底將意中人等來，隨向春喜笑道：「你這丫頭，到底是一個鬼靈精。你猜到是那裏的人，果然不差。似你這樣得用，我決不虧負你。將來必給你尋一個如意郎君，也叫你一班一配的享盡于飛之樂。也不枉你辛苦了一回。」春喜笑道：「罷罷。小姐的姻事，還是鏡花水月呢。」又向奴才身上許願。這個得何年月日還呀。文君道：「你這丫頭，真不識抬舉。好意思替你籌畫終身，你倒有這許多閑話。」春喜道：「姑娘不要再說了。你快望荷亭上觀看。請看那未過門的姑爺，在那裏高談闊論呢。」文君道：「小鬼頭，你益發說上樣兒來了。嘴雖然罵着，兩隻眼睛早望荷亭上飛過去了。見相如坐在當中，神彩煥發，口如懸河，衆人列坐兩旁，全是聚精會神的聽他一個人大發議論。此時情景，倒也非常好看。」

一自嘉賓臨貺後。樓中喜煞卓文君。叫聲春喜真伶俐。不愧身邊  
得力人。你猜他必是街前馳馬客。容顏果不爽毫分。今朝纔識真  
名姓。前日相思罔費神。你的功勞真不小。風流佳婿代搜尋。他  
年代汝求婚配。也學鶯鶯燕燕新。春喜說小姐婚姻猶未定。鏡花  
水月豈能真。何勞代我求夫婿。且放晴光亭上隣。你看那司馬長  
卿多颯爽。高談雄辯展經綸。文君注目忙觀看。望見荷亭席上珍。  
到底相如無俗韻。恍如一鶴立鷄羣。英姿卓爽神飄逸。不愧梁  
王入幕賓。

文君小姐與春喜丫鬟。彼此在樓窗下聚精會神的瞻望司馬相如。見他不  
僅容貌超羣。神采煥發。並且高談闊論。旁若無人。大有王景略捫虱而談的

氣。安王猛爲東晉時人。三五相如之後。這八道是耳作上。唯聞者幸勿  
膠柱鼓瑟。以後有借用後人典故時。皆可以此類推。」文君心中打算說。此  
人真不愧爲大名士。果然言談舉止。與衆不同。正在思索。勿聽琴韻悠揚。連  
忙舉目觀看。原來是相如在亭上撫琴。文君不覺立起身來。側耳細聽。但覺  
這琴聲激昂慷慨。分明是排洩滿腹的牢騷。文君不覺點頭讚歎道。才人不  
得志。大半全是如此。這琴聲便可代表一切了。又過了一刻。琴聲戛然而止。  
文君此時是耳目並用。精神已竟疲極。隨欵在繡榻上擬待休息一會。然後  
再坐起來觀看。那知歇了沒有一碗茶時。琴聲又悠然而作。文君驀的又坐  
起來。見相如又二次撫琴。不知不覺的又沉心靜氣的聽下去。但覺此次的  
琴聲。與初次大不相同了。



這小姐讚歎相如真名士。言談洒落不尋常。滔滔雄辯無窮盡。四座之人目盡瞠。喜氣盈眉芳心轉。喜的是今朝得遇好夫郎。姻緣天定真非假。催促前夫早早亡。正在神思顛倒際。琴聲盈耳忽洋洋。聲情激越非凡響。似有牢騷滿腹藏。小姐道自古才人多若此。知音不遇自骯髒。少時琴韻戛然止。倦倚羅幃暗忖量。刻骨相思難久耐。不知何日作鴛鴦。魂靈飛到雲霄外。又被琴聲送入腔。無限深情無限意。隨風送到美人房。纏綿悱惻餘音孌。沁入心脾不可當。

第八回 役 媒

上一回相如鼓琴挑動文君的心思。彼此二人雖未見面互通款洽。但借這

夢。已將兩方發誓的小册。互相信定。方無形之中。早經融成一片。及至相如告辭回轉都亭。自以爲第一步的手續已經作到。專等候有何佳音。過了兩天。尙未見有何動靜。只得守候着連門也不會出。這一天吃過早飯。忽見趙乙進來說。回老爺的話。外邊有一個叫王祿的。年紀有五十多歲。說是老爺的舊僕。特來請安。真見相如一聽。倒覺着很可詫異。說王祿不見。已經有三四年了。今天爲何在這裏發現。口前據盟兄王吉說。他九死一生。必爲強盜所害。這樣看起來。他還活在世間。這事也就蹊蹺的狠了。一面想着。一面吩咐趙乙。將他喚進來。少時引進一個人來。相如舉目細看。果然是王祿。但見他鬚髮蒼白。比前三年見老得狠。王祿進來。一見相如。便跪伏在地下。放聲大哭。相如也不覺悽然下淚。忙用手將他扶起。主僕二人。悲喜交集。這纔

問他已往從前的事。王祿自不免哭訴一番。

主僕分離三四載。不期今日又相逢。長卿晤面心酸楚。王祿低頭  
淚滿襟。離合悲歡難預定。恍如夜夢入三更。相如吩咐休行禮。  
你且平身訴苦衷。一別三年無踪跡。時時勞我夢魂縈。我說你途  
中不幸逢危險。大盜劫財一命傾。我說你飢飽風霜得了病。店中  
喪却命殘生。要不然爲何一去無音信。好似飛鴻入渺冥。前日曾  
與王君會。也曾提你入談鋒。據他說成都路上多強盜。一定斯人  
赴鬼程。不料今朝得會面。死生有命在天公。從前已往詳陳訴。  
莫使我滿腹狐疑悶不清。

王祿哭訴道。奴才自從別了主人。帶着金銀禮物。夠奔成都。不料行至臨邛。

地方前不着村。後不着店。太陽已竟西沉。奴才緊加一鞭。想要趕過山前。投一個住宿所在。不料正在行走。忽從林中出來一夥強盜。把我攔住。要買路金錢。我自言身上無錢。求他們釋放。那知這一夥狠賊。全都不論。從我身上。將金銀搜去。將行李馬匹也都劫去。還要扒我的衣服。百般哀求。如何肯依。高低將大衣服全都扒淨。還不肯饒。奴才的性命。抽出刀來。照定脖項。就是一刀。是我躲閃的快。僅僅砍在肩臂上。不曾傷了性命。奴才躺在地下裝死。他們纔走了。俟等他們走遠。我這纔喊嚷救命。也是命不該絕。這一天恰赶上程卓二員外。在山前行圍打獵。聽見喊叫之聲。便尋踪而至。將奴才救起來。帶回家去。奴才未敢說出真情。恐怕牽連了少爺。說你一個遊幕的官。那裏來的這許多金錢。因此說是從西京來的客商。多虧卓員外將我收下。作

了一名隨身的僕役。那卓員外待奴才却是十分好也。

卓員外山前搭救奴才命。真乃重生父母恩。先將傷痕療治好。解衣推食恤勞人。他說道你今飄泊無投止。暫在吾家寄此身。自古知恩當報德。執鞭隨蹻也甘心。寒來暑往三年過。眺望梁園淚滿襟。少爺待我多恩厚。主僕分離感不禁。令尹王公初到任。有心尋訪愧失金。主人遷往都亭日。不肖奴才也耳聞。久欲叩安求一面。中懷輾轉愧前塵。如今探得佳消息。偷到都亭仔細陳。老僕王祿將自己遇難的情形。並王孫待他的恩惠。及後來知道主人在臨叩。自己慚愧不敢前來見面。種種的難處。全對相如說知。還怕相如不肯相信。又將衣服脫下。袒臂以示傷痕。臂上果有一道刀痕。相如道。你這人太小

心了。你我主僕乃是患難之交。豈有不相信道理。你快快穿上衣服。今日久別重逢。倒要細談衷曲。王祿將衣服穿好。相如笑道。你方纔說有甚麼佳消息。我倒得聽一聽。是否與我意中期望的不謀而合。王祿用眼望左右看。相如隨吩咐趙乙等幾個人退出屋外。王祿方纔低聲道。奴才今日來是打聽主人這三年中曾否娶過夫人。主人必要據實的答復。奴才這個問詞。然後纔能量度這消息可說不可說。相如歎了一口氣道。這事瞞得別人。還能瞞得你麼。想當初老主人在世的時候。爲這事生了多少回氣。我後來入了仕途。四海飄泊。無以爲家。雖與你相別四年。到如今還是孤身一人。娶妻之事。談何容易呢。

相如未語先長歎。叫一聲義僕王哥聽我言。你問婚姻曾定否。五

中感慨一時添。雙親在日爲求耦。方命難承堂上歡。你也曾萬語  
千言相解勸。我心匪石轉回難。後來仕宦長安道。薄俸微糈度日  
艱。隨駕遊梁纔入幕。立時差你返家園。自從分袂離羣日。屈指  
於今已四年。斷梗飄萍無定所。何心家室覓姻緣。也是我眼光不  
定心高遠。立志須尋才貌全。似水流年容易過。如花美眷幾時圓。  
王祿道據奴才測度。主人一定未婚。因爲你素日選擇太苛。所以纔蹭蹬到  
現在。如今恰有一門姻緣。真可稱天生配定。非主人也不能偶此才女。非此  
才女也不稱爲主人之妻。不愧藍田雙玉。在前幾日這位小姐。命丫鬟春喜  
傳話。說是在大街上看見一位青年。怎樣儒雅。怎樣俊俏。派奴才在暗地裏  
尋訪。彼時奴才便料到一定是主人。不料昨日員外請客。主人前去赴宴。奴

不在時。却見三人的風采。益發變化。從前當日。晚間。果然看喜。傳言。說小姐那日所見的。就是今日之司馬老爺。此時奴才將計就計。便吐露真情。說這位司馬老爺。是我的舊主人。小姐聽說。心中十分高興。隨叫丫鬟傳言。派奴才親身到都亭。打聽主人曾否定過婚姻。打聽明白了。快快復命。奴才本來時刻想念主人。不敢遽來叩見。如今得了這個機會。連一時也沒敢停。即刻跑來。一者得遂我拜見恩主的誠心。二者借此爲主人成全美事。倘他日得爲連理。也不枉奴才奔走一場。

奴才此次到都亭。喜事真如降九重。小姐才華高詠絮。風流倩影似驚鴻。卓公膝下二公子。秀氣偏鍾閨閣中。一顆珍珠擎掌上。門楣有女喜重重。念年待字深閨內。遠近求婚總未應。只有程家



金過斗。男婚女嫁兩心同。那知夫婿偏夭折。雨打新花葉隕風。  
黃鶻失羣鴛折翼。佳人喪偶恨難窮。至今仍返家庭內。美玉深藏  
價未逢。俗客風才難入眼。街前幸遇主人翁。昨朝赴宴纔知曉。  
司馬長卿姓字馨。但怕有人先入主。白頭之約恐難成。

其實司馬相如胸中早有成見。他從店中遷至都亭之時。與縣官王吉秘密商量的。就是這一件事。上回彈詞已經隱含着洩露春光。料想看彈詞的諸君。還應記得。其間曲曲折折。全是故意設的圈套。好求這淑女爲妻。卓王孫眼皮太淺。竟自爲人所愚。女兒文君初見相如時。便存了十分愛慕之心。後來相如赴宴。在樓上竊視。又聽這一曲瑤琴。明明是鳳求凰的意思。文君心裏益發認定了相如。是有意於他。自己也相中了這樣人材。一定終身可託。

六道才疑。不敢遽然決定的。是恐怕相如已經娶過妻自己怎甘與人作妾。思前想後。總是委曲不下。偏偏此時老家人王升。即是上文所說的王祿。暗中告訴春喜。說這位司馬老爺。就是我的恩主。我在他家服役三十年。一切底細。無不知曉。回憶三年以前。他還是單身未曾娶妻。如今在臨印閒住。大約必無室家。春喜告知文君。文君喜出望外。遂派王祿前去訪問。至下午王祿回來。小姐吩咐快叫他進來。我有話要當面問的。

王祿都亭相問訊。閨中盼煞卓文君。此番婚約猶難定。成否全憑他一言。倘然要中饋有人諧連理。芳心枉自費熬煎。倘然要寫羅尙未翳松栢。不枉樽梅待至今。若說無緣同好夢。前朝何故晤斯人。若說有緣堪偕老。未見王升送好音。眼看從朝盼至午。樓窗

空倚望閒雲。少時春喜忽忽入。說道是老僕王升已到門。小姐聞言開笑口。快來見我莫沉吟。但見那王升滿面皆春色。未語先知喜氣臨。

春喜在前面引路。王升在後面跟隨。二人進了樓房。王祿見小姐坐在繡榻上。兩隻眼望着他。是急待回話的樣子。連忙恭恭敬敬的請過晚安。在一旁垂手侍立。小姐道。你今天辛苦了。王祿道。奴才理應効勞。小姐這樣說如何。担當得起。小姐又問道。你到底打聽得怎樣。王祿道。特來與小姐道喜。我那司馬老爺。到如今天涯淪落。還是孤身一人。不但未曾娶親。甚至連婚姻一事。尚無人替他提及。文君一聽。不覺立起身來。又親切問道。你這話可當真麼。王祿笑道。奴才天大膽子。也不敢欺蒙小姐。春喜在旁邊不覺插言道。天

下真真有這樣巧的事。我們小姐。想要尋一位如意郎君。就有這位司馬老爺。在臨印寄居不去。我們小姐怕他有了家室。他居然就未曾娶親。這真是月下老兒用紅繩拴好了的。所謂千里姻緣一線穿。這話真真不假。文君喝道。你這丫頭那裏有這些迷信話。還不快快住口。又問王祿道。你可曾將這番意思達過去麼。王祿道。小姐不要忙。容奴才細細告稟。

奴才親至都亭下。面見家爺仔細陳。我問他三載風塵空僕僕。齊眉舉案果何人。他說飄泊無家室。淑女窈窕何處尋。我言此事天緣巧。名門有女字文君。藍田有玉真佳耦。才子佳人信不羣。自古有緣終會遇。主人幸福海般深。這門親事如相左。只怕走遍天涯枉費神。家主聞知心喜悅。他要託縣尊王吉作嘉賓。執柯伐木

爲求友。好結絲蘿百歲親。今日奴才先預賀。賀的是雲車百輛早盈門。

### 第九回 拒婚

話說老僕王祿把見相如的情形對文君詳述一番。文君聽說他尙本婚娶。芳心如土委地。以爲這門親事萬無不諧之理。便賞了王祿四兩紋銀。又吩咐他得便再去謁見相如。請他早早託過媒人來。向自己父母求婚。這門親事便算是千妥萬妥。絕不至有甚麼阻擋。王祿謝賞下去。不敢怠慢。第二天又去見相如。陳述一切。相如說我曉得了。你回去稟覆小姐。就說我主人在風塵僕僕之中。竟得遇着一位巾幗的知己。心中着實感激。請小姐但放寬心。我明天便託王令尹前去提親。大約百年之好。指日可諧。我雖係一介儒

生不守那迂腐的舊道德。難得小姐有如此才貌。還有如此巨眼。他雖係再醮之婦。我絕不以此爲嫌。你回去要善爲說詞。將來好事成就。你仍可隨過來伺候我夫妻。此時却不可擅動也。

相如聞信心歡暢。含笑開言喚僕人。我飄泊天涯四五載。窮途潦倒少知音。你家小姐垂青睞。一曲瑤琴結夙因。命你暗地通音問。都亭兩次往來頻。美人巨眼真難得。愧煞朝廷衆大臣。你青鳥傳書詳細稟。就說我相如感激海般深。明朝縣署求媒妁。代作冰人往議親。紅葉題詩天作合。白頭偕老敬如賓。我雖係初婚他再醮。知己相逢全不論。一邊是落魄才人方求偶。一邊是窈窕淑女正懷春。標梅待嫁逢吉士。桃葉于歸恰及今。你待我夫妻諧連理。

仍然執役返家門。

主祿一一答應了。然後辭別相如。仍回卓王孫家。暫且按下不提。再說相如第二天。親身到縣署拜訪王吉。告知卓文君遣派王祿暗通款洽的情形。王吉掀髯大笑道。果然不出愚兄所料。這作伐的責任。我是義不容辭。但其中仍有兩種難處。不能不事前慮及。第一種難處。你不要看卓王孫對於你禮貌有加。其實他的爲人專重金銀勢力。不重人品學問。前次請你赴宴。不過是借你的引線。好結交官長。其實醉翁之意不在酒。如今要正式求婚。只怕他未必能慨然允許。第二種難處。文君原嫁與程家。那程家也是本地的鄉紳。又兼程鄭的爲人極其守舊。他這兒媳婦雖然回歸母家。到底再嫁之時。他也必要出頭干涉。難免阻力橫生。所以我這媒人。不敢十拿九穩的一說。

準成。只好盡人事聽天命。你千萬不可心急。必有舉案齊眉之日也。

婚姻自古由天定。才子佳人信有之。那文君四德兼全稱淑女。你

相如萬言倚馬古來稀。本當白首成連理。爭奈王孫性太奇。大腹

皤皤專好利。黃金能使眼迷離。你縱然錦心繡口全無用。玉貌青

年總不宜。惟有多財能致富。東牀有分去毋遲。你今困守都亭下。

落魄窮途運不齊。時乖未遂男兒願。才高難入俗人機。况兼程

鄭多迂腐。再醮當然不主持。此事成否真難定。我只得蓮花粲舌

善爲詞。

臨卽縣尹王吉。本想要成全相如的好事。費了千方百計。居然使相如得進  
卓府家門。一曲瑤琴。居然引動那才貌雙全的文君。枉禮先施。要與相如定



百年之好。這件事總算得十分順利了。及至相如求他作媒。去向卓王孫正式求婚。王吉反倒躊躇起來。也並非是他推脫。實因卓王孫是一個守財虜。未必肯將女兒給一位窮途落魄的書生。又兼有程鄭的關係。那程鄭又是一個守舊鬼。也未必肯放兒婦再嫁。有這兩個難題。所以王吉不敢遽然應允。相如託之至再。次日午後。便坐轎到卓家來。王孫聽見縣尹惠臨。那有不歡迎之禮。隨拱至客廳。遜至首席。自己親手捧茶。恭恭敬敬的與王吉周旋。低聲下氣的笑道。老父台光臨茅舍。足使蓬華生輝。但不知有何見教之處。請賜示知。晚生必當遵命照辦。王吉笑道。無事也不敢擅造檀府。今天是一件天大的喜事。來與老哥商酌。請你不要忙。聽我細細的道來。

今日天氣晴明人意好。特來造府共歡談。也是那良緣天定真非假。

言氣重。重如鳳鸞。出道名門。生沐女。明珠一顆。掌中懸。藍田種  
玉宜求偶。快婿乘龍不羨仙。因此下官來作伐。真真天賜好姻緣。  
論根柢錦官城外傳家世。萬顆桑麻百頃田。論官階隨駕趨朝充  
侍衛。殿中執戟列前班。論才華梁王幕裏蒙恩寵。倚馬揮毫有萬  
言。論年貌肚似大鵬初展翼。嬌如玉樹臨風前。這門親事如停妥。  
喜溢門楣佳話傳。

王吉絮絮叨叨的說了半天。却始終不曾提出相如的姓名來。卓王孫不待  
他說完。早已恍然了悟。便笑答道。老父台爲小女作伐。厚誼隆情。晚生感激  
得很。但是你所說這人。是否即爲司高相如。王吉鼓掌大笑道。老先生可稱  
神猜。錯非司馬相如。別人誰敢當得這許多攷語。說完了。便用眼朝着王孫

臉上望。心想他聽見相如二字。一定要現出歡喜的神氣來。然後慨然應允。庶不辜負這求婚的來意。那知王孫聽完了。却板着臉。半晌未有答詞。反把王吉木在那裏。沈吟了片刻。方纔答道。老父台所說的相如。可就是上回晚生請客時到寒舍來的那一位先生麼。王吉應道。正是。卓王孫道。那相如先生住家在成都。爲何要在這裏說親。難道他那樣富貴。在桑梓間還沒有人把女兒配他麼。王吉被這一問。突然間倒想不出答詞來。遲了一刻。纔笑道。以相如之才名家世。豈可與俗女爲婚。實因與府上門當戶對。才貌相同。所以小弟纔來作伐。王孫道。既然如此。請父台聽晚生細稟。

老父台今日登門來作伐。雅誼隆情感激深。本當敬謹遵台命。難題種種待思論。頭一宗老牛舐犢憐嬌女。遠嫁他鄉不願聞。第二

宗此女嫁後成新寡。再醮准否在程門。第三宗晚生有子皆豚犬。家政尤須此女親。第四宗司馬在朝爲顯宦。齊大非偶怎聯姻。這般快婿真佳選。論理應成晉與秦。只有阻擋難結合。徒呼負負愧難禁。明朝程鄭如相見。此事仍當婉轉陳。倘得前途容再嫁。從長計議候佳音。紅繩繫足皆前定。或作同牀共枕人。深感玉成難拜命。父台千萬莫含嗔。

王吉高高興興的來說親。不料竟碰了卓王孫一個釘子。心說果不出我所料。雖然有些不樂意。到底兒女大事。也不能勉強人家。隨笑答道。你老哥既不十分樂意。兄弟也不便強聒。但是方纔你會說與程兄商酌。倘如他不從中作梗。這件事是否還有商量的餘地。王孫略一沈吟答道。此事如做親家

不作梗。晚生倒沒有甚麼。不過賤內那一面。總要得他的同意。常言男婚女作主。女嫁娘當家。他果然贊成。我又何必固執呢。王吉見他推到老婆身上。知道他毫無誠意。也不便再說了。隨告辭回衙。暫且不表。再說王孫回至內宅。見他那夫人。正同女兒文君在一處閒談。便笑着對他母女道。天下事真是無奇不有。你們猜。今天縣官是作甚麼來了。夫人道。莫非尋你來閒談。王孫道。他那有工夫閒談。是特特的來給文君保親。就是那天在咱家鼓琴的司馬相如。我的女兒。豈肯給一個外鄉沒有準家業的人。他雖說作官。到底誰看見來着。我尊敬他。也不過爲他是縣官的好友。想借着他的引線。就中取事。誰知他們竟自認起真來了。你說可笑不可笑呢。卓王孫纔說完。只見文君立起身來。向他父親說道。

夫倫啊你撫育孩兒二十春。愛憐真似掌中珍。襁抱之時延媒姆。學齡已及詣西賓。臨文作賦稱多藝。握算持籌不讓人。脂粉隊中堪自負。鬚眉見我也逡巡。本當慎選求佳耦。不料于歸程氏門。雖說黃金齊北斗。紈袴子弟作夫君。又兼中道遭天折。勞燕於今兩處分。大歸以後逾寒暑。自憐薄命不逢辰。栢舟之節非兒願。再嫁之權在我身。令尹提親非作耍。相如才調本無倫。黃金有價文無價。莫作窮途落魄論。

卓王孫拒婚之後。自鳴得意。萬沒料到文君說出這一套言詞。猛然聽去。始而怵。繼而惱怒。不覺憤然作色。一拍棹子。喝道。我把你這不知好歹無恥的丫頭。當著爹娘面前。竟會說出這樣話來。你難道也不愧怍麼。自古男婚女

嫁。全是由父母作主。幾曾見自己本人出頭挑選。說短說長。竟把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一筆抹煞。試問世界之上。有你這樣不守禮法。不知羞愧的丫頭麼。常言嫁雞隨雞。嫁犬隨犬。既然爹娘將你給了程家。無論如何。你也得要認命。甚麼叫執袴子弟。難道他不是你的丈夫麼。他早死晚死。與作爹娘的甚麼相干。難道我願意他早死麼。你要知道。自古婦人從一而終。纔是正理。他死了沒有一年。你就想改嫁。請問世界上有這樣無情的人麼。我今天實對你說。要想再嫁。勢比登天還難。不要說司馬相如。就是比他強十倍百倍的。我不許你嫁他。大約你也無法子可想。沒料到養你這大。竟敢違抗父命。真真豈有此理啊。真真豈有此理。

王孫拍案高聲叫。叫一聲無恥丫頭聽我言。自古婚嫁遵親命。何

人自己敢操權。想當初千挑萬選吾心碎。纔與程門結夙緣。那程家白玉爲堂金作馬。珠光寶氣幻雲烟。滿幅氍毹紅鋪地。無邊阡陌碧連天。那程郎雖非常世知名士。風度翩翩勝似仙。常言道嫁雞隨雞犬隨犬。膏粱紈袴你休嫌。壽夭修短皆由命。父母何能預算焉。無恥丫頭怨父母。面皮弗要口胡談。我今告你絕情話。想嫁相如難上難。從此深閨壓金線。替夫守節盡餘年。

### 第十回 幽期

卓王孫大發雷霆。將自己心愛的女兒申飭了一頓。文君自有生以來。從未受過父親這樣的教訓。如今當着一羣丫鬟僕婦。說出這般話來。又是羞又是氣。登時柳眉直豎。粉面焦黃。有心要發作幾句。又碍父女的禮法。恐怕被



人笑談說自己因爲要嫁人。連父命全不遵了。才心忍而去了。實不忍耐不住。隨冷笑了兩聲。說爹爹生養教育。無論說甚麼。自然全得依從。但是孩兒並非未出閣的閨女。當初嫁與程家。已竟是一誤於前。如今豈可再誤於後。常言初婚由父母。再婚由自己。孩兒看司馬相如可托終身。所以才敢與議。父親縱不贊成。也可以和平訓示。何必動這大氣呢。難道說嫁他就算嫁了他不成。王孫聽了。氣益發撞上來。隨也冷笑答道。甚麼叫再婚由自己。我全不懂。你若要嫁相如。自管去嫁。以後我沒有你這女兒。你也沒有我這父親。絕情斷義。免得叫人恥笑我生你這不肖的女兒。夫人趙氏見他父女越說越急。只得代爲解和。說道。

你父女平心靜氣休爭論。此事還須仔細斟。夫婦一倫關係重。白

頭偕老要終身。常言娶聘宜詳慎。莫論當時富與貧。容貌既佳還  
尙德。才名雖好品宜敦。程家誤我親生女。短命夫郎早斷魂。以  
後嫁夫應慎選。豈能再誤女文君。相如前此來筵宴。老婦偷觀甚  
喜欣。風度英多真可羨。言談卓榮冠同羣。此人日後終須貴。有  
女何妨聯晉秦。大好婚姻偏錯過。你爭我吵亂紛紛。我今勸你休  
迂執。早定佳期傳喜音。

文君的母親趙氏說了這一片話。算是給他父女解了圍。王孫心中雖不樂  
意。但碍於老夫妻的面上。也不好再說甚麼。堵氣到外邊書房去了。文君見  
他父親已走。便向老母撒嬌。哭着求答應這門親事。趙氏道。我兒你難道不  
知你爹爹那宗脾氣。他不樂意的事。誰能作得主。你暫且回房。此事自好暫

行。王祿道：「王祿去。王祿可引到樓上。與家裏客必有義。家裏客首。可不將王祿叫來。問他有甚麼主意。」文君點頭。少時王祿來了。垂手侍立。文君將方才的情形。對他說知。王祿繙眉回道：「既然老主人不樂意此事。可有些棘手。容奴才去見司馬爺。他是有學問有見識的人。或者可有甚麼轉圜之策。」文君道：「既然如此。你可速去速回。」王祿來至都亭。此時已走熟了。也無須稟報。便一直直到內室來尋相如。相如正在屋中悶坐。見王祿進來。自以為有甚麼喜音。立時面上堆歡。問他親事如何。王祿道：「主人且不要忙。奴才細細稟報。」

縣太爺今早登門親作伐。紅繩擬結並頭蓮。好言催得天花落。家  
主聞之意惘然。答道舍間多少事。全須借重女嬋娟。勢難遠嫁他  
鄉客。怎與長卿結鳳鸞。更有一宗難自主。程門迎娶在從前。雖

然利義重求俸。卦性君翁暗阻攔。纔將冰人辭謝去。家庭會議鬧喧闐。主人說婚嫁須遵父母命。小姐說重婚再醮我操權。夫人勸解空饒舌。欲使回心難上難。專制家庭真可恨。一誤再誤怎能堪。

好事難諧休固執。願公子另尋佳耦莫高攀。

在王祿的意思。想這門親事。既然阻力橫生。不易成就。何必勉強去求。况少主人司馬相如。以蓋世才名。何患說不出媳婦來。故此將當日的情形。述說完了。又攛掇相如另想他法。不必再妄想高攀。那知相如早已有了成算。待王祿說完。說你暫且下去。同趙乙等一處用飯。俟等吃過飯。再到我屋中來。我有事叫你去辦。王祿答應下來。同趙乙等去吃晚飯。這裏司馬相如取過紙筆來。寫了一封情書。寫好了嚴密的封固起來。然後在信皮上寫道。面呈

卓文君小姐芳啟。隨吩咐將王祿叫進來。又將左右的侍從人俱都屏退。這才將書取出。交與王祿。囑咐道。這封信你携回卓家。要面交文君小姐。他如果。有甚麼書信。你千萬不要遲延。再秘密的給我送來。要緊要緊。王祿低聲答應了一聲。是。然後退出去。趕緊回家。此時已有定更時分。丫鬟春喜尙在樓下候他。老家人王熾隨他上樓。小姐愁鎖眉尖。在燈下看書。見王祿進來。隨問他所事如何。王祿將書信呈上。小姐連忙拆開。在燈下觀看。只見上面寫道。

草莽相如端肅拜。拜致文君小姐前。淑德芳名心慕久。不嫌冒昧敢陳言。念卑人青年也有凌雲志。十載寒窗伴簡編。曾在梁園充幕客。一枝彩筆冠同班。賢王不幸遭疑謗。遣散才人各北南。斷

梗飄萍無定所。都亭臥病少人憐。前番尊肯問奎子。一由名譽下  
肺肝。小姐憐才通問訊。知音得遇是前緣。偷能不棄窮途客。願  
作鴛鴦豈羨仙。面懇王公來作伐。反教好事起波瀾。卑人得信深  
焦灼。輾轉思維飯未餐。小姐高明希指示。好將一紙解愁顏。  
文君看完書信。默然不語。沉吟了許久工夫。一抬頭見王祿尙在旁邊侍立。  
隨笑道。你辛苦了。先下樓去安息。俟等明天叫你再來。王祿答應了一聲。便  
下樓去了。春喜等王祿下樓後。問文君道。方才這書信。可是司馬姑爺送來  
的麼。這一句話。把文君也招笑了。啐他一口道。胡說。那裏來的甚麼姑爺。你  
又胡認起親來了。春喜道。小姐何必撇清。難道你心裏不樂意我稱呼他姑  
爺麼。文君道。你這丫頭實在刁鑽古怪。可真真留不得了。明天我便將你遣

嫁。免得嘔氣。春喜道。小姐不用借他人酒杯。澆自己塊壘。婢子替你出個主意。一定鮮明。說罷便附在文君耳邊。如此這般的說了一遍。文君歎道。此事也只好如此。要不然也沒有別的主意可想。隨密密的寫了一封信。第二天一早便將王祿叫上來。囑咐他面交司馬長卿。王祿得信。急忙又奔都亭。見了相如。雙手呈上。相如得着文君的手書。直彷彿獲了奇珍異寶。忙接過來。見上寫面呈司馬長卿玉展。隨拆開仔細觀看道。

兩地相思難會晤。謹將一束寄長卿。錦雲一朵勞頒賜。如得珍珠掌上擎。字字芳馨霏玉屑。行行婉轉訴腸衷。君心有信豚魚格。妾意常堅金石盟。可惜家庭專制苦。膏粱夫婿誤生平。中途夭折拋吾去。鏡裏孤鸞怎和〔去聲〕鳴。困守深閨逾一載。衾寒如鐵伴

瓜燈。前朝文飾臨行。一日我輩重我情。鎮望縣尊來作伐。齊  
眉舉案證今生。那知老父難同調。好事中途又變更。寄語賢君多  
注意。妾身今夜到都亭。明朝共赴成都路。白首之盟在此行。  
相如看完了覆信。心中暗自思忖。說這卓文君。真可稱是奇女子了。既有那  
般巨眼。又有這樣膽識。我相如何幸而得此人爲妻。但看此書來意。是明說  
今夜晚間要來都亭。與我一同逃走。這私奔的勾當。古人也多作過。雖然是  
得罪名教的事。但出於不得已。也想不出別的法子來。無奈有一節。此事第  
一得要機密。倘要走漏消息。難免畫虎不成。反類犬了。想到此間。隨秘密的  
告訴王祿。臨時應當怎樣辦法。王祿會意。相如又寫了一封密信。交付他面  
呈文君小姐。王祿持信去了。便又喚過趙乙來。叫他如此這般的預備。趙乙



便去預備一切。暫且不提。再說王祿回去。見了文君。將信呈上。文君看過了。知道王祿是相如的心腹。便也不避他。與他暗暗商議一切手續。俱都商議停妥。王祿下去。依計而行。這裏小姐文君。吩咐春喜。趕緊幫着收拾一切。好在他主僕住的是樓房。輕易沒人上來。文君便放心大膽的指揮春喜。所有各箱籠。俱都打開。檢選各種值錢的金珠首飾。及一切細軟之物。這全是文君初嫁時候。王孫賠他的粧奩。後來因守寡回家。仍然帶回。喜春一邊檢點。文君一邊囑咐道。

春喜啊。你抖擻精神。勤點選。今宵一刻值千金。想當初于歸程氏多榮盛。百兩盈門燦似雲。那時候父母愛憐多厚贈。粧奩樣樣簇生新。金盤玉鏡宗宗備。翠鳳銀翹對對陳。到如今笥內衣裳無意着。

符口銀釘久封唇。可憐誰的爲容悅。孤另真成自主身。本願爹娘擇快婿。只因專制碍難遵。今宵同赴都亭下。密約幽期慚愧深。且與相如謀偕老。烏能擇木是良禽。你今檢點箱籠裏。細軟金珠仔細尋。此物皆爲吾自有。爹娘賙贈女兒身。携來好助窮途客。那長卿啊也未必是腰纏富有人。

第十一回 旋里

却說王祿下樓後。沽了二斤美酒。備了幾樣菜蔬。將看門老家人孫順請到自己屋中。笑道。今天閒暇無事。小弟特備一點酒菜。與老哥暢飲談心。那孫順本是一名酒鬼。自要看見酒。連性命全可以不要。今見王祿備酒請他。歡喜的直跳起來。說大哥這樣厚賜。叫小弟怎樣酬謝你。我可依實了。說罷便

自己伸手溫酒擦杯。倒先給王祿斟了一盅。然後自己便大喝特喝。也不用主人讓。一邊喝一邊與王祿亂談。一個是有心。一個是無意。王祿是有心灌他。他便讚美他的酒量好。孫順益發得意。左一杯右一盞。倏時間便喝得玉山傾倒。東躺西歪。此時孫順的舌頭已經短了。手裏還把着酒杯。期期艾艾的說道。大哥不是咱哥兒們吹牛。要講喝酒。誰也不成。王祿道。那是自然。今天你索性放開量。痛痛快快的喝一回。現在夜間也沒人出入。你要喝醉了。自管把鑰匙交給我。主人有甚麼事。我替你支應一切。孫順道。那那敢自自好。我這就交交給你。說着將鑰匙掏出來交與王祿。王祿接過去又敬了他三盅。孫順尙未喝完。身子一歪。早已溜在地下了。

老家人暗中設下牢籠計。美酒嘉穀是陷阱。孫順無知貪口腹。開

懷暢飲樂融融。少時王祿開言道。叫道門公仔細聽。你我今宵談  
肺腹。會須痛飲到三更。縱然博得醅酏醉。夜靜無人在外行。鎖  
鑰交吾權執掌。主人查考我担承。可憐孫順多昏曠。醅酒當前職  
事輕。筦鑰交人仍再飲。玉山傾倒醉難醒。此時王祿將燈熄。潛  
至園門走一程。星月當空寒有影。家僮安睡靜無聲。徘徊門下聽  
聲息。靜候雲車到此迎。春喜下樓來問訊。何時結伴到都亭。  
王祿將孫順灌醉之後。自己偷偷的到院中巡視一番。見各屋的燈。全都息  
了。靜悄悄的鴉雀無聲。仰起頭來。惟見滿天星斗。本來這後花園中。只有丫  
鬟小姐在樓上居住。其餘幾個年老的夫役。有澆花的。有看門的。有飼養禽  
鳥的。特派王祿爲這幾個人的首領。當日夜間。孫順到王祿屋中來飲酒。其

餘當的。但是閃著。每逢掌燈以後。全都安息了。如今孫胤已酉。只乘了王祿一個人。他與相如約定。在夜間三更時分。套車到花園後門迎接文君小姐。此時天已有三更。丫鬟春喜已打好了一隻軟箱。所有金珠細軟。及衣服首飾之類。俱都包裹停妥。暗暗的與王祿抬至樓下。又運至門旁。文君已改了男子裝束。頭戴文生巾。身穿箭袖外罩繡花大氅。足登粉底官靴。春喜也改成書僮打扮。文君又寫了一封辭別父母的書信。放在棹上。然後淨等相如的車來。以便一同逃走。此時春喜同王祿因爲等車不來。急的在院中亂轉。側耳細聽。覺得遠遠的有轆轤之聲。王祿急忙輕輕的開開門。向遠處張望。果然是相如親迎的車來也。

這時候繁星萬點光微漾。

露結爲霜夜氣寒。

窗外殘蕉風作響。

中老鶴靜無喧。家人王祿樓前望。春喜低聲喚至前。說道是行李箱籠均備好。咱二人偷偷抬運出花園。軟箱抬至園門首。好待車來便運遷。此時樓上佳人裝束改。已將翠袖換藍衫。家庭專制真無奈。暗別雙親泣涕漣。一紙辭書忙繕就。感恩謝罪兩難言。夫榮妻貴成虛語。再到家門也汗顏。眼見三更三點過。雲車未至望眼穿。偷然負約相欺誑。一片真心化作烟。主僕皇皇如望歲。忽覺得車聲轆轤耳邊傳。

王祿聽見遠遠的有車聲。便開開後園門等候。不大工夫。車已來至門前。車沿上坐的就是司馬相如。見了王祿。便跳下來悄悄的對他說道。你快去回稟文君小姐。就說司馬相如親自駕車來迎。請他速速登車。我們好連夜趕

路。王祿進去，先將軟箱提出來，放在車內，然後稟知文君。文君與春喜一同出來。相如深深作揖，說小生自己駕車來行親迎之禮，望小姐不棄，同奔前程。你我白首之盟，即以今夜爲始。小姐此時已換了男粧，也只好作揖還禮。王祿道：現在不是講話的時候，請小姐上車。趕緊趕出西門。這一夜工夫，能行四五十里。自要出了臨卽境，就不怕了。文君坐在車內，春喜坐在當中。相如跨上車沿，趕車的一搖鞭子，車便開下去了。王祿仍回園中，將燈吹熄，將門帶上。然後纔追趕下來，一直追出西門。見道傍兩輛車在那裏候着。原來趙乙預先趕着一輛專拉相如的行囊包裹。在西門外候着。這是與縣官王吉定好了的計策。所以西門不關，專待他們走後，方才上鎖。此時一共兩輛車。司馬相如同王祿坐一輛，是趙乙趕着。文君同春喜坐一輛車，是一名老

趕車的韓義趕着韓義原是王吉派去伺候相如的。此時主僕男女。一共六人。緊加一鞭。便一直奔成都大路去了。

真正是有緣千里來相會。無緣對面不相逢。相如他臨卬臥病更寒暑。落魄才人途路窮。幸遇良朋來救助。輕裘肥馬寓都亭。暗暗定計求佳耦。晃動王孫墮術中。從此針兒將線引。求凰一曲動心旌。可恨那賈人重利輕才士。大好婚姻拒未應。文君他飽受家庭專制苦。一生幸福付東風。佳人自爲終身計。一紙偷將情愫通。今夜晚打破玉籠飛彩鳳。頓開金鎖走蛟龍。披星戴月忽忽去。西奔陽關走一程。主僕六人同結伴。雲車兩輛去無踪。鞭梢直指成都路。遠望家鄉雲樹蒙。



主僕六人。連夜趕路。從三更後直走到明。已竟出了臨卽境界。趕到一個鎮上。相如怕文君等勞苦。叫王祿去尋客店。暫且打尖休息一時再走。王祿尋了一家店房。名喚三星店。將車輛趕進店中。夥計張羅一切。引至後院上房。十分乾淨。湖上茶來。又預備早飯。此時相如同文君。假裝是昆仲。相如呼他爲弟。他呼相如爲兄。春喜作爲伺候他弟兄的書僮。店中的東夥。見此弟兄二人。莫不嘖嘖稱羨。在背地裏向王祿打聽。說這是誰家的公子。雖得弟兄二人。全生得這般齊整。連書僮也俊俏風流。真不愧大家風度。王祿道。這是成都司馬員外的二位公子。長公子相如。在梁王駕前充任文學侍從之臣。次公子文如。在長安充任五經博士。現在弟兄兩個。告假回籍。長公子完姻。次公子也隨着走一湯。你這草茅小店。今日接着這樣客官。真乃榮幸已極。

月更盡。自然更料夕。月才會。已具。相如復吩咐。套車趕路。此時文君對相如說。我既從君遠行。願彼此在一個車中。共話家常。藉慰長途之寂寞。相如點頭應許。說如此甚好。少時車已套齊。相如吩咐王祿。趙乙。韓義。共乘一車。自己同文君春喜。共乘一車。他手執皮鞭。便居然作了一名御者。在路上與那傾城傾國的文君。便開了談判。

朝餐用罷。休停滯。又駕雲車。賦遠征。名士今朝親執御。鞭絲一縷手中擎。佳人穩坐車廂內。輕啟硃唇問一聲。說道是果然名下無虛士。多才多藝令人驚。王良善御堪相比。範我馳驅在此行。司馬長卿說過。御居六藝。怎能輕。古來原有親迎禮。奠雁先驅本六經。你我婚姻由自主。同車携手溯前程。漫言日近成都路。蜀

道。蠶叢一望中。梓里鳴珂同返旆。江風送入錦官城。征塵洗罷諧  
花燭。正式圖堅白首盟。待到于歸張宴日。嘉穀旨酒約賓朋。  
相如自己御車。與文君在路途之上。傾談肺腑。文君聽他吐屬風雅。絕無半  
點俗氣。又慢慢的談到學問上。意思是要面試他一番。究竟文君雖是一位  
才女。要講文章學問。比相如自有天淵之別。一對未成婚的新夫婦。在車上  
便高談闊論起來。如今西洋專講新婚以後。出外旅行。呼之曰度蜜月。不料  
當日相如文君。在未成婚以前。便將旅行度月的韻事。完全作到。這也稱得  
起是千古佳話了。文君有意試探相如的學問。故此問長問短的。嘵嘵不休。  
相如是一位聰明絕頂的人。焉有不了然之理。便也故意要賣弄自己的學  
問。隨問隨答。真正是口如懸河。滔滔不絕。文君到此時。才曉得名下無虛。自

已雖落一個私奔的名兒。到底嫁了這樣才人。也算值得。一路上談今說古。毫不寂寞。曉行夜宿。走了有半個多月。已經來至成都。相如雖將家業花光。到底自己還有一所房子。未曾賣掉。託付一個鄰居叫作張成的。替他看守。王祿先趕到了。知會張成。張成便自己去迎接相如。相如見了。連忙跳下車來。執手爲禮。說了許多感謝的話。一同到了自己宅內。這所宅子。雖然很大。到底久無人住。也呈一片荒涼殘舊的氣象。各僕人將行李搬進來。將車拉至馬號。文君春喜也隨至上房。此時相如得返故鄉。悲喜交集。舉目一看。不覺增了無限感慨。

回思背井離鄉日。屈指於今已四年。想當初堂上椿萱稱並茂。追隨膝下善承歡。那時候多財善賈稱豪富。倉有餘糧庫有錢。玉食

錦衣隨所欲。馳馬試劍樂無邊。文人學士皆同調。飲酒吟詩共往還。不料雙親辭世早。誤將餘業付童頑。淫朋狎曠資揮霍。萬貫家財化作烟。利盡交疎難立足。圖謀仕宦到長安。梁王幕裏蒙恩寵。從此才名到處傳。病臥都亭驚歲晚。情絲一縷繫嬋娟。千方百計成婚約。共返珂鄉結鳳鸞。昔日家庭今改變。不知滄海是桑田。

第十二回 結 婚

相如回至家鄉。反倒增了無限感慨。舉目一看。只有空空落落的一所房子。所有桌椅傢俱。及一切使用的東西。是一件也沒有。多虧鄰居張成。格外帮忙。將自己家裏所有的。叫王祿等搬了來使用。到底也不能齊全。相如只好

拿出錢來再置買一切。一時之間，縱然有錢，也不能樣樣遂心。事事如意，不過是敷衍將就罷了。再說這幾年沒人住的屋子，伊威在室，蛛網封塵，也要儘力的收拾一番，然後纔能住人。雖然連春喜算上，一共是四個僕人，無奈這些人全是富家奴，誰也不慣操作。相如與文君只得指揮他們，先將上房五間打掃出來，東面作相如的住房，西面作文君同春喜的臥室，其餘由他們自己去收拾。所有米鹽瑣碎，相如是一位關公子出身，那裏懂得這些事。幸而文君雖是千金小姐，到底在家時候，曾幫着他父親經理家務，這些事還都不外行。此時雖是未婚的主婦，也不好拿腔作勢，只有挺身出來，担任一切。不到三日工夫，居然布置得井井有條。相如見了，心裏也安慰了一半。正是。

家庭本是小朝廷，一日無人也不成。相如他遠走他鄉三匹韉，空房一所付鄰翁。到如今雖然桑梓重臨蒞，滿目荒涼盡變更。鼠雀橫行多穢濁，蠮螋在戶被塵封。窻門有隙風吹入，庭院無人草遍生。奴婢紛紛同洒掃，東塗西抹亂烘烘。張成慨允相幫助，以有通無義氣鳴。司馬長卿心不悅，諸般草創怎爲情。米鹽瑣碎誰曾慣，歡喜未來煩惱膺。幸有文君能助力，勸郎休管妾担承。未婚主婦操家政，也算奇聞可動聽。未出三朝安排定，有條不紊令人驚。

相如在都亭住了一年。所有梁王給他的幾百銀子，早已用光。一切用度，俱是王吉供給。王吉是一個清官，手中也沒有多少錢。相如花他的心中本不

道。我肯教外。向在。多。後。列。文。君。同。在。在。道。王。言。知。道。多。道。了。他。二。百。銀。子。路。費。一。路。上。已。經。花。掉。大。半。及。到。家。中。添。補。了。點。子。傢。俱。這。二。百。銀。完。全。報。銷。了。相。如。本。是。富。家。出。身。一。刻。也。少。不。得。錢。的。如。今。手。中。無。錢。便。不。免。咳。聲。歎。氣。頓。首。捶。胸。現。出。發。愁。的。樣。子。來。文。君。見。他。如。此。心。中。好。生。納。悶。說。他。莫。非。是。討。厭。我。有。了。懊。悔。的。心。所。以。如。此。但。是。既。有。今。日。何。必。當。初。隨。問。相。如。道。你。這。幾。日。愁。眉。不。展。莫。非。有。甚。麼。心。事。麼。咱。二。人。雖。係。夫。妻。但。相。處。的。日。子。還。淺。原。不。應。當。冒。昧。問。你。無。奈。妾。身。千。山。萬。水。從。臨。卬。隨。你。到。成。都。雖。不。希。望。榮。華。富。貴。也。要。圖。一。個。夫。倡。婦。隨。如。今。來。至。家。中。僅。僅。三。五。日。工。夫。尚。未。完。婚。你。就。這。樣。憂。愁。抑。鬱。將。來。日。久。天。長。如。何。是。好。你。如。果。有。甚。心。事。不。妨。對。我。明。說。我。但。能。替。你。分。憂。的。無。不。阻。勉。從。事。相。如。聽。罷。不。覺。歎。了。一。



口氣。說賢卿你千萬不可多心。咱二人生死相從。我難道還有他意不成。不過我這滿腹憂愁。也實在一言難盡啊。

咱二人萬水千山來至此。愛情美滿兩心知。在天願作比翼鳥。在地願爲連理枝。目的已然達到了。因何俯首不伸眉。腹中多少難言事。慚愧殊深不敢提。履厚席豐三十載。金錢用盡不游移。今朝困守家庭內。兩袖清風可告誰。學問雖高難致富。文章縱好不充飢。英雄氣短囊如洗。辜負賢卿共倡隨。未獲雞鳴勞戒旦。先成對泣臥牛衣。思前想後心憂鬱。徒奮空拳無計施。事到而今纔醒悟。金錢一日不能離。賢卿如有點金術。立解愁顏喜溢眉。相如將自己患貧的意思。對文君叙述了一番。自以爲文君聽了也必要幫

看自己發愁。那知這位才貌雙全的佳人。聽了這一套話。反倒微微的從鼻子裏冷笑了兩聲。說妾以爲夫君有甚麼樣不可開交的事情。故此愁到了這般地位。原來就爲區區無錢二字。你既讀過書。難道說憂道不憂貧的那一句話。就沒有解釋明白麼。再說妾雖係女流。也曾飽讀詩書。深明大義。萬不至使你爲北門的詩翁。受室人交謫。我們也要效古人縞衣綦巾。聊樂我云。何至就落到牛衣對泣呢。再說以君之才。飛皇騰達。指日可期。將來你作了卿相。我便是一品夫人。咱們錦衣玉食。乘堅策肥。儘有快意的日子。目前少受窘困。也不值得灰心喪志。難爲你還是頂天立地的大丈夫。錦心繡口的大名士。氣量却這樣褊淺。還不如我們一個巾幗女流。豈不可笑得很。相如無端的受了文君這一場奚落。心中着實不耐煩。便也冷笑道。賢卿不是

男子。自然會說現成話。我們作男子的。理應盡仰事俯畜之責。如今兩手空。告貸無門。豈有不着急之理。文君笑道。你不要着急。聽我仔細告訴於你。你文章華國稱名士。彩筆生花到處欽。縱然是困守寒窗未得志。豈不聞君子憂道不憂貧。你雖說仰事俯畜男兒分〔去聲〕。據我看夫倡婦隨樂自深。玉在櫝中求善價。他年得志自凌雲。勸郎暫息焦愁意。菽水鹽茶妾自親。當日席前琴一曲。只圖才貌論婚姻。窮途臥病都亭下。豈是堆金積玉人。因此上澈夜無眠頻檢點。金珠細軟篋中陳。隨身携帶來珂里。爲的是緩急之時好助君。你我既堅白首約。何分彼此各存心。區區之數雖無幾。可度光陰三兩春。從此安然休固執。夫妻好合樂而耽。

文君將真情告訴他。相如心中早寬慰了一半。隨又指揮春喜。將隨帶的兩個軟箱打開。一個箱子裏是各樣錦衣繡裳。文君一件一件的拿給相如看。說這幾件衣裳。全是我當初賠嫁的。皆由高手工人工人選上好的材料定製而成。非有兩千金不辦。按漢朝時候。斤兩比現時小。每一兩不過三錢有零。兩千銀子。約值六百多兩。文君對相如說。這幾件衣裳。以你目前的景況。只怕製辦着。也是很費力的。如今攜帶了來。便可省一筆款。又打開那隻箱子。皆是金珠首飾。另有白銀千兩。黃金五百。漢朝時的黃金。也不過四五換。約計兩項可值現在白金千兩。其餘金珠首飾。也值千金有餘。相如有此助力。立時不愁了。又連連向文君鞠躬道謝。說賢卿真是巾幗中的俊傑。愧煞我鬚眉男兒了。如今既有這許多財物。我們可以定一個佳期。好踐百年偕老的

盟約。你看何如。文君笑道。妾雖係再醮之婦。也不可過於草草。你在成都地方。也算是名門望族。縱然家道中落。到底親友鄉鄰。也是很多的。理應下柬邀請。才是相如聽了。不覺長歎一聲。說道。

常言道。世上結交須黃金。黃金不多交不深。講甚名門與望族。說甚親友合鄉鄰。當年屢厚席豐日。親熱儼同火一盆。利盡交疏皆遠避。人情涼薄似秋雲。本當永著絕交論。鼠肚鷄腸太失尊。雖未錦衣還故里。三年也算宦遊人。况君隨我來西蜀。萬水千山共苦辛。夫婦一倫人所重。豈能草草缺儀文。莫將再醮初婚論。舉案齊眉敬似賓。六禮告成宜宴客。且沽旨酒約鄉親。雲車爛縵迎新婦。鐘鼓和鳴博雅音。莫計當年失意事。且調琴瑟樂新婚。

夫妻二人既擇定了成婚之期。相如便親自寫了許多請帖。派王祿到城外約請各家親朋。到期前來與宴。又叫來棚匠高搭彩棚。叫來厨夫預備酒席。又訂了花轎鼓手。臨時迎娶。前一日先在城內一家客店裏租了兩間房子。請文君同春喜搬到客店中。第二天一早花轎到客店來迎。所爲鳴鑼響鼓。好叫成都一方人。全知道司馬相如正式完婚。娶的是卓王孫的小姐。司馬原是成都的富戶。雖然敗落了。到底提起來。還是全城皆知。當日相如的那些賓朋。如趙甲錢乙孫丙李丁之類。一見相如的請帖。全都詫異。說此人在前四年因爲窮困無路。偷偷的到長安去了。誰知今日居然衣錦還鄉。又大辦喜事。迎娶夫人。一定是作了高官。發了大財。我們理應前去恭賀。這一班勢力鬼。又存了再吃相如的心。到得喜期。一個個頂冠束帶。備了幾樣薄禮。

俱到司馬家中來賀喜。一見面便說了許多恭維話。相如也且女處與之。再三稱謝。少時相如自己坐着轎前去迎接新娘。不大工夫。喜轎已然到門。有雇的女僕等。將新娘攙下轎來。衆人企足抬頭都要看這新娘的容貌如何。夫妻交拜之後。相如便一一與大家介紹了。文君舉止大方。言談洒落。絕無一點鄉曲女子的俗態。衆人無不稱讚。都說司馬相如真好福氣。纔娶得這一位夫人也。

衆賓朋列坐筵前各舉首。要看這容華蓋世卓文君。果然新婦嬌模樣。出水芙蓉無點塵。頭戴鳳冠金作翅。蟒袍一領簇生新。腰橫美玉多溫潤。拖地飄飄是繡裙。司馬長卿交拜畢。遍將新婦謁同羣。說道是荆人卓氏宜參謁。致謝高朋與德鄰。今日新婚勞慶祝。

高情雅誼海般深。大家還禮同聲讚。女貌郎才羨煞人。多壽多福同白首。宜家宜室度青春。新來主婦無俗態。言語周旋中禮文。賓主聯歡同入席。觥籌交錯亂紛紛。更深客散重燃燭。檢點香衾證夙因。

### 第十三回 賣酒

相如與文君結婚之後。彼此愛情美滿。自不消說。過了幾個月。這經濟問題。又漸漸有些支撐不住。文君雖帶來幾個錢。究竟不過千金。至於金珠首飾等項。乃文君的粧飾品。無論他本人不肯輕易典賣。就是相如。也不好意思學那沽酒拔釵的故事。無奈家中的日度。却是很大。三個男僕。一個丫鬟。還有兩頭牲口。他夫妻二人。又全是富家出身。誰也不會過窮日子。縱然極力



儉省。較比尋常人家。還奢侈十倍。家中不過有這幾個死錢。花一個少一個。日積月累。已漸漸有坐吃山空的神氣。趙乙同韓義是新來的僕人。究竟不知相如有多大家當。看主人有如此高房大廈。終日又這般闊綽。一定是內囊充裕。便也隨着趾高氣揚。拿出豪僕的架子來。惟有王祿當初是同相如共過患難的。知道相如家中。已竟是毫無恒產。雖然作了幾年仕宦。也仍然是兩袖清風。便在暗中探問主人。似這樣過度。到底能否持久。相如怎好瞞他。便將內幕的情形對他說了。王祿繙眉道。似此如何是好。沉吟了半天。隨附在相如耳邊。叫他如此如此。相如道。屢次拜倒石榴裙下。也太難乎爲情了。然而除此以外。又無他法可想。隨到上房。和顏悅色的與文君談論家計。文君道。就目前景况而論。實非長久之計。我雖是一女子。對於經濟學是很

本在窮的。如今日爲君借箸一籌。

我雖係脂粉羣中一女士。敢云經濟是專門。雙親自入臨印境。白  
手興家遠近聞。平地開山興寶藏。招工鑄鐵利農民。墾荒列肆精  
心計。良賈居奇無比倫。程卓兩家稱巨室。爭榮鬥富逞精神。吾  
身幼小多經歷。家學淵源自有因。不比書生甘困厄。未能憂道但  
憂貧。今朝借箸爲君計。株守成都太可憐。早早離家重返旆。臨  
印市上可安身。雖然嚴父恩情絕。故里親朋大有人。但得鄉鄰援  
手力。不難嗟咄集多金。勸君早脫書生氣。婦倡夫隨福自臨。  
夫妻二人商量前途的生計。在相如本是一籌莫展。今聽文君所言。果然有  
理。自須得百依百隨。便又籌畫何日啟身。文君道。我們坐而言。就得起而行。

何必學那世俗之家。每逢出行。先要挑選日期。因爲迷信二字。反誤了自己。的前程。豈不可笑。况咱們在此。並無甚麼可戀的。莫若痛痛快快的。後天便啟程前往。相如笑道。你真是有決斷的才女。我實在五體投地。隨將王祿叫到上房來。將這番意思對他說了。命他促趙乙韓義趕緊收束行裝。王祿答應下去。同韓趙二人將一切俱都安排停妥。相如又親至隔壁張成家中。當面託付他。所有房子及一切粗笨傢具。仍請他代爲照應。張成笑道。現在倒有一個機會。你知道從前楊得意在咱們這條街上居住。他如今作了官了。家中宅眷。想租一所大房居住。你何不將這所房子。租與他。先同他要一年的租錢。大約二百兩銀子。總可以到手。豈不比空着強麼。相如道。如此好極。就請老哥作一位介紹。張成去了。果然三言五語。便算妥當。將二百銀子交

與相如。此次的盤川。便算綽有餘裕了。主僕六口。仍照原路折回臨卬。也不必再爲細講。到得臨卬。依相如的意思。還想寓居都亭。文君擺手搖頭說。萬萬使不得。我如今將再住都亭的利害。對你解釋一番。

都亭非比尋常地。當與官衙一例看。你從前故友相逢。蒙錯愛。高車大馬常盤桓。王君厚誼真難得。供給直如款上官。雖然說雅潔軒明宜養病。那知深意寓其間。文君新寡人皆曉。預作針兒將線穿。我父王孫先中計。荷亭招飲共周旋。求凰一曲得佳耦。同返成都今又還。倘再寄人籬下去。縱然依舊也羞顏。况兼來意爲生計。終老都亭也太難。現有母家稱巨富。不能分潤怎心甘。我今定下玲瓏計。空手偏能入寶山。十萬金錢隨意取。且投香餌付魚

竿。

文君不贊成相如在都亭居住。還發了一套議論。相如一想。這話也說得很是。只可先尋了一家客店。暫且住下。相如又去拜訪王吉。致謝當日成全之雅。王吉問他此次仍回臨邛。可有甚麼打算。相如道。實因家計艱難。不能在成都久住。文君說臨邛地方親友很多。借貸周轉。還不至十分爲難。所以舉室偕遷。想要在此謀畫生計。王吉道。尊夫人此話。不過是掩飾之詞。我想他既敢重來。一定是胸有成竹。你回去只央求他設法。必不至久於窮困。相如道。他已微露意思。我只不好過於乞憐。既承君命。只得覩顏爲之。隨回至店中。向文君低心下氣的。求他早作良圖。要不然豈不要坐受其困。文君笑道。法子我已想好。只怕君害羞。不肯依從。相如道。爲終身計。我有甚麼害羞的。

文君道。既然如此。可叫王祿先將咱們的車馬變賣了。有了資本。然後再想生意。相如依計。命王祿趙乙韓義分頭去賣車馬。一共賣了六百五十兩銀子。共合現在二百有零。相如隨將此款。全數送至文君面前。一任他如何處置。文君接過來。點了一點。便將王祿趙乙韓義全叫到屋中。吩咐他三人道。你三人隨我夫妻來至此。風餐露宿。倍辛勤。臨卽暫住。非長計。惟有經商可濟貧。資本稀微。須謹守。鋪張揮霍。力難禁。我今想作新生意。酒館茶樓。兩不分。趙乙你曾在店中奔走慣。東鄰西舍。總相親。速去鬧市尋房舍。潔淨軒明。要爽神。韓義你縣署執鞭多閱歷。市中物價記必真。杯盤棹橙。勞搜檢。釜錡壺樽。仔細尋。王祿你愛護稱義僕。赤心原可託千金。速馳鄉鎮求佳釀。綠螳新醅。味要

醇。三僕同遵主母命。回頭復又喚夫君。從今面目全須變。官府

排場莫再論。

文君要在臨邛城中開酒店。將車馬賣掉之後。派趙乙去租賃房間。派韓義去置買傢具。又派王祿親至鄉間集鎮上定購大批美酒。三人領命去了。又對相如說。此番既改營商業。所有咱們的身份。比從前可大不相同了。你以前原是貴公子。後來又當了大老官。現在既作了酒店的主人。是要伺候貴公子大老官的。若再拿腔作調。以貴公子大老官自居。這買賣誰還肯來照顧。你千萬要記住我的話。以後在酒舖裏要脫去你的繡花袖。甩掉你的粉底靴。摘下你的文生巾。解除你的絲鸞帶。帮着菜傭酒保。擦抹桌橙。羅列杯盤。似這下流身分。粗笨營生。你可幹的了麼。相如笑道。人的身分。原是隨時

身爲轉移。那有一定的。咱們既開酒店，我焉能再充貴公子大老官。這事你自請放心。但是我爲酒店主人，你也是酒店的主婦。從前千金小姐的身分，不知此時還用得着麼。文君聽他反唇相稽，便也笑道：我既然作了元帥，指揮你們大家，自己應當拿出甚麼身分來。還用你多慮麼。你要知道，我雖係千金小姐，却非那不出閨門不通世故的可比。將來酒館開張，我還是一位最重要的人物。你如果不信，聽我仔細道來。

常言道：養能移體，居移氣。境遇窮通各有時。能屈能伸爲俊傑。堅忍二字好箴規。你從前輕裘肥馬佳公子。祖父金錢任意揮。到後來皇帝駕前充衛士。梁王幕裏獻文詞。友朋俱是知名士。市井凡塵不屑窺。到而今落魄窮途難自立。臨卽重返覓相知。丈夫縱有



凌雲志。運蹇時乖命不齊。既欲經商須作苦。豪華面目總非宜。  
君須執役充傭保。脫却身邊錦繡衣。妾任調和烹飪事。本來中饋  
是吾司。夫妻努力謀恒產。家有雙親我輩師。交易從來能致富。  
芳名當可繼鴟夷。

夫妻計議已定。次日趙乙回來。說在臨邛南門。尋了一所房舍。雅潔軒敞。恰  
合開設酒館之川。每月房租又很便宜。請相如夫妻前往觀看。二人隨趙乙  
去看。果然十分如意。此時韓義已將傢具置買齊備。全運到新房子來。文君  
指點着。甚麼傢具。安置在甚麼地方。真是秩序井井。有條不紊。一進門一邊  
是櫃台。一邊是爐竈。過去爐竈。便是三間明着。陳列上矮棹小几。鋪上絨氈  
地席。乃是客人飲酒的所在。按漢朝時候。還却是席地而坐。這三間乃是飲

酒。的。客。堂。故。此。收。拾。得。十。分。乾。淨。相。如。又。寫。了。一。塊。橫。匾。是。羣。賢。畢。至。題。在。門。前。兩。旁。的。對。聯。是。談。笑。有。鴻。儒。往。來。無。白。丁。所。有。杯。盤。碗。盞。俱。是。上。好。精。銅。製。成。的。因。彼。時。尚。無。磁。器。所。用。之。物。大。半。是。銅。鐵。鑄。成。至。於。富。貴。人。家。也。有。用。金。銀。的。必。須。王。侯。貴。族。才。能。如。此。其。餘。全。以。銅。器。當。先。相。如。一。家。人。全。遷。至。鋪。中。王。祿。到。鄉。間。販。酒。也。回。來。了。果。然。是。上。好。的。佳。釀。諸。事。俱。備。定。日。開。張。一。時。間。傳。遍。了。臨。卬。都。知。道。卓。家。的。小。姐。文。君。同。丈。夫。司。馬。相。如。在。南。門。內。開。設。酒。館。不。吃。酒。的。也。要。到。來。看。看。因。此。這。生。意。果。然。十。分。興。隆。也。

這。文。君。良。賈。居。奇。開。酒。店。臨。卬。城。內。議。紛。紛。都。說。道。卓。家。小。姐。千。金。體。怎。學。營。商。逐。利。人。巷。議。街。談。傳。已。遍。從。來。未。有。此。稀。聞。富。紳。貴。宦。來。閒。酌。綠。女。紅。男。共。舉。樽。全。要。看。才。子。佳。人。多。變。態。菜。備。酒。

保此間尋。進門注目勞瞻矚。誰是當鑪賣酒人。緻緻有光生綠鬢。  
飄飄拖地是紅裙。纖纖玉手親開甕。嚶嚶鶯聲答主賓。再看那  
司馬長卿同作苦。追隨傭保往來頻。錦衣繡服全脫却。犢鼻粗裝  
穩趁身。

### 第十四回 解 囊

相如與文君開設酒店。這一段風流韻事。已經叙過去了。如今再折回頭來。說卓玉孫一家。那日清早王孫夫妻起來。才要用早點。忽見家人慌慌張張的跑進來報道。小姐同丫鬟昨夜不知逃往何處去了。連老家人王升也不知去向。看花園的醉倒在地。花園門也敞開。請老爺太太快去自己驗看。王孫聽了。立時又是急又是氣。趙氏聽說女兒丟了。也急的直哭。立時老夫婦

步入花園。先到樓上察看。見屋裏的東西。還都照舊。只少了兩隻軟箱。細一檢點。所有金珠首飾衣服等項。果然短了不少。知道這是有意潛逃。隨吩咐將看門的叫來。追問一切。看門的只得實話實說。怎樣王升沽酒請他。怎樣被他灌醉了睡在地上。以後的事。可就不知道了。王孫罵道。無用的東西。你爲何貪灌黃湯。連自己的責任。全都忘了。我誓必送你到縣裏去。先打你二百板子。甚麼時候找回人來。甚麼時候放你。看門的嚇得戰兢兢的磕頭。央給大家也都替他求情。趙氏道。你先不必吓唬夫役。咱們尋找女兒要緊。王孫罵道。你生了這種下賤無恥的東西。還尋找作甚麼。隨他去吧。一回頭看見棹上有一張字紙。連忙拿起來觀看。只見上面是女兒文君的筆跡。寫道。不肖文君親作真。未曾搗管淚繽紛。雙親育我劬勞重。碎骨粉身。

難報恩。本願追隨常侍側。承歡膝下不離分。程門遺嫁遵親命。  
半載夫妻命不辰。仍賦大歸依父母。妝樓悶度好光陰。青年守志  
非兒願。別抱琵琶謀再婚。司馬長卿來與宴。求凰一曲寄瑤琴。  
縣官親自爲媒妁。詎料嚴親不可心。大膽多言逢父怒。雷霆之勢  
怎能禁。思前想後別無路。拋却庭闈隱痛深。所適得人堪慰藉。  
肯將再醮誤終身。他年若得還鄉里。俯伏膝前謝罪深。  
卓王孫看了這個留稟。雖然氣憤憤的摔在棹上。到底父女之情。怎能割捨。  
回至內室。有心要見縣官王吉。託他代爲追尋。繼而一想。這事也有種種不  
便。一者王吉同相如是至好的朋友。他焉肯代爲追捕。二者縱然捕獲。自己  
的女兒。已經作出這樣不才的事來。傳揚出去。名聲也不好聽。思前想後。倒

以不追趕爲是。無奈其中也有一個很難的問題。那文君已經嫁與程家。既未改嫁。還算是程家的人。如今丟了。倘然程家向我要人。這事可怎麼處。想到這裏。只可與夫人趙氏商酌。趙氏道。依我的主意。此事倒不必隱瞞。常言好事不出門。歹事行千里。只怕不出三日。這個臨邛城。便傳說遍了。倒莫如將咱們的親友。俱都請來。將此事對衆宣布了。求大家去見程鄭。就說我們女兒已經嫁與相如。料想他也無可如何。縱然不答應。有縣官王吉出來代爲和解。也自然沒得說了。王孫道。此時也只好如此。隨吩咐家人將遠親近友街坊四隣。俱都請來。王孫倒也直爽。便將此事的原委。對大家詳述一遍。好在這一起人。俱是在荷亭上陪過相如飲宴的。一聽此言。不但不肯鄙薄。反倒極端贊成。說這真是千古美談。風流韻事。登時七言八語。倒把王孫說

得沒有答詞了。

卓王孫遍約親朋當面講。說道是家門不幸醜難言。文君是我親生女。嫁與程紳整半年。夫婿中途遭玉折。鴛鴦拆散也堪憐。青春失偶無兒女。也只好再抱琵琶上別船。那知道不肖文君生異志。不遵親命把婚聯。暗隨司馬相如去。密約淫奔太汗顏。奉懇親鄰傳一語。請求程氏莫追原。衆親朋一聞此語皆歡笑。說道是韻事風流千古傳。司馬才名傳遠近。錦心繡口自非凡。文君傾國傾城貌。才子佳人是夙緣。喜溢門楣真可賀。先生何故反愁煩。請他夫婦回車轉。入贅名門結鳳鸞。

衆賓客聽說文君同相如。自定婚姻秘密逃走。不但不加鄙薄。反倒同聲讚

美。說才子佳人，理應如此，可稱是風流韻事。大家你言我語，並說當初與相如同席時候，就認定了此人將來必能飛皇騰達，絕非久居人下的。令媛肯嫁他，真不愧美人巨眼。將來夫榮妻貴，一定不可限量。更有那嘴頭刻薄的，向王孫致賀道：老先生得了這樣女婿，將來作了大官，連丈人也與有光榮。我們理應預爲賀喜。王孫聽了這些話，心中好不耐煩，便冷笑答道：我家裏雖非簪纓華胄，也是世代清門。如今出了這不才的丫頭，使我夫妻不能見人。人一狠將他追回來，當着衆親友將他一刀殺死，纔解我心頭的氣忿。纔洗我臉上的羞慚。偏偏諸位要這般說，這不是賀我，簡直是羞我罷了。衆人道：真真豈有此理。我們何常有羞你先生的心。你要真殺了他，倒像是我們激出來的。這也未免太難了。王孫道：我說這話，不過爲出一出氣。難道真殺



他不成。到底我還有一個方法。比殺他還烈害十倍。衆人忙問是甚麼方法。王孫說出來。好不笑死人也。

親友紛紛說致賀。險些氣煞卓王孫。滿懷羞忿開言道。諸位清談

不願聞。小女不材真可醜。暗從司馬共淫奔。任他浪蕩天涯去。

父女情長自此分。污我門庭留不得。一刀殺却也甘心。縱然不究

從前過。今後真成陌路人。野鷺雖飛無處宿。腹飢難把稻梁尋。

雖爲餓殍填溝壑。莫想求憐母氏門。我有家財娛暮景。千箱萬貫

付兒孫。笑他司馬雖如願。空有才名不濟貧。

卓王孫無可解恨。便當衆人宣布說。相如是一個窮鬼。此番雖將文君拐走。將來難免饑寒。到那時我只不給他一個錢。倒看他如何生活。衆人見他如

此固執。也不便再勸。隨告辭而去。見了程鄭。將這番意思達過。程鄭倒滿不在意。說文君雖是我的兒媳。但他丈夫已死。嫁人不嫁人。由他自己作主。況且相如也是很好的人材。準能嫁他。倒是一件美事。我有甚麼反對的。衆人見程鄭如此開通。無不稱讚。這一篇文章。便算敷衍過去了。那知過了半年。文君居然回來。這個信傳至王孫耳中。便吩咐家裏。如果他回家來。不許放他進門。那知過了十幾日。並未見文君前來。王孫心中疑惑。說我竟未猜着。這一對不成器的東西。一定饑餓難挨。跑回臨卽。想要沾潤娘家。如今十幾天不見來。莫非作了官。發了財。特意到故鄉來誇耀誇耀。想到此間。便吩咐家人去探聽消息。家人去了一天方纔回來。見了王孫。却吞吞吐吐的不敢直說。王孫怒道。我派你去打探。爲何不明說。難道有甚碍口的話不成。家人

道。奴才不敢說。恐怕老爺生氣。王孫道我家裏不要的人。還有甚麼氣可生。家人道。既然如此。容奴才仔細上稟。

這王孫得知女婿回鄉里。忙遣家人暗探詢。他料道司馬相如窮措大。天涯無處可存身。文君同受饑寒苦。又想求憐母氏門。探信家人來報命。未從開口吐還吞。王孫大怒忙追問。無用頑僮恨殺人。家人道敬懇主爺先息怒。奴才大膽敢直陳。小姐他箕裘克紹營商業。請到南門酒肆尋。螭首蛾眉渾似舊。當鑪沽乞玉壺春。更有那風流夫婿同操作。洗滌杯盤無點塵。生意興隆真可羨。高朋滿座酒盈樽。紅男綠女聯翩至。白叟黃童來往頻。奴才看多少。醉翁非在酒。無非藉此看千金。

家人將相如賣酒。文君當鑪的情形。對王孫說了一遍。王孫不聽猶可。聽了登時氣滿胸膛。恨不立時把文君叫至面前。拷打他一頓。纔消心頭之恨。拍着棹子罵道。好一個無恥的丫頭。作了這樣丟臉的事。還不埋頭隱藏。又出頭露面。二次現這樣的眼。把我卓氏的門風。被他一個人喪盡。將來這臨邛城中。都傳說我的女兒。作了個沽酒的婆子。我還充甚麼紳士。當甚麼員外。自己越想越氣。便傳下話去。以後將大門緊緊關閉。無論何人來。一概擋駕不見。親友家有甚麼事也。一概不通慶弔。大有西楚霸王。羞見江東父老的神情。家人全知卓王孫執拗性成。自好隨他去。誰也不敢多嘴。不知不覺在家中直悶了半年。不出戶庭一步。所有大小事體。全交與兩個兒子去辦。怎奈這兩個蠢子。比牛還蠢。把外邊的產業。全弄得七亂八糟。王孫到此時。又

想起文君在家時。幫助自己。很稱得力。如今鬧到這步田地。又是想他。又是恨他。只是嘴裏又不肯明說。這一天忽有至近的幾位親友。一定要求見。王孫無法。只得將他們讓進來。寒暄了幾句。內中有一位挺身說道。我們無故。也不敢擅造潭府。如今有一樁事情。要同老先生斟酌。千萬不要見却才好。王孫道。有何見教。小弟無不願聞。此人便從容談話。將來意直訴上來。

卓王孫胸襟狹小。爭閑氣。囑咐家人永閉門。從此埋頭不問世。家私交付兩郎君。景升兒子真豚犬。撞碎家居負苦心。掌上明珠何處去。多才想到女兒身。眉尖愁鎖惟吁氣。忽報親朋來探尋。幾句寒暄才叙過。又開笑口說原因。同人今日來潭第。想作調和兩面人。文君足下親生女。司馬才名蓋古今。美璧成雙真可羨。爲

何後恨海般深。倘能消釋從前怨。玉潤冰清翁婿親。蔗味回甘娛暮景。兒孫繞膝富多金。今朝慨解絳袍贈。他日成名感大恩。

卓王孫被衆親友苦口相勸。心中也有一點回轉。不過面子上還要裝腔作勢。未肯遽然承認。大家又再三開勸。方才趁勢下台。向衆宣言道。那文君本是我的女兒。我豈有不疼顧的道理。只因他太不重廉恥。未免叫我難乎爲情。如今反勞衆親朋出頭調和。益發令我慚愧無地。我看親朋面上。提出三個條件來。如能作到。我便拿出幾個錢來。周濟他們。倘有一件不能作到。他休想我一文。衆人忙問是甚麼條件。王孫道。第一件叫他快把酒館關門歇業。第二件限十日內叫他夫婦急速離開臨卭。免得在我眼前嘔氣。第三件以後那司馬相如。如不能作高官爲顯宦。今生今世不必攜帶我那不肖的

女兒再到臨印。這三件他二人完全應了。還得衆親友作保。我便分給他三萬兩白金。數十名僮僕。並將他初嫁時的衣飾財物。還一律賠給他。你諸位可能作到麼。衆人異口同聲。全說可以作到。內中有多事的立時乘馬去尋文君相如。三言五語。便將此事交涉妥協。回來報與王孫。王孫無可如何。只得將財物點交與衆親友。外帶二十個僮僕。二十匹騾馬。也叫隨過去伺候相如文君。一轉眼的工夫。夫妻二人便脫卸了沽酒生涯。好不快活人也。

到底是文君才女能籌策。三萬白金送上門。老邁王孫雖重利。金錢難抵女兒親。紛紛車馬勞馳送。還有家僮二十人。初嫁妝奩仍附贈。箱籠內錦貯千純。夫妻拜領承嘉惠。又謝親朋厚誼深。酒幌酒旗齊摘取。酒樽酒罐贈鄉隣。文君短袖忙脫掉。又換長衫錦

繡裙。司馬衣冠同改變。從今不着犢鼻褌。丫鬟春喜真歡喜。也  
換新妝粉黛勻。王祿欣然來叩喜。叫主母你多福庇及老奴身。青  
年趙乙同欣躍。不枉跟隨受苦辛。更有那韓義車夫開笑口。說道  
是今朝驟馬已成羣。

## 第十五回 下 詔

相如與文君夫妻二人。自得了這三萬白金。二十名僮僕。二十匹驟馬。便擇  
日起身。仍回成都故里。這一次回家。可與上次不同了。在成都城內。又買了  
幾所房子。城外又置了幾頃莊田。在衝要之處。又開了幾處買賣。派王祿管  
理田地。派趙乙管理鋪店。只留韓義在家內照應車馬。伺候主人。所有同來  
的二十名僮僕。分在鄉間十名。幫王祿管地。分在各鋪八名。幫趙乙經商。只



留兩個在家內伺候。成都城裏關外一班眼皮子淺的人。見相如二次回來。這般闊綽。與前次又大不相同。從此不親的也親。不友的也友。反過嘴來說。相如是大名士大才子。能升官發財。纔算是真有本勢。真有學問。任你孔孟的道德。有屈賈的文章。有伊呂的才猷。有蕭曹的經濟。只是手中無錢。人家便以白眼相加。看得你一文不置。你如果能有本勢發財。也無論你那財是怎麼來的。自要有白花花光亮亮的銀子。廣立莊田。多置產業。吹出一個有錢的名聲去。被俗人知道了。立時就能將你的身分抬高。真能從心眼兒裏尊重你佩服你。其實也並非圖你甚麼利益。不過是人敬富的。狗咬破的。乃是一種自然而然的特性。錯非聖賢豪傑。輕易免不了這種俗氣。所以人生在末俗時代。第一就是有錢好。自要有了錢。走到天邊兒去。也有人歡迎。

何況司馬相如發財回家在桑梓之間一班親友鄉隣焉得不刮目相待呢。夫妻並轡回鄉里。前度劉郎今又還。騎鶴揚州無可羨。腰纏十萬自非凡。今乘囊橐充盈日。要立根基百世綿。廣置良田求沃壤。好收多稼樂豐年。高房大廈宜增築。月月堪收租賃錢。更有經商能致富。年年子母可相權。文君有父稱良賈。自幼曾蒙家法傳。分派僕人同任事。賞功記過律森嚴。成都舊業多恢復。到此方知主婦賢。多少親朋來祝賀。牽羊担酒願聯歡。都說道長卿不愧真名士。衣錦還鄉勝似仙。舊業重光燈再燄。真可稱尊翁裕後子光前。

司馬相如因爲臨邛一遊。既得豔妻。又得金錢。可稱是件件遂心。宗宗如意。

那知還有意外的機緣。尋上頭來。於發財之後。又得大升其官。你道這升官的機緣。是怎麼來的。原來相如自辭別梁王之後。轉眼過了七八年。此時梁孝王早經薨逝。景皇帝也升選太子徹即位。這位皇帝。即是歷史上鼎鼎大名的漢武帝。天生的雄材大略。既好武功。又重文事。即位之後。便以文學取士。董仲舒對天人三策。得拔取第一名。其餘公孫弘主父偃朱買臣東方朔諸人。俱拔爲文學侍從之臣。當時念書的人。揣摩風氣。無不致力於文章詞賦。好預備應試得官。漢武帝雖然取了不少人才。到底是庸庸碌碌的多。出類拔萃的少。武帝於選拔羣臣之外。自己也溜覽詞章。時常的作歌作賦。如秋風詞。瓠子歌。無不膾炙人口。這一日太監楊得意呈進一本新出版的詞賦來。內中所載的大半是梁孝王幕中一班名士的著述。武帝得了這本詞

則女猶言珍。豈簪翻來覆去。愛不釋手。看來看去。忽看見一篇文字。不覺拍案驚奇道。世界上竟會有這樣的才子。作這樣的文章。朕今日纔算開了眼界也。

漢武帝雄才大略傳今古。當世英賢供指揮。董仲舒對策大廷魁多士。東方朔主文譎諫類優施。公孫弘掛角讀書爲宰相。朱買臣負薪好學拜丹墀。這漢皇武功文事般般好。要選才人伴紫薇。楊太監選得佳章呈御覽。黃絹幼婦好文詞。翻來覆去從頭看。照眼光芒歎陸離。忽見一篇新著作。江郎藻采自紛披。真正是九天咳唾生珠玉。這樣才華自古希。多少風雲生腕底。筆酣墨飽興淋漓。當今不少知名士。難與斯人一例齊。若能夠青瑣趨朝常珥筆。應

令他一生永佔鳳凰池。怕只怕斯文未喪人先喪，怎得相逢在世時。漢武帝拿着這本文詞看來看去。看到子虛賦。不覺拍案驚奇。說世界上竟有這樣才子。可惜這作賦的人。不生於今世。如果生於今世。朕必要抬舉他作一個隨駕的文臣。使之出入禁衛。作賦吟詩。爲一班詞官的領袖。此時太監楊得意恰在旁邊。見皇帝冲着這一篇子虛賦。自言自語的大加讚美。便乘間奏道。陛下以爲這作賦的人。不在世間。却不知此人年紀尙輕。如今還生存無恙。武帝不覺驚異道。原來如此。你可知道他是那縣的人。曾否出仕爲官。楊得意道。此人原籍四川成都。與奴才是最近的同鄉。現在奴才家中。住的房子。還是此人的產業。他在先帝之時。曾充執戟的衛士。後來被梁王爺帶回國中。梁王爺因爲袁盎一案。恐担嫌疑。將一班詞臣俱皆遣散。他也

在被遣之中。這篇子虛賦。還是他在梁國時作的。聽說近年已回故里。閉戶著書。不曾出仕。武帝聽了。歡喜已極。立時派楊得意馳驛回里。詔司馬相如急速進京。預備召見。楊得意奉旨出都。連夜趕回成都。因爲身上帶着諭旨。不敢擅自回家。先到成都縣署。縣官知道楊得意是天子的近侍。怎敢怠慢。連忙閃正門親自迎接出來。讓至花廳。百般款待。楊得意將來意告知縣官。縣官立時陪着他到司馬相如家中。宣讀諭旨。見面之後。楊得意忽然說有聖旨。倒把相如嚇了一跳。連忙跪在地下。聽他宣讀。

楊得意天子駕前親保薦。武皇詔旨立時頒。曉行夜宿兼程進。不  
畏蠶叢蜀道難。初見縣官來意表。繼尋司馬共周旋。忽然說當今  
有旨吾親捧。跪聽宣讀不可延。司馬聞言心膽戰。皇家何事向吾

言。連忙俯伏階台下。萬歲山呼一再三。楊監開言忙讀旨。奉天承運詔書傳。子虛一賦孤曾覽。咨爾文章大可觀。爾在先朝曾執戟。梁王幕裏冠詞壇。喬皇典麗堪華國。宏我西京筆似椽。莫在山林常自悶。詔書一到赴長安。圭璋特達蒙知遇。楓陛承恩在眼前。

楊得意將詔旨讀完。相如叩頭謝恩。縣官又與相如道喜。說先生此次進京。必然飛皇騰達。受不次的超遷。爲詞垣的領袖。他年錦衣回里。下官當郊外相迎。相如道。老父台過獎。晚生何以克當。連忙吩咐廚房。備上好的酒饌。款待欽使。並請縣官作陪。三人飲至日落天西。縣官方告辭回署。臨別時並殷殷詢問。何日啓馬。好來送行。相如再三辭謝。聲言臨行時。必到老父台那邊。

辭行縣官去了。楊得意也告辭回家。相如將貴客送走。然後回至後堂。各僮僕丫鬟俱來與他叩喜。此時文君心中自然是非常的愉快。對相如說道。以君之才。妾早就料到必有今日。要不然焉肯含羞忍恥同你私奔。從今以後也可以堵一堵臨邛人的嘴。出一出我胸中的氣了。相如笑道。賢妻巨眼能識我於窮途潦倒之時。彼此同辛共苦。想當日在酒鋪時。萬也沒想到有今日。可見賢妻的見識比我高出數倍。文君道。可笑我那爹娘。但知用專制手段。強迫兒女的婚姻。假如程郎尚在。到如今也不過作一個執袴子弟。膏粱書生。焉能受皇家詔旨。面見君王。我守寡之後。若不自謀婚配。仍聽父母主持。到如今也不過嫁一個有錢之家。焉能得文雅風流的佳婿。將來夫榮妻貴。五花封誥戴在頭上。作一品人也。



他夫妻後堂對坐閒評論。想起當年會面時。相如說我病臥都亭驚  
歲晚。窮途落魄少人知。求凰一曲通微款。難得賢卿賞識之。秘  
約幽期諧素願。鴛鴦雙宿復雙飛。臨卣賣酒同甘苦。岳父傾囊助  
我資。種種生機勞內助。賢卿智慮勝鬚眉。他年若遂凌雲志。情  
愛終身永不漓。得意文君開笑口。說我是家庭專制挾籬籬。見君  
堪把終身託。忍恥含羞學倡隨。若任爹娘擇配偶。也不過滿身銅  
臭膏梁兒。風流佳婿何能得。誤我終身悔莫追。看今日降自九天  
逢雨露。卜他年五花封誥博榮施。

相如與文君談論了一回。次日便收拾行裝。定期與楊得意一同進京。此時  
成都的紳衿富戶。得知此信。少不得又要牽羊担酒。與相如賀喜送行。亂烘

火自正素開丁好幾天。方才啓身進京。文君同丫鬟春喜全都跟隨同往。僕人中只帶了趙乙一個人。留王祿韓義在家照料田園買賣。臨行之時。縣官同紳士俱送到十里長亭。這一次離鄉。與前兩番的氣象迥不相同。沿路上各府州縣的官。全迎出十里之外。因爲漢時的官制格外尊嚴。凡是皇上有詔旨徵取的人。全算得欽命大員。上至郡守。下至縣令。全要親自迎送。並須預備行轅。供應一切。相如一路上好不威風。及至長安。楊得意代他尋了一所極好的房子。全眷俱都遷入。得意自進大內。參見武皇請安。漢武帝見回來的很快。十分欣喜。便問他司馬相如是否同來。得意面奏相如奉詔之後。即刻啓程。現已來至長安。靜候召見。武帝傳旨。明日午後在便殿召見相如。得意傳下旨去。第二日相如仍着郎官的朝服。隨得意進宮。這一團高興。真

是不比尋常也。

相如二次到京華。奉詔傳宣意興奢。楊得意先在禁城尋住所。隨  
來眷屬好安插。漢武帝得知司馬來都下。預備親將雨露加。便殿  
明朝傳召見。綸音特沛出皇家。這相如頂冠束帶隨楊監。步入宮  
門靜不譁。曾記當年來執戟。森嚴氣象認無差。但只見未央門外  
金光燦。又聽得長樂鐘聲入耳賒。五品郎官蒙異數。待承天語細  
褒嘉。果然是黃金有價文無價。彩筆今生五色花。正在躊躇得意  
際。 皇宮不遠面前遮。

相如同楊得意走進宮門。在便殿旁邊一個太監休息室中。暫且歇步。楊得  
意在武帝面前。本是最得寵的太監。在宮中很有勢力。各太監誰不巴結他。

今見相如是他同鄉好友。又是皇帝特旨召來的。自然也格外歡迎。又是讓坐。又是倒茶。極力的要好。這種面子。在君主時代。是最不易得的。君主時代的太監。驕奢蠻橫。不講情理。不要說一個新進的小官。就是外面封疆大吏。內而宰相公卿。他也滿不看在眼中。見了面。先得恭維他。將他恭維歡喜了。然後才能得皇帝的恩寵。要不然他在天子耳邊。給你進幾句讒言。你便承當不起。這都是專制時代的弊政。自古已然。相如草茅新進。居然能得著這樣的待承。可稱是意想不到的事。少時楊得意上去請旨。立刻傳相如到便殿。相如整冠束帶。躡足潛踪。隨得意進了便殿。此時武帝頭戴束髮金冠。身著便服。在正面寶座上安然坐定。手裏拿著得意呈進的那一本詞賦。相如進殿。少不得叩首行禮。武帝命他起來。並在一旁賜坐。在漢朝君臣的儀注。

尙不十分謹嚴。到後來專制達於極點。君臣禮節也隨著增添。反鬧得感情隔漠了。武帝見了相如。君臣二人便懇懇切切的談了一回。

相如進殿忙朝拜。咫尺天威在眼前。萬歲三呼連叩首。低頭俯伏在金磚。漢武帝宸衷歡喜忙呼喚。叫一聲司馬相如聽朕言。速速平身休恐懼。我君臣全憑文字是前緣。一旁賜坐休拘禮。這本詞章要你觀。篇篇錦繡光生緻。字字珍珠溜的圓。華國文章何自闕。還將詔旨待傳宣。相如離席忙回奏。草莽微臣訴肺肝。前侍梁王曾作賦。諸侯之事豈足談。雖然園囿堪描寫。怎比吾皇上苑全。偷握彩毫當面試。鋪張揚厲定非凡。雕虫小技雖無取。潤色昇平亦可傳。

第十六回 奉使

相如見漢武帝誇美他的文詞。便離席奏道。微臣前在梁王幕中曾作得這一篇子虛賦。雖然耀煌典麗。到底是描寫諸侯的事。規模狹小。不足登大雅之堂。今既承陛下恩詔。臣敢不竭盡所長。播盛世的元音。作昇平的潤色。武帝聞奏大喜。立時將禮部尙書傳來。當面交派。這司馬相如。乃是朕特旨召來的詞臣。以後派在上書房行走。所有他一切筆墨安家之費。全由你部中發給。尙書領旨下去。從此司馬相如。日日到上書房來陪王伴駕。禮部中每月發給他現銀一千兩。作爲紙筆之費。相如在長安。又另租了一所合式的房子。一切使用的傢具。全是楊得意贈送他的。文君見春喜已竟二十歲了。想起當初代尋佳婚的話來。見僕人趙乙。精幹老成。年歲又相當。相貌也不

醜便對相如商量，要將春喜許與趙乙相如也。十分贊成，說果然如此。可是內無怨女，外無曠夫了。夫妻商酌已定，便將春喜同趙乙俱叫至面前，把這番意思向他二人說知。問他二人是否樂意。春喜並不害羞，但含笑默許。趙乙便伏在地上叩謝主人的大恩。這一門婚姻，當時便停妥了。

這司馬一帆風順，蒙恩寵。作了丹墀珥筆人。每月千金食厚祿。長安城內立家門。文君忽憶當年事。那春喜應許風流佳婿尋。你我夫妻稱好合。丫鬟豈可誤青春。僕人趙乙多精幹。現在青年未定親。立召二人當面問。終身大事要詳斟。丫鬟點首微笑。趙乙折腰謝主恩。文君欣喜開言道。今日佳期我主婚。花燭安排光燦爛。嫁衣更換簇生新。二人今定白頭約。琴瑟調和樂且耽。這纔

叫推己及人成佳耦。曠夫怨女共歡欣。洞房昨夜停紅燭。韻事流傳到古今。

相如一帆風順。功名富貴。俱如願相償。又將春喜配了趙乙。一家之內。真是融融洩洩。好不快活。自念受皇帝特達之知。我既是一芥儒臣。理應作爲文詞。歌詠聖德。便竭盡自己所長。又作了一篇上林賦。專陳說天子的宮殿如何巍峨。上林苑中如何富麗。各禽獸如何繁多。草木如何暢茂。真乃是商皇典麗。錦繡成。末章又歸重到節儉。以爲保泰持盈之具。這篇文章奏上。武帝見了。極口稱賞。以爲又超過子虛賦數倍。立刻實授以郎官之職。相如在長安爲郎官。不知不覺的已過六七年。却說這位漢武帝。乃是一位好大喜功的君主。彼時雲南貴州。尙不歸中國轄管。呼之曰西南夷。西南夷中如印



峯由駝各有君主。武帝想叫西南夷的各小國全都納貢稱臣。遂使郎官唐蒙會同四川官長徵選民夫兩萬多名開山通道。好招致西南夷的國君。唐蒙自奉派後。竭力招致蜀民。費了數年工夫。好容易把夜郎開通。有意再往南進。無奈民力已疲。遂至半途功廢。武帝是個雄主。那肯中止。便把羣臣召至殿上。問衆人誰肯繼續前功。冒險進取。問了半日。那知却無一人應聲也。漢武帝高坐殿廷。傳詔旨。宣召羣臣仔細詢。南夷也是中國土。禹貴梁州蹟可尋。今日呀天下一家皆朕宇。只有那邊氓化外未沾恩。唐蒙奉命親開道。數載風霜受苦辛。只可惜西蜀人民不耐苦。死亡過半力難伸。夜郎道路纔開闢。印笮冉駝尙未臨。功敗垂成真可惜。誰能繼任不因循。封侯之賞予何惜。難得忠誠報國人。

你羣臣果能奮勇臨邊塞。招致南夷各長君。率土之濱皆入貢。也  
不枉朕躬一片自雄心。幾番垂問無人答。觸動君王怒氣深。平日  
高官食厚祿。却爲何一朝遇事要逡巡。

武帝連問了幾遍。文武兩班中竟無一人應聲。登時問把這位雄才大略的  
君主。氣得龍眉直豎。鳳目圓睜。大聲喝道。你這一羣無用的奴才。平日高官  
厚祿。乘堅策肥。到了緩急之時。却全都退縮不前。西南夷雖然路遠。那唐蒙  
已經開好了道路。從夜郎穿過。便可直達西南夷。指日便可以收功。回京之  
後。朕還有不次之升遷。你們却怕死貪生。不肯冒險前往。真乃辜負朕恩。朕  
惱一惱。全把你們削職爲民。朝廷之上。豈能要你們這一羣酒囊飯袋。武帝  
越說越氣。只見從文臣班末。走出一個人來。俯伏金階。山呼萬歲。口稱小臣

司馬相如不揣能力薄弱。情願前往西南勸導人民。替皇家出力。開闢西南夷。使各國的君長。俱都納貢稱臣。以昭示吾皇天下一家。中國一人之度量。武帝見相如出班。居然敢担此重任。又驚又喜。忙問你此去準能有把握麼。相如奏道。微臣雖無才無能。然對於此事。確有十分把握。保管馬到成功。決不至有辱君命。吾皇如果不信。請聽臣詳細奏來。

司馬出班忙奏請。西南使命願親行。微臣數載蒙恩眷。替主分憂走一程。武帝聞知驚又喜。說道是奇才竟自出書生。西南烟瘴蠻夷地。你文弱之人恐未經。果有良謀堪進取。詳加陳述朕傾聽。相如當面承明問。二次陳言對大廷。臣生長成都三十載。叩隄冉峩算鄰封。許多前輩曾言講。蠻洞君民向化誠。臣親往西南宣聖

德。也教王化及邊氓。蜀民柔順非頑梗。定肯前驅賦遠征。多者  
一年少半載。定推威德到昆明。微臣敢羨封侯賞。但盡我一片丹  
心照翰青。

武帝聆相如所奏。立時把滿腔怒氣。霧散冰消。傳旨封相如爲中郎將。西南  
夷正使。相如又保舉了三個郎官。一名王然于。一名壺充國。一名呂越人。說  
這三人才堪大用。可以輔佐微臣同膺出使之任。武帝立即應允。封此三人  
爲副使。一同出使西南夷。特旨馳驛前往。由沿途地方官妥爲供應。並着由  
西蜀官吏會同相如等。發庫中的金錢寶藏爲賞賜西南夷長官之用。相如  
此時是欽命大員。與作郎官時代。氣象又迥不相同。當時朝中文武大員。全  
來他府中致賀。還有送盤費的。薦僕役的。相如一一辭謝。只有楊得意送了

他幾盒子內廷中的食物。作爲沿路點心之需。相如領受了。然後與文君商酌。此去是否攜帶家眷。文君此時不覺落了幾點思親之淚。對相如歎道。君此時功成名就。富貴已極。衣錦還鄉。自然是非常的滿意。只有妾身離別父母。屈指已經八年。不知我那堂上雙親。能否康強如昔。妾欲乘此行之便。歸寧父母。少盡我作女兒的一點孝思。不知君意中以爲如何。相如道。卿隨夫遠遊。久缺定省。這是極應當的事。我焉有不贊成之理也。

相如奉命爲欽使。選擇吉期賦遠征。夫婦後堂閒話舊。文君涕淚忽縱橫。說道是妾身自嫁夫君後。屈指八年寒暑更。堂上晨昏缺定省。爲人忘本罪非輕。如今出使西南國。桑梓程途想必經。意欲隨君還梓里。歸寧父母到家庭。不知君意終何若。肯否相携走。

一程。司馬聞言開笑口。說道是賢卿純孝自天成。此番衣錦還鄉。好向雙親離懷傾。當日賢尊曾有約。婿如貴顯認親生。不才今日爲欽使。卿是夫人一品榮。令椿萱保管郊迎三十里。清宮張樂接蘇卿。

夫妻商議已定。又將春喜趙乙叫來。吩咐收拾行李。一同還鄉。二人隨主家數年。今日眼見得老爺作了欽使。太太封了夫人。常言宰相門前七品官。主多大奴多大。趙乙此時也居然成了管家。春喜也是管家娘了。自念沿路之上。扈從着老爺太太。何等威風。就是到了臨印。也必然得鄉里的歡迎。何等快活。於是高高興興的打點行囊。相如照例請訓。又到各同寅處辭行。所有京裏的宅院傢具。仍託楊得意照料。臨行之時。自公卿以下。全送至十里長

亭相如與衆人殷殷話別。然後乘上車一直向西蜀進發。沿路上各官員迎送如禮。自不消說。及至到了臨邛。開路的家人先赴縣署知會。王吉在此處一連作了兩任。所以現在的縣官。仍然是他。相如進京爲郎。他是知道的。至於出使一節。却不曉得。如今冒然有人來報。說欽差大人的行旌已竟馳入縣境。請縣太爺急速去接。王吉慌慌張張的。也未嘗打聽是誰。連忙騎上馬。接出城外。眼看轎子到了。高舉着手本。跪在地上。口稱卑職臨邛縣王吉迎接。欽差大人自己却連頭也不抬。忽然轎子打住。欽差從裏面走出。雙手扶他起來。說仁兄何故行此大禮。王吉到此時才敢抬頭細看。不看猶可。一看不覺大吃一驚。又不禁喜出望外也。

漢朝儀制非今比。縣令折腰自古然。那王吉聽說欽差來入境。出

迎郊外莫遲延。轎前俯伏高聲唱。卑職臨印一縣官。王吉來遲求  
恕罪。高擎手本路旁邊。兢兢不敢仰頭看。欽使威儀太肅嚴。忽  
聽一聲說住轎。轎中欽使立人前。手扶王吉說聲請。何故尊兄太  
撝謙。王吉平身忙注目。原來是同鄉同學一青年。哎呀貴人今日  
從天降。險把卑職膽嚇穿。司馬搖頭說不敢。我弟兄同心有約比  
金堅。弟雖自致青雲上。患難之交怎棄蠶。今日呀並轡連鏢同入  
署。西窗剪燭話前緣。

王吉見這位欽使。即是數年前病臥都亭的司馬相如。不覺喜出望外。連連  
打躬賀道。不料故人已榮膺欽使。卑職五中歡忭。匪可言宣。相如道。你我自  
己弟兄。快不要這般稱呼。正說着。副使的轎馬也到了。王吉照例又得迎迓。



一番。壺充國王然于等見正使與縣官是同鄉至好。自然也要格外垂青。此時王吉已吩咐差役去打掃都亭。請四位欽使同相如的內眷。在該處歇馬。於是家人一同來至都亭。這都亭乃是相如舊遊之地。如今前度劉郎又到。玄都觀裏。回思養病之日。自然有一番悲喜交集的感想。王吉派廚房來預備盛饌。款待欽使。在席上彼此閒談。詢問相如別後的歷史。相如手執酒杯。將回成都置產。及武帝宣召種種經過的情形。從頭至尾對王吉稱述。王吉聽了。也不覺贊歎稱羨道。到底是文章有價。長卿在窮約之時。即有壓倒一世的才華。自然要有曠世難逢的際遇。席間高談闊論。十分歡暢。宴罷王吉告辭回署。那三位副使。各回房中休息。相如也到後堂。又同文君開了一回家宴。相如携着文君的手。領他到都亭前後觀看。不覺歎息。對他說道。

大丈夫富貴不淫貧賤樂。鯤魚終有化鵬時。憶當年梁園被遣回鄉日。落魄天涯無處歸。店中主僕同愁歎。一盞孤燈照敝帷。更有病魔乘隙入。呻吟窗榻勢垂危。幸逢知己相援救。靜養沉疴即在茲。高義薄雲真可感。又將婚事暗提携。賢卿巨眼相垂注。不以窮酸棄若遺。微服潛逃從我去。鴛鴦有翼羨同飛。成都困守同甘苦。酒肆之中共倡隨。否極泰來天所賜。機緣遇合也真奇。人生到處應何似。應似飛鴻踏雪泥。舊地重遊增感喟。賢卿呀風清月白細論之。

第十七回 認親

相如同文君在都亭中步月閒談。回憶前塵。說了許多感慨話。文君道。往事

重提，徒增慨歎。我們倒是商議明朝我想歸寧父母，必須有一個人爲之先容。將已往的事，俱都疏通好了。省得彼此面子上難過。我那爹爹執拗性成，倘或臨時再發脾氣，叫我作女兒的，豈不難乎爲情。相如笑道：賢妻倒底是女流，於世故人情不甚了了。須知你那令尊也是勢利中之人，從前所以反對你，因爲你偷嫁窮酸，污了他老先生的門楣。如今我身爲欽使，真乃一人之下，萬人之上。有這樣貴婿，也不至辱沒了你們尊府。你以夫人的身分，再至娘家，你那父母自然要另眼看待。明天先遣春喜回家，然後再備彩輿，多遣車馬僕從，跟隨你前往。有了夫人的威風，還愁你那父母不郊迎三十里麼。文君笑道：你爲何這樣口頭輕薄，真把我父親看成勢利小人了。果然第一二天先用轎馬送春喜回家。卓王孫正在家中同夫人趙氏閒談，說昨天有

出使西南夷的欽差。從這裏經過。聽說是姓司馬。趙氏忙問道。可是司馬相如麼。卓王孫從鼻子裏哼了一聲。說司馬相如也會作欽使。你把皇上家的官。太看輕了。夫妻正在言講。只見家人跑進來回道。丫鬟春喜回家來了。這一說倒把卓王孫夫妻嚇了一愣。

卓王孫夫妻對坐閒談話。談到欽差昨日臨。王孫說聞得此人姓司馬。口銜天語到南蠻。縣官迎出城門外。淨水潑街怕起塵。太守都郵曾過此。威嚴怎敢比斯人。可惜我金錢雖廣中何用。還是白衣草莽身。趙夫人忽憶東牀姓司馬。莫非是相如今已致青雲。王孫搖手說休想。幾見窮酸作大臣。正在紛紛言講際。家人報道有奇聞。丫鬟春喜今來到。繡服華冠迥不羣。逃去八年無信息。今

卓貢自逃家門。老夫妻一聽此言驚還喜。彈詞這物他牙好面甜。

既有丫鬟來在此。我那女兒呀珠還合浦不難尋。

春喜來至上房。連忙給老爺太太叩頭。趙夫人此時見了春喜。如同見了自己的親生女兒一般。一把揪起他來。說道我的兒。難得你今日還來看我。這句話未曾說完。老目中撲簌簌的早掉下淚來。春喜觸動舊情。也不覺淚痕滿面。勸道老夫人不要傷感。你那女兒如今依然無恙。趙夫人聽說。忙追問道。小姐現在那裏。你快快對我說。春喜道。夫人莫急。小姐少刻就來。先遣婢子早來一步。一者給老爺太太叩安。二者特來報一個信。卓王孫此時也是盼女兒心急。向春喜問道。你這丫頭說話太不明白。小姐現在甚麼地方。你倒是說清。也省得我夫妻驚悶。春喜道。實對老爺太太說。現在的小姐。已經

是一品夫人了。說至此處。却又故意咽住。卓王孫聽得一品夫人四字。又驚又喜。又是慚愧。趙夫人却合十當胸道。感謝上蒼。原來我女兒也有今日。又向王孫笑道。你這還說他現世丟人麼。王孫道。此時沒有工夫嘔氣。隨逼令春喜快說已往的情由。春喜不慌不忙。將從前已往的情由。向王孫夫妻慢慢說道。

老爺太太休急迫。安坐平心聽我言。小姐離家七八載。含辛茹苦也堪憐。他平時淚濕春衫袖。說道是有負高堂養育恩。定省儀文常有缺。說甚夏清與冬溫。久欲歸寧朝父母。怕只怕老爺怒氣未消沉。幸而是丈夫立志躋通顯。作了隨朝伴駕臣。皇帝前朝傳詔旨。錦車持節赴蠻雲。臨行之際即籌議。要返珂鄉覲二親。昨日

都亭牙利鴛。如如宿夜才多。是親才月清。明皇家門。且谷穿。特遣丫鬟來到此。先將兩字報平安。小鬟絮絮方談話。又聽門前車馬喧。

春喜正向趙夫人報告已往的情形。忽聽得門外一片車馬聲喧。只見男女僕人。慌慌張張的俱都奔至上房。向老爺太太報喜。說小姐文君現坐着八人大轎。來至門前。還有許多車馬僕從。俱在前後擁護。老爺太太真是恭喜大喜。請快到門外看看吧。趙夫人聽了也。不管王孫何如。自己先三步並兩步。跑出院中。一見了他親生母親。鬢髮蒼蒼。已不是前八年的模樣。不由得一陣心酸。向前緊行了幾步。抱住趙夫人。便跪在地下。放聲大哭。趙夫人此時也哭得像淚人一般。母女二人哭了片

刻工夫。彼此說不出一句話來。丫鬟僕婦也有帮着哭的。也有竭力勸的。春喜勸道。好容易太太小姐今日又得團圓。正應當歡喜才是。爲何反倒啼哭不止呢。此時卓王孫也忍不住了。跑至院中。親手將小姐扶起來。悲悲咽咽的說道。我的兒。你不用傷心了。所有從前的事。老父一律赦過你。彼此再不要提。今日你既回到家中。我們親了骨肉。要好好的團聚幾天。你是老父的掌珠。如今見了你。比得十萬黃金。尤覺快樂。快快的到屋中來也。

文君拜罷親生母。珠淚紛紛似湧泉。趙氏夫人尤痛悼。手扶嬌女涕漣漣。傷心各憶當年事。反至多時無一言。僕婦丫鬟齊勸解。說道是今朝母女喜團圓。珠還合浦真奇遇。宜洗愁容開笑顏。老

眊王孫來認女。叫親生我終朝盼你眼將穿。從前種種休提及。好



壞而今一筆刪。快到屋中重聚首。離別緒溯從前。趙夫人見他  
父女揖前怨。滿腹愁懷化作烟。老夫妻共望嬌娃增喜氣。高呼春  
喜打湘簾。萱堂愛日今重覩。只恨羲和快著鞭。又至寢門復下拜。

尊一聲爹娘安坐聽兒言。

文君來至屋中。重新與父母施禮。老夫妻扶他起來。讓他坐下。彼此欣然共  
語。訴說別後的情況。此時文君的兩對哥嫂。聞知妹子回家。也都過來問候。  
又是一番悲喜交集。王孫立時吩咐家人。傳知廚房。要預備上好的酒筵。與  
小姐接風掃塵。少時酒筵齊備。親丁七口團團圍住。開懷暢飲。王孫夫妻又  
破例叫丫環春喜也入座相陪。春喜謙讓不敢。文君笑道。既是老爺太太有  
命。你就坐下無妨。春喜謝過罪。然後在下面斜坐相陪。王孫歎道。老夫當日

不肯許婚。也出於愛女一片誠心。恐怕你嫁一個窮措大。將來隨他受罪。那知今日倒得了這樣好結果。總怨我老眼昏花。不能識人。如今想起來。心中也覺抱歉。文君道。爹爹快不要這樣說。如今的好結果。要溯本窮源。還是出於爹爹的力量。要不然。只怕也沒有今日。王孫忙問道。你這話太奇了。怎麼是我的力量呢。文君道。這是自然的。不過孩兒不說。爹爹也悶不清。孩兒進一杯酒。祝老父壽。比喬松。請你老人家飲乾了。聽我慢慢的解釋。說罷。便斟了一杯酒。雙手捧着。獻與王孫。王孫接過來。一飲而乾。文君又斟了一杯。獻與趙氏夫人。笑道。請娘親飲此壽酒。永駐春暉。趙夫人也飲乾了。文君又要爲哥嫂壽。大家極力攔住。方才罷手。笑吟吟向王孫說道。

天倫休悔當年錯。提起當年感激深。那司馬人材雖出衆。窮途落

魄有誰憐。老父呀你果然許作東牀選。入贅欣來卓氏門。庫有黃金倉有米。終朝坐食不憂貧。書生自古多疏懶。倚賴吾家志氣昏。一世庸庸隨草木。怎能奮勉上青雲。多虧吾父揮門外。激起長卿向上心。酒肆贈金還有約。不能富貴莫尋親。果然上主從人願。恩詔欣逢雨露深。八載長安蒙聖眷。上書房內作文臣。如今又得充欽使。老父呀你反動之功未可湮。回想從前宜感戴。並非是花言巧語博歡欣。

文君數語將老父卓王孫說得歡天喜地。手舞足蹈。又問司馬相如爲何不  
到我家來。文君道。他此時雖然貴爲欽使。却不敢挾貴驕人。只因當初女兒  
從他並未得父母同意。總不能算得明媒正娶。今日若冒冒然來至岳氏門

庭。倘爹娘不肯認這門親。豈不自尋一場沒趣。因此存了一個慎重心。先叫孩兒到母家來看一看風頭。如果老父不記前嫌。他方敢登堂拜見。王孫笑道。這也怪不得。也總怨我當日作事魯莽。如今有一個兩全的主意。仍請出王縣尹來作媒。老夫招相如入贅咱家。打發轎馬去迎接他。作爲是新婚。我吩咐家人。仍將花園中你當日住的粧樓。打掃乾淨。糊裱新鮮。預備錦衾角枕。陳設周鼎商彝。作爲你夫妻新婚的洞房。你以爲何如。文君笑道。如此兩面俱都光彩。這是最美滿的事。孩兒贊成之極。王孫見文君樂意。當日便拜訪王吉。當面囑託。王吉應允。便去尋相如說知。自無不願從之理。次日王孫便預備轎馬往迎。相如又遍約各親友。王吉同那三位副使。也來祝賀。好不熱鬧也。

八載夫妻同患難。今朝入贅又新婚。香車寶馬迎佳婿。至此方行奠雁文。親友紛紛來致賀。縣官副使也臨門。最可笑程家担酒牽羊至。初嫁尊翁也認親。鼓樂和鳴前作引。僕從列隊後邊跟。相如穩坐輿台內。衣蟒腰金氣象新。岳氏門前勞拱候。夫人堂內望嘉賓。今朝快觀乘龍婿。還是當年赴宴人。這就叫世態炎涼原若此。人情冷煖莫同論。雪中送炭從來少。錦上添花自古然。司馬入門忙舉目。高燒銀燭華堂春。夫妻交拜成嘉禮。這纔是二次重來鼓瑟琴。

司馬相如穿着欽使的制服。坐着四人綠轎。來到卓家門首。卓王孫同衆親友及各官僚俱在門前拱候。將相如讓至前廳。先陳列酒菓。請相如入席首。

坐。照例姑爺初次到丈人家。是乘龍嬌客。總要讓在正面當中獨一個坐位。以示優異。相如也不謙讓。坐在當中。王孫請縣尹同三位副使作陪。自己率領兩個兒子。親自與相如把盞。酒過三巡。王孫向衆人宣言道。今天小女招贅。鄙人承諸公致賀。心感已極。但是鄙人有幾句言詞。要向諸公領教。當日長卿在臨印臥病。鄙人也看中了他是位大名士。所以請在家中宴會。彼時除這二位欽使之外。大約全是陪坐之人。猶記長卿酒酣耳熱之時。彈琴長嘯。議論風生。是何等的風流瀟灑。小女文君。聆音察理。鑒貌辨色。便認定了可託終身。偏是鄙人執拗。性成。承王父台作伐。竟自未允。在鄙人的意思。也是怕長卿潦倒終身。我女兒隨他受苦。却並沒有別意。誰知文君恐怕自誤終身。竟從他遠去。及至二次回來。鄙人認定了相如決無長進。雖然略有

資助。却並未通聞問。那知長卿被這一激。竟能致身於青雲之上。今日招贅入門。足可爲寒士吐氣。然而鄙人也可自告無愧。到底鄙人有幾句話。要奉勸諸公。千萬不要當作戲言也。

卓王孫手執金樽親勸酒。尊一聲諸公洗耳聽吾言。前番宴會荷亭上。早認長卿是謫仙。文采風流真可羨。高談雄辯在筵前。者般佳婿真難得。可歎我鄙吝之懷未肯捐。文君暗地從他去。嫁得才人心也甘。再返臨邛開酒肆。險些氣炸我心肝。贈金遣赴他鄉去。音信從茲永未傳。八載光陰容易過。飛黃勝達到雲端。婚姻雖說由天定。也賴文君目力全。奉勸諸公宜覺悟。家庭專制最難堪。將來若有佳兒女。婚嫁由他莫攬權。老朽誤人兼誤己。今日呀

追維往事愧難宣。

第十八回 通 演

來賓聆王孫之言。俱都離席遜謝道。老先生金石之言。晚生輩敢不銘諸肺腑。相如也。竭誠盡敬的。向王孫說道。小婿得贅高門。萬分榮幸。敬求岳父大人千萬不要記掛前嫌。小婿得有今日。也出於岳父一激之力。從今以後。還要求岳父多加教訓。待小婿如自己親生。也不負文君一片相從的苦心。王孫道。那是自然。今日實對吾婿說知。老夫辛苦一生。雖然積蓄了百萬家私。到底膝下。只有這兩兒一女。兩個兒子。蠢如鹿豕。絕不能克紹箕裘。只有小女文君。能書善算。德言容工。敢說是無美不備。老夫愛之如掌上明珠。如今嫁與長卿。貴爲一品夫人。我們老夫妻。於願已足。趁着今日嘉期。有一點意



思要向諸公宣布並求大家作一個證人藉此表一表老夫的心跡使高親貴友知道當日拒婚的意思並非是專在銀錢勢利上注意就是司馬長卿也可了然於我的一片苦心大家聽了俱各拱手答道老先生還有甚麼見教之處晚生等當洗耳敬聽王孫道既然如此請諸位各飲一杯聽老夫慢慢的叙來。

卓王孫二次宣言先勸酒。要將肺腹訴分明。說道是老夫辛苦成家業。百萬金錢在掌中。膝下二兒又一女。妻財子祿甚亨通。美中不足翻成恨。豚犬無知怎受擊。儲蓄雖豐無哲嗣。白白作了富家翁。馬牛空與兒孫作。他日何人任守成。幸有長卿身貴顯。乘龍嬌客到門庭。雖然不比親生者。半子之勞未可輕。我盡把家私付

豚犬。重男輕女欠公平。願將一世之恒產。劈作三分付所生。常言道兒有家當女有份。那長卿也可安心前去赴鵬程。老夫此舉出情願。願請諸公作證盟。

衆人聽了。俱各鼓掌贊成道。老先生此舉真乃出於大公。不但可以訓示後昆。並且是千古佳話。相如倒再三遜謝。說如此作去。豈不使兩位舅兄有向隅之歎。王孫道。此事吾婿不必阻攔。老夫分產。乃是分給女兒文君。與你毫不相干。你又何必退讓。這一番話。說得相如閉口無言。王孫隨命家人。將小姐請來。少時文君來至前廳。大家俱離席歡迎。欽使夫人。文君與大家鞠躬爲禮。又說了幾句感謝的話。然後王孫當着大家。將方纔的意思對女兒說。知文君道。既然爹爹有這番美意。孩兒敬謹拜受。在我也有一番意思。向親

友聲明。孩兒隨長卿數年。不能承歡膝下。自問與孝道有虧。今長卿既入贅吾家。孩兒願在家中暫住三年。在父母膝前少盡子職。並可幫同父親。將家事整理。所有分產的事。暫時先不必提。況且長卿此時有君命在身。須先赴成都。招集民夫。開通由蜀赴滇的道路。大約至速往返也。須一年。滇南爲蠻夷之地。我是不能隨去的。正好在家中承歡。與兩位老親團聚。衆人聽了。無不極口贊許。說夫人孝思不匱。實在難得也。

卓文君才貌無雙。心更慧。一聞分產暗思尋。他想到離家在外七八載。父母膝前未盡心。今日歸寧才晤面。家私何忍遽言分。縱然老父出情願。兄嫂須防意見深。况我當年在閨閣。曾幫家事展經綸。田園處處皆知曉。財產宗宗手自親。轉瞬八年重蒞此。不知

舊業果何存。莫如暫在臨卭住。終日追隨父母身。既盡孝思還補過。礦山鐵冶要躬臨。胸中經濟從茲展。丹穴重搜億萬金。默運靈心開笑口。堂皇冠冕訴云云。賓朋額手齊稱頌。說道是孝女真堪冠古今。

相如入贅之日。勝友如雲。宴飲已畢。特到內宅。挽文君一同拜見王孫夫婦。趙夫人見女婿女兒亭亭玉立。真是一對璧人。心中好不快活。立命丫環僕婦。陪他夫妻到花園中粧樓上安息。相如携着文君的手。一同來到園中。文君此時舉目觀看。見園內一草一木。全都欣欣然如含喜色。迎接前八年的主人。真是人到故鄉。自有一番特別不同的樂境。及上粧樓。見牆壁糊裱一新。銀光掩映。玉色輝煌。比當日默守深閨時。又添了一番新氣象。再看地下

擺的是玉鏡台。牀前懸的是銷金帳。壁上掛的是海棠春睡圖。爐中焚的是百花龍腦香。夫妻到此。飄飄然如登永福極樂世界。相如在岳家住了三日。因君命在身。不敢久停。隨辭別王孫夫婦。又叮囑文君好好在母家過度。我此去多者年餘。便可反命。彼時再到臨邛。與賢妻團聚。文君也囑咐他報効國家。勇往前進。千萬不必惦念家庭。然後握手作別。仍至都亭會同三位副使。尅明啟程。向成都進發。地方官紳自然又有一番歡送。不必細表。相如等來至成都。成都太守率領屬員。迎出十里以外。相如到公館中。便下帖子。將蜀郡父老鄉紳。俱都請來。當面勸諭。

長卿又到成都府。真正是衣錦還鄉氣象新。太守縣官迎道左。懸燈結彩在行轅。紅男綠女齊來看。要看欽差奉使人。只見他衣蟒

腰金乘駿馬。旂旄對對馬前陳。相如才至城門外。甩蹬離鞍徒步行。說道是桑梓敬恭當若此。豈能挾貴傲鄉親。行轅駐節忙傳諭。遍約紳襟早降臨。觀面周旋通款洽。口傳天語諭川民。說道是男兒愛國宜宣力。遠赴殊方立大勛。子弟八千同冒險。怕甚瘴雨與蠻雲。如能開闢西南路。大漢威靈自此伸。父老此間稱巨室。一言九鼎解紛紜。

相如對蜀郡父老演說了一回。衆人俱都恍然了悟。知道開闢西南夷。乃是國家固定的政策。此事關係很大。如西南夷能稱臣入貢。所有滇黔的土地。便可慢慢的劃歸國有。不但遂了漢皇好大喜功的心。就是國家也可以增了數千里的領土。況且前者唐蒙已經將由川通滇的道路。開闢了一多半。

今日再發數百人，打着漢朝的旂號，兼程並進，便可直到南夷。可惜蜀中父老，扭於守舊的習慣，以爲是勞民傷財。從中阻撓，因此本處人民，也都不願應募。自從相如演說，大家的愛國心，陡然發動，一齊對相如回答，說欽使自請放心。我們同是大漢人民，豈有不願揚威異域的道理。既承欽使囑託，請即日發出告示來。我們當力任勸導。相如再三申謝，衆人因見相如這等謙恭，毫無挾貴自尊的神氣，果然極力帮忙。不到半個月工夫，居然招足了一千多年力富強的壯漢。相如親自揀選了一千民兵，定日出發，率領着往西南進行。沿路之上，全有地方官供應。到了川滇交界的地方，但見崇山峻嶺，白草荒沙，頓呈一番淒涼景況。相如既至此地，也只好勉力而前。

滇南自古稱邊徼，道路崎嶇不易行。司馬此番膺使命，前途冒險

賦長征。率領着健兒千百如蜂踴。努力開山效五丁。漠漠黃沙迷  
二目。離離荒草自枯榮。有時烟瘴漫天起。十日連陰一日晴。暮  
鳥高飛八九丈。哀猿長嘯兩三聲。山頭猛虎呼風至。山下長蛇當  
路橫。真正是荒塞極天人跡渺。長安回首暮雲封。識途老馬充前  
引。得力親兵作扈從。翻譯數名隨左右。專預備野人見面問前程。  
雖然僻遠來非易。却喜蠻夷解送迎。簞食壺漿迎漢使。可稱是  
天涯何處不相逢。

相如行走了兩三個月。已入西南夷國境。也是天助成功。此時印駝冉笮各  
國。上自君長。下至人民。俱羨慕中朝的文化。彼此商議。要想入貢稱臣。特派  
專使前赴長安。覲見大漢皇帝。只是沒有中朝的人爲之介紹。造次不敢前



往。偏巧正值此時。相如入了他們的國境。當有隨帶的幾名翻譯。特派出一個人去作爲前引。將漢使此來的意思。先對四國官吏說知。官吏忙飛報國君。國君聞知。好不歡喜。以爲終日魂思夢想求之不得的事。一旦之間。竟能如願相償。而且是大漢先遣人來。與各國互通款洽。從此以後。可以自由派遣使命。前去朝謁漢皇。託這位漢使携同前往。必能得特別的賞賜。將來還可以通商互市。以漢朝之所有。易己國之所無。再以漢朝之所無。易己國之所有。這真是極有利益的事。豈有不歡迎之理。當時便傳諭地方官好好款待天使。所有隨帶的民兵。也由地方官供應。急速到京城來。以商議入貢通款的事。相如萬沒想到此番奉使。竟有這樣意外的順利。沿路之上。自能兼程並進。轉眼已到印都。印都的君長。迎出數十里之外。真當作天使看待也。

這司馬一帆風順來荒徼，眞乃是天助成功非偶然。印駱冉竿各君長。魂思夢想是長安。忽聽官吏來呈報。報道欽差下天九。大漢皇家來使命。民兵護衛好威嚴。國君聆悉心歡躍。忙對官民把諭傳。快快迎頭接欽使。莫辭馬殆與車繁。迎他快到都城內。好與孤王觀面談。官吏何人敢怠慢。你迎我送各爭先。雖然遠在蠻夷地。赫赫威風不等閒。晝夜兼程忙趲路。印都已在目中看。君王聞信親迎候。父老得知扶杖觀。持節今來萬里外。好預備揚威樹德遠人歡。

## 第十九回 復命

相如既至印都。與該國君臣會見。極力稱揚大漢的威德。天子如何聖明。四

方如何安泰。各種出產。如何衆多。人民如何豐富。又歷舉各種奇巧物品。爲該國所沒有的。口講指畫。百般歆動。當時有譯譯代爲解釋。該國的君臣莫不手舞足蹈。想像中國的文明。相如又將武帝的詔書。取出來。向大家朗誦一遍。然後交與國君自己閱看。好在這幾國雖然僻遠。却都通曉漢文。見這道詔旨。是曉諭各國君王。令其輸誠向化。入貢來朝。將有特別之恩賜。國君讀罷。益發喜躍歡呼。立時在宮中預備盛筵。款待四位欽使。由國君率領一班朝臣。執杯勸酒。格外勤殷。並有兩名譯譯。也在下首奉陪。所爲的是兩方傳語。可以互通欵洽。在筵席上相如是口如懸河。無非誇耀大漢的國富兵強。皇帝對於遠人尤能善盡懷柔之道。然後又詢問印國的風俗人情。天產地界。國君也一一回答。由譯譯轉達。相如得知這數國物產甚富。且多產珠

玉寶石。心中默默計算。莫如設法將各國首領。誘至中朝。請皇上賜第封官。以子女玉帛。迷惑其心。用軟化的手段。令其不再思念故國。然後將這幾國的土地。俱夷爲郡縣。列入大漢輿圖。倒是最好的一條計策也。

這長卿不止文章稱妙手。奇才尤善拓邊疆。印都稅駕宣恩詔。細對君臣說短長。大漢江山今統一。四夷向化拜天皇。皇家威德原無比。柔遠協和及萬邦。物產豐盈真美備。四民樂業喜安康。果然入貢稱藩服。懋賞殊恩未可量。苗族夷君皆好利。一聞此語樂洋洋。肆筵設席酬欽使。彼此高談訴肺腸。司馬有心來探訊。印君無意說端詳。相如得悉鄰邦富。寶藏無邊在此方。默默無言妙思計。怎將土地獻中央。忽然籌得鯨吞策。不用干戈武力揚。



功也。

相如欲把印君誘。席上高談說一番。各國都城皆富麗。窮奢極欲是長安。龍樓鳳闕衝霄漢。碧瓦珠門照眼簾。慢說皇家宮闕好。侯門似海也非凡。鳴鐘擊鼓爲傳食。肥馬輕裘任往還。更有歌童歌嘹亮。再看舞伎舞蹁躑。章身美服尤難比。蜀錦吳綾任意穿。豈似印都荒僻地。白沙黃草少人烟。人生不到長安地。南面雖尊也枉然。說得天花皆亂墜。警動了印君意馬與心猿。相如將印君說好之後。又分赴冉笮各國。奉宣德意。居然所向成功。在西南各國。遊歷了一年。各國君民無不歡迎。一切外交的計畫也俱布置妥協。然後回國覆命。先至西蜀成都。所帶的一千民兵。隨同還鄉。並無一個傷亡。父

老見了。無不交口稱頌。當由成都太守。由庫中發了十萬白金犒賞這一千人。相如休息了三五日。向臨邛進發。未到臨邛。先有沿路的官吏。前往報信。縣令王吉。會同本地士紳。俱迎出十里之外。三位副使。自然是在都亭下榻。相如却直赴岳家。拜見了王孫同趙夫人。又與兩位舅兄爲禮。文君見丈夫歸來。真是喜從天降。打扮得如出水芙蓉一般。彼此握手爲禮。相如笑道。一年不見賢妻。容色益發有了光輝。文君道。我在母家歡聚。輕易不出閨門。自然與這奔馳道路的。迥乎不同。我看你滿面風霜。白面書生。已變成黑臉漢子了。相如不覺大笑。趙夫人道。你夫妻一年未見。快回到自己房。叙一叙離情。不必在這裏久坐了。常言新婚不如久別。夫妻的愛情。自然更有一番篤厚也。

相如奉使西南路。歲月遷流又一年。暑往寒來容易過。大功成就始言旋。初經西蜀回珂里。父老歡迎載笑言。又至臨邛尋故劍。夫妻晤面各歡然。常言道新婚雖好情猶淺。久別重逢愛更堅。司馬風霜撲滿面。文君光艷勝從前。慰勞已畢猶含笑。坐上夫人把手傳。你夫妻契闊年餘重聚首。回房宴息早安眠。長卿笑挽文君手。緩步駢肩到後園。私語喁喁何所述。說道是今宵花好月同圓。相如在臨邛小住數日。然後啟節入都。到了長安。詳細詳細的寫了一道本章。又把這一年經過的日記。隨同呈上。漢皇武帝覽奏。宸衷欣喜。立刻召見。相如本是隨駕的詞臣。與天子向來接近。一經召見。即刻進宮。武帝却在便殿開坐。正同楊得意談論。相如此次南征。受的辛苦不小。只見傳命的太監



進來回道。現有司馬相如特來與陛下請安。武帝吩咐叫他進來。少時相如進得殿中。先泥首行禮。武帝賜他平身。又命他在旁邊坐下。然後笑問道。卿此次冒險遠行。辛苦得很。昨覽卿奏。知印駝冉笮各國已經誠心向化。情願納貢稱臣。自居藩輔。這全是卿能折衝樽俎。故得建此殊勛。朕心甚爲嘉慰。今召卿來。可將一年經過的情形。向朕略爲說知。朕必要封官賜爵。以獎卿之賢勞。相如離席致謝。隨奏道。小臣仰仗大漢威靈。上託天子洪福。竟能使四夷向化。大告成功。真是始願所不及。今承明問。謹將經過情形。畧爲奏對。請陛下賜以天聽也。

小臣奉命充欽使。    先至西川會衆紳。    愛國忠君三致意。    居然感動衆鄉鄰。  
民夫千百隨臣去。    通道開山受苦辛。    先至印都傳詔旨。

夷君迎送倍殷勤。宮中設宴親陪座。該國情形仔細詢。寶藏無邊風古樸。何妨增我版圖新。臣再三述說中原好。蠻野之人甚喜欣。以次冉駝終至竿。輸誠納款有同心。各邦約定來朝貢。不日親臨金馬門。陛下欲行吞併策。先加懋賞與殊恩。

武帝聞奏大喜。立時降旨封相如爲中郎將。加太中大夫銜。相如叩頭謝恩。過了幾天。果然叩駝冉竿四國的使臣同時來到長安。携來許多的奇珍異寶。先至典屬國衙門報到。原來漢朝時候。並無理藩院。所有管理藩屬的責任。俱歸典屬國執掌。此時相如恰代理典屬國職權。見四國使臣來到。立時傳見。使臣見了典屬國。要行八拜大禮。相如親手相扶。說諸君別來無恙。鄙人自回國後。日夜盼諸君前來。果然今日得如吾願。真乃可喜可賀。衆使臣

見相如如此優待。無不感激歡欣。隨將該國君主稱臣的表章。及貢獻的禮物。一同呈上。相如笑道。明日清晨。本官當率諸君入朝。所有禮物表章。暫存在本署中。明日一同呈進。又吩咐廚房。預備盛筵。款待這四個使臣。並約來王然于壺充國等作陪。當日晚間。相如尋見楊得意。先將禮物表章。託他呈至皇帝駕前。次日清晨。相如身着朝服。帶領這四名使臣。在長樂宮覲見。武帝巍巍然高坐殿上。一番堂皇嚴肅的景象。好不威武也。

四國使臣來覲見。武皇高坐殿廷中。相如蟒服腰橫玉。氣象尊嚴迥不同。侍衛排班門外立。內臣捧旨殿前行。雲移雉尾開宮扇。日照龍鱗識聖容。化外小臣來至此。中心恐懼戰兢兢。低頭抑氣蛇行進。匍匐金階不敢聲。司馬長卿忙代奏。蠻夷小使願輸誠。

天威咫尺多惶恐。願沐皇家雨露濃。武帝欣然傳詔旨。爾邦向化洽宸衷。速投光祿承恩宴。記爾相如一大功。

## 第二十回

榮

歸

各國的使臣。在長安住了月餘。武帝與相如定計。用種種牢籠手段。一切飲食車馬子女玉帛。無不投其所好。特別從優。這些人生長蠻鄉。那裏享過這樣幸福。終日錦天繡地。紙醉金迷。大有此間樂不思蜀的意思。臨行之時。又賞了無數的珍貴物品。每一國的君主。賞給一大份。使臣賞給一小份。相如又寫了四封信。分交與四名使臣。令其携回國去。面交他的君主。信上乃是招致各國君長到長安入覲。言帝皇待使臣尚如此優渥。如該君長肯來。必更有曠典殊恩。自己又私自備了四式禮物。託使臣携贈國君。使臣去後。武

帝派人在長安城中收拾了四處府第。局面很大。內容的鋪陳尤極其華美。淨預備歡迎夷君。果然未出半年。這四國君主俱都傳驛來京。仍然由相如招待一切。武帝降旨賜第。特發內帑供應。所有儀注俱按照王爵。無不窮奢極欲。踵事增華。夷君感激已極。遂合詞上了一道表章。情願舉國內附。武帝展開表章。仔細觀覽。心中好不快樂也。

君臣秘定鯨吞計。一紙文書勝甲兵。四國君王齊入覲。相如奉旨去歡迎。御林軍隊排班立。轎馬接來十里亭。光祿寺中張宴會。長安城內賜門庭。錦天繡地何曾見。紙醉金迷不易醒。天外有天心意暢。這般幸福幾曾經。願將土地人民獻。終老長安作侍從。被此籌商心志合。表章親遞到龍廷。武皇覽奏忙傳旨。晉爵封王。

好勸忠。封建一朝爲郡縣。皇家又把版圖充。

不傷一兵。不折一矢。居然將四國的土地人民。歸入大漢版圖。相如的功勞。也就不爲小了。按說相如本是一個儒臣。專會吟詩作賦。如今竟有這樣外交手段。爲國家開闢疆土。也算是曠世奇才。武帝得了四國的領土。隨遣派文臣武將前去接收。却喜並無絲毫阻擋。因爲這四國。雖然是蠻夷邊僻。在秦始皇之時。已經征服。後來因中國多事之秋。又都背叛母國。宣告自主。其實一班人民。未常不想慕中國的文化。所以四君舉國內附。臣民俱表同情。武帝既如願相償。追念首功。又賜了相如無數的珠玉錦繡。相如自覆命後。在朝中爲官。轉眼又是年餘。時常思念文君。想要請假回家。夫妻團聚。却未得便。這一日家人錢乙忽從臨邛趕來。見了主人。叩頭行禮。相如問他夫人

近况何如。錢乙回道。夫人在臨卬幫同卓太老爺整理家務。精神很好。今特差遣小人携有夫人手書一封。請老爺親覽。說罷將書呈上。相如忙拆開仔細觀看。只見上面寫道。

寒來暑往忽忽過。一別君顏瞬二年。引領成勞難自遣。粧樓望月幾回圓。鵲鴻今日雖得路。破鏡何時飛上天。久欲致書通問訊。不能覲面也徒然。妾襄老父重興業。豈讓陶朱美在前。君在仕途已十稔。思林倦鳥也應還。君恩既報心無愧。何必希榮久作官。速返臨卬同聚首。優游林下樂安閒。成都更有親朋在。衣錦還鄉另眼看。辛苦半生緣底事。鴛鴦獨宿太難堪。

相如看過文君的來函。益發增了無限感慨。自念離鄉背井。四海飄零。年近

三十。尙難自立。幸虧得了這一位賢內助。才得功成名就。富貴兼收。如今雖貴爲大夫。却不能與文君團聚。一個人在京中孤孤另另。到底沒有甚麼滋味。又兼近來有兩件不如意的事。因爲陳皇后被廢。以十萬金錢求相如作了一篇長門賦。打算感悟皇帝。恢復榮寵。誰知賦成獻上。却不能回轉武帝的心。相如也著實不快。繼而見武帝終日行圍打獵。自己又作了一篇諫獵賦。武帝看了。面子上雖然嘉納。却仍舊不改。相如自念。如久在朝中爲官。只怕寵衰愛弛。將來未必能得着好結果。莫若急流勇退。回成都作富家翁。比勞形名利之場。倒快活十倍。且可保全後半世的身名。主意想定。次日便遞了一道本章。請一年的假回籍。武帝批准。相如又在同寅各家辭過行。然後雇了幾輛騾車。將貴重物品。一齊運走。從此再不作回京之想。沿路上遊山



觀水轉眼已至臨邛。夫妻會面好不歡喜人也。

相如請假回鄉里。車馬紛紛出國門。倦鳥歸林心意暢。跋山涉水

不辭辛。平安已入臨邛境。警動官紳闔郡人。郊外馳迎相問訊。

相如答禮甚殷勤。忽忽數語即辭去。不願周旋久費神。岳氏門前

忙下馬。登堂拜見卓王孫。丈人文母皆歡笑。妻弟妻兄共問詢。

更有文君來會晤。夫妻情愫一朝伸。丫鬟春喜忙馳至。說道是甚

風吹得老爺臨。一家骨肉得團聚。強似朝中作大臣。

相如與文君久別重逢。其愛情自不待言。夫妻秘密商量。在岳家居住。究竟

不是長久之計。總宜早回成都。在自己家中灌園治產。圖一個下半世的快

活才是上策。文君道。你宦遊十幾年。到底積下了多少金錢。相如道。爲郎八

年。不過得照例的俸祿。後來出使在外國。得了許多餽贈。所有珠玉寶石。總值三四萬金。及回朝覆命。皇帝又賞了千兩黃金。長門賣賦。得了十萬串銅錢。通共計算起來。十萬白金是有的。你我夫妻足夠一生受用了。文君道。這幾個錢也值得一算。實告你說。我這三年工夫。在家中幫同老父整理家產。就現在而論。共值一百五十萬金。若照原議履行。應當分在我名下的。便有五十萬金。你我既回成都。這五十萬金。我立時可以提出。携回家鄉。在蜀山錦水之旁。便可以自居首戶。廣置良田。多行善事。便強似作南面王也。

夫妻預作終身計。檢點囊中自有錢。司馬宦遊十數載。黃金纍纍在腰纏。文君助父興家業。名下應分百萬緡。彼此商量回梓里。蜀山錦水樂無邊。良田沃野隨心置。甲第高隨雲漢連。再與子孫

多種福。廣行善舉濟饑寒。二人私意安排定。忙向王孫說一番。

卓氏夫妻皆贊許。家私分與女和男。長卿携眷回鄉里。富貴功名

樣樣全。朋友親鄰皆約請。好將杯酒訴前緣。

司馬相如偕同卓文君旋里。卓王孫將自己的家私果然分作三份。以一份完全贈與女兒。還有丫鬟春喜與僕人錢乙也一同隨他還鄉。這一次與前幾次的勢派又大不相同了。所有儀仗服飾俱按照大夫的品級。非常炫赫。本地官紳無不爭先恐後。前來奉承。相如在城外依山靠水。擇了一片高爽之地。建造別墅。真乃是層樓聳翠。上出雲霄。飛閣流丹。下臨無地。落成之日。便將家眷俱遷入園內居住。並設擺筵席。邀請官紳學商各界。同一班老親舊友。前來宴會。相如偕同文君親自與大家把盞。衆人俱都遜謝不遑。相如

向大家笑道。鄙人得有今日。俱出於內助之力。而鄙人得有賢內助。又出於良朋之力。此時縣尹王吉。已經致仕回家。相如便用手指着他說。此公乃是在下的恩人。能救我於災難之中。又助我以室家之好。內子文君。與我同甘共苦。奔走跋涉。輔我建立家業。助我成就功名。彼此愛情老而愈篤。推究原始。確因我二人彼此一見。即認定可託終身。中間雖經了無數波瀾。許多阻擋。却抱定志願。百折不回。卒能踐白首之盟。諧倡隨之樂。一言以蔽之。是抉破專制藩籬。能達到婚姻自由的真目的。所以得此好結果也。

相如席上開談判。追溯臨卽臥病年。患難欣逢良友助。真真高義薄雲天。都亭休養更寒暑。從此精神始健全。歎我飄零無伴侶。文君新寡是良緣。求凰一曲通情款。兩地傳書婚約堅。嫁我年餘

無寸進。牛衣對泣亦堪憐。臨印市上曾酤酒。岳氏傾囊助我錢。也是文章終有價。吾皇下旨召寒酸。長安八載爲名宦。作了文學侍從官。四牡黃華充大使。一帆風順到滇南。回朝覆命加封賞。請假回鄉暫息肩。從此夫妻同偕老。林泉嘯傲樂安然。

相如將自己歷史向大家學說一遍。衆人莫不嘖嘖稱羨。說到底家庭專制。不能得着這樣美滿結果。這全是婚姻自由的妙處。相如道。這話却是然而不然。家庭專制固有種種弊端。婚姻自由也非個個全好。第一男女婚約也要出於純潔的愛情。不可成於一時的私慾。第二要有知己知彼的見識。女確知男子可託終身。男確知女子可作賢侶。然後所發的愛情才不是無意識的愛情。第三於成婚之後。這愛情要一線到底。無論受何種艱難。經甚樣

險阻。這愛情之中。却不能發生絲毫障礙。這纔是真愛情。不是假愛情。若沒有這三樣爲婚約的中堅。自由可就不如專制了。衆人聽了。無不佩服。此後相如便隱居不仕。與文君度甜蜜的光陰。在成都廣種桑田。遍興實業。富有數百萬金。創了許多善舉。遠近數百里。皆頌揚他夫婦的仁風。後來文君又生了幾位公子。俱能接續相如的書香。於是司馬一姓。在成都地方。成了世代有名的望族。唱彈詞的說到這裏。也算給佳人才子成就了這一段美滿姻緣。不免再唱上幾句。祝一祝目前男女同胞。想作相如文君的好。早早如願也。

婚姻本是終身事。父母何能代掌權。佳耦一生蒙幸福。若逢怨耦福全蠲。西洋風俗全然異。婚約須憑自己言。意美法良真可採。

雙方情願永無嫌。那知淮橘偏成枳。一到吾華竟改觀。不講愛情  
惟縱慾。一朝如願又情遷。離婚案件紛紛出。可惜良緣變惡緣。  
總爲當時無意識。紛紛亂講自由篇。古人也有風流事。一曲求凰  
佳話傳。司馬有心求淑女。文君能識丈夫賢。雖然密約成幽會。  
白首盟同金石堅。願我同胞知効法。終身幸福自綿綿。



# 天津益世報刊登品

版 所 不 翻  
權 有 准 印

中華民國十五年七月月初版

鳳求凰彈詞(全一冊)

訂價大洋六角

外埠郵費加一成

著 者 秋

蟬

印 刷 者

天津益世印字館

總發行所

天津益世印字館

各大書局

均有代售